

【孟子、詩經、尚書】

徐醒民先生 主講

孟子見梁惠王曰：不遠千里而來，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梁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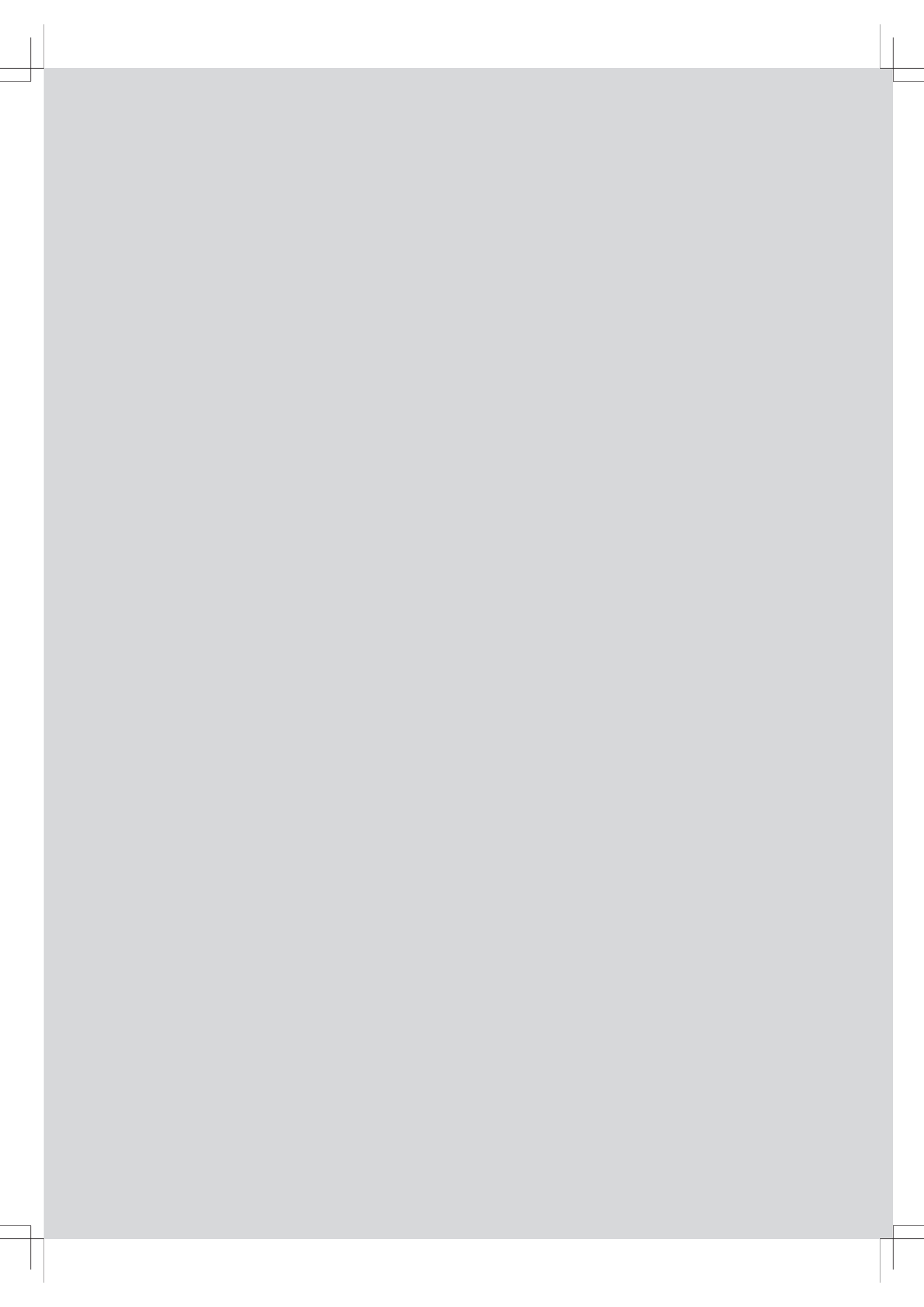
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梁惠王曰：晉國天

下莫強也。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帝堯，曰：汝能庸命。舜典帝曰：夔，命

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堯典帝曰：四岳。朕在位三十載，汝能庸命。舜典帝曰：夔，命

儒經選讀講記 (二)

雪明講習堂 印行



儒經之二

目錄

孟子選講

前言

..... 一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五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 一七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二九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 四五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五一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五七

詩經選講

前言 六一

目錄

關雎	……	六七
黍離	……	八七
風雨	……	一〇一
陟岵	……	一〇九
蒹葭	……	一一七
蓼莪	……	一二九
清廟	……	一四三
尚書選講		
前言	……	一四七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一四九
堯典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	一五九
舜典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	一六九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	一七三

儒經選讀講記(二)

徐醒民先生 主講

孟子選講

前言

《孟子》這部書加上《大學》、《中庸》、《論語》，合起來一共四部書叫做四書。我們過去讀書人，從小開始讀書的時候，讀了《三字經》、《百家姓》這一類的兒童讀本之後，接著就念四書。《孟子》也是在四書之中，過去讀書人很重視這一部經，因為孟子是跟子思學，是子思的學生，子思就是孔夫子的孫子，他是跟孔子的大弟子曾子學來的，曾子就把孔子的道，也就是學說思想一以貫之，能夠傳下來。所以四書《論語》是孔子的言論記載下來的一部書，《大學》就是曾子著作的，曾子把孔子所講的道，很完整的在這一部書裏面，寫得非常扼要，可以說是可以代表儒家的道。子思寫的《中庸》，他是用另一種方式，也把孔子的道、他的學說思想，很完整的把它傳下來。孟子生的時代是在春秋之後的戰國時代，孟子的家鄉是在鄒——

現在山東省的一個鄒縣，古時候這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不足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個魯國的附庸國，到後來就變成跟魯國併在一起了，現在就是山東省的鄒縣，一個縣，孟子就是這個縣的人。

孟子一共寫了七篇文章，這七篇文章就是一部《孟子》，古人注解把每一篇分成上下兩篇，七篇上下來說有十四篇。第一篇就是〈梁惠王〉，〈梁惠王〉就是因為這篇開頭的這一章，這一章就是「孟子見梁惠王」，這個題目也跟《論語》是差不多，《論語》比如說上論開始的時候〈學而〉篇，〈學而〉篇就是因為第一章就是「學而時習之」，就用那「學而」兩個字做這一篇的名稱。《孟子》也是這樣，在開頭這一章，「孟子見梁惠王」，就把梁惠王做這一篇的名稱。

再解釋梁惠王，梁惠王本來是魏國的，魏國在春秋時代是晉國，晉國在那個時候，本來這個國家有六家的卿大夫，到後來逐漸逐漸併吞成為三家的卿大夫，這個三家卿大夫是韓趙魏，魏早期的時候是跟韓趙，他們都是晉國的三家大夫其中之一。到了戰國的時候，這個三家各自都獨立了，成為國家了，這就是到了戰國時代。

因為在春秋是五霸，五個大強國，到了戰國的時候就是七雄，有七大強國，魏惠王也是七大強國之中的一個國。後來為什麼稱為梁惠王呢？原來他的位置是在山西，在山西省那個地方，後來在他做惠王的這個時候，他就把他的首都遷到大梁，大梁是在現在河南省的開封這個地方，因此他遷到大梁這個地方，他就稱為梁惠王。惠是一個諡號，他另外有名字的。王，我們知道稱為這個王，就是在三代的時候，夏商周天子，夏朝的天子，商朝的、周朝的天子，才能夠稱為王的。三代以前的，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他們叫五帝，稱為帝。從夏朝開始稱為王，叫做三王的時代。後來到了東周，東周雖然還是周天子的天下，但是天子的勢力已經很衰了，他們都是由這些大國家，春秋時代就是齊國、晉國這些大國諸侯，仰靠他們來護持天子，否則這個天子就做不下去了。在春秋時代就有像楚國，他就首先稱王，到了戰國的時候，這些國家陸陸續續的都稱王，所以在戰國時代，這些國君也都稱王，因此在這裏梁惠王他是一個國君，不是天子，我們首先明瞭這一個歷史的事實。

這一篇開頭一章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這個人，他處在戰國時代，他

跟那個時候各國君主是一樣的，都是注重講功利，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功利主義，功利擺在前面，所以他跟各國君主都是同樣的見解，他們所實施的政策、用的人，都是注重功利這一方面的事業，用人也是要講求功利。既是講求功利，要求人才了，梁惠王除了在他自己國家之內，還又向外面各國來邀請很多有道德的人，到他這個國家裏面來，幫助他來治理國家，希望有一些外面的人來，把他這個國家治得很好。他所謂把國家治好，就是在這個功利主義思想大前提之下，把他的國家治得很強、很富足，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孟子就到了梁國見了梁惠王。我們現在就看這一篇了。

(一)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我們看第一章。我們現在先把這一章經的文字看一看。「孟子見梁惠王」，孟子到了梁國來，既是梁惠王請外面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來了，孟子既然來的話，梁惠王就接見孟子。孟子見到梁惠王的時候，「王曰」，梁惠王就說了，「叟」，叟這個字就是稱呼老年人，如同我們現在就是稱呼您老人家，或是您，這就是叟的意思，叟

這個字當老字講。王跟孟子說了，您老人家「不遠千里而來」，孟子從山東到河南，這一條路是很遙遠的，因此就用千里來表示從很遠的路到梁國來。不遠就是說你不怕這麼遙遠的路，不辭這個遙遠的路程，而來到我這個國家裏面來。既是不辭遠路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想您老人家既然來了，會給我這個國家帶來很有利的這些利益的事情來了，所以利吾國，這個利字當動詞講，有利於我們這個國家。你看，這個第一句話，就是利字當頭，講這個利。

我們知道孟子的學術思想，他既是跟子思學來的，子思是根據曾子學來的，曾子就是直接從孔子那裏學來的。孔子的學術最重要的是教人家學做聖人，學聖人在《論語》裏面講，孔子自己說「志於道」，整個的儒學最高的目的就是教人家學道，道成就了就是學成聖人，聖人他在人間一切是自由自在。像我們普通人，你說是官位做得再高，古時天子，那可說是官做到極處了；財富，發財發得再雄厚，你拿現在來講，全世界第一號財富的人，每年世界有個統計，今年現在又統計出來了，全世界第一號的豪富就是比爾蓋茲，他的財富說是五百六十多億美金，那可以說是多

得不得了了。但是要問古時候做天子的、現在全世界的大富翁，雖然了不得了，但有一樁事情辦不到，到了壽命終了的時候，一死這個死字他沒辦法。要死的時候，歷代的天子，古今中外的，你說他的權力那麼大，他沒辦法，他那個權力可以壓制他所有天下的人民，但是壓不住這個死字，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全世界首要的富翁，要死的時候，你的錢再多，也買不到請一個最好的醫師來把你治得不要死，你的錢再多，也請不到這樣的醫師來。所以這個死字，死亡的生與死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夠解決。但是就我們中國文化來講，孔子是把歷代帝王聖人的道，到他這個時候，他集其大成。集大成最重要的是教人家學道，學道明瞭道就能夠成就聖人，成就聖人人生死問題就解決了。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特別是講儒學，必得了解孔子的道。孟子呢，他就是繼承孔子這個道。道有層次的，道一般人你一下子學、開始學，不懂，那麼講德，道德的德。講德一般人也很難懂，然後就講仁。仁，孔子就講「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仁以下就講世間一切的學術，科學的、哲學的、藝術的，在今日之下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一切藝術，都是用一個藝字做代表，「游於藝」。

孟子講這個道，講的學術就從仁上面開始講。仁，他覺得一般人還不大容易明瞭，就加上義字，仁義。所以我們就看，當孟子聽到梁惠王一問，您老人家到我們梁國來，對於我們梁國是有利的嗎？這一問的時候，正好跟孟夫子的仁義、講仁義相反的，所以孟子就說了，「王何必曰利」，惠王你何必講這個利字呢？假如你專門只講這個利，不講別的事情，所以孟子講，你何必一定只講這個利呢？除了利之外，還有別的更好的東西，那就是說「亦有仁義而已矣」，除講利之外還要講這個仁義，講仁義而已矣，「而已矣」就是能夠講仁義所以把一切都包含在內了，所以已矣。你只講利不講其餘的話，你這個利很有限的，而且副作用很多。你如果講仁義的時候，你所要求的這個利，自自然然的包含在這個仁義之中，講仁義所得的利是真正的利，不是你所講的那種急功近利，眼前所看的那個小利。仁義，你要講求的話，他給你這個國家帶來這個利是真正長遠的利，是真的利，所以孟子答復這兩句話。這兩句話就是這一章經最重要的一個主題，主要的意義就在這兩句話之中。

下面孟子就是一條一條的跟他分析、跟他解釋。首先孟子就說了，「王曰」，你

啊、指的惠王，你要是說「何以利吾國」，你做國君的說何以利吾國，你國內的大夫、卿大夫，他也跟著你說了，「大夫曰何以利吾家」。這個家是大夫之家，大夫之家是什麼呢？那個時候，國君封一個大夫給他一塊土地，這個大夫他子子孫孫就在這塊土地上成為大夫之家。那是封建社會，封建封了大夫，大夫有了家，你國君說何以利吾國，大夫他也可以說何以利吾家。大夫以下的「士庶人」，士就是一般的讀書人，庶是一般普通人，庶當眾字講，眾就是民眾。一般讀書人以及一般民眾，他也跟著說了：「何以利吾身」。這樣一來，好了，「上下交征利」，征這個字當取字講，交這個字就是上下互相取的意思，上下交征利，在上面的人要向下面取利，下面的人要向上面爭取這個利益，這就是上下交征利。這樣一來，「而國危矣」，你這國家就危險了。

先把這個上下交征利，就由於你提到一個利字，這個先說出來。然後就舉一些事實來，為什麼是國家有危險呢？在春秋時代就有弑君，弑就是殺，臣子把君主殺了，春秋時代就有了，到了戰國的時候就更多了。孟子說了，「萬乘之國」，萬乘是

什麼呢？乘是車輛，在這裏是講兵車，兵車就等於現在的戰車一樣。在那個時代按照制度，按照種田的土地面積來講，上了多少的面積，種田的人多少家數，然後對國家他要繳納一個是稅、一個是賦，稅是維持國家正常的財稅，賦就是準備動員作戰，用在軍事上面。這個賦按照一定的土地，到了什麼程度的時候，能夠徵收到一萬輛的兵車叫萬乘，萬乘之下有千乘，千乘之下有百乘。用戰車做一個代表，萬乘是什麼呢？天子。天子他所得的賦，可以出一萬輛的兵車，各國的君主就是諸侯，他有一千輛的兵車，諸侯之內的大夫之家，他所得的賦稅能夠有一百輛的兵車。所以拿這個做代表，百乘是代表大夫之家，千乘是代表一個大國的國君，萬乘就是代表天子。明瞭這個之後，我們就看孟子說了。「萬乘之國」，萬乘之國就是天子。「弑其君者」，把天子殺了，是誰呢？「必千乘之家」，必然是千乘之家，指的是國君，這個國家的國君。這個在歷史上有事實的，在春秋時代已經有了，春秋時代以前，比如說夏朝，夏朝出了個后羿，后羿就把夏朝的天子殺了。夏朝天子是萬乘，那個后羿算是個諸侯，那就是這裏所講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就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國君被人家殺害了，是誰呢？不是別人，就是他國家之內他所封

的這個大夫——大夫之家。這裏需要解釋一個名詞，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指的是國君，國君為什麼不講國只講家呢？在那個時代，國君這個國既是天子所封的，封給他之後，他這個國、這個國君，這個國就是他自家的，就是他自己的，全國就是他的一個家，所以這是千乘之家。把這一段解釋之後，從歷史上講，孟夫子所講這有事實，在過去的歷史弑天子的是國君，到了春秋以至於戰國，弑國君的——把國君殺害的，就是國內那些卿大夫，很多。

下面他就分析給梁惠王聽了，「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按照那個時候俸祿來講，就等於現在這個國家制定的，在民主國家做了總統，他一年的薪俸多少，就拿美國來講，各州的州長他一年的薪水多少，下面的地方官薪水有多少，都有比例的。在古時候，從天子到國君到大夫，他們的薪水都有一定的比例的。這個比例是什麼呢？十分之一，諸侯的薪俸是天子的十分之一，諸侯國內的卿大夫所得的俸祿，他所得的薪水是諸侯的十分之一。所以這裏這樣說萬取千焉，一個諸侯、一個國君，他跟天子比較的話，他取得天子的十分之一的俸祿。千取百焉就是指的

卿大夫講，卿大夫跟國君比較起來，他所得的俸祿有國君的十分之一。這就是「不為不多矣」，不算是不多，不算是不多就是很多了。你想想看，萬乘的天子，你國君得了他十分之一，可以說是很多了，卿大夫得了國君十分之一的俸祿，也是很多了，所以是不為不多矣。

但是呢，孟子從一般人都有不好的習氣——惡習氣，惡習氣是什麼呢？貪心太重了。在別人看，你這個國君得到天子十分之一的俸祿，已經是很多很多了，但是他還是貪得無厭，卿大夫也是如此。貪得無厭，你要怎麼樣的教他不貪呢？這個不是講利益、講功利，能夠教他們不貪，講功利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說「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就是誠然的意思，是真正的話。你這個做國王的人，真實的話，你要是真實的只講利——先利，你對一切人，你自己做一切事情，就把利字放在前面，就叫先利。後義是什麼呢？把這個仁義放在後面，孟子就說你真實的、你真正要是把這個仁義放在最後，一切事情都以這個利字當頭，放在前面，那好，不奪不饜。那就照應上面講的上下交征利了，而國危矣了。上下交征利就是互相爭奪，不爭奪

不感覺滿足，那個饜當滿足講。就國君來講，十分之一他不滿足；卿大夫的十分之一他也不滿足，所以一定要爭奪，奪得比他更多。

下面就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把利字放在前頭，就引起上下爭奪，上下爭奪，你的國家很快就亡了。下面，你要避免國家危險，那怎麼呢？要講求仁義。仁義這個仁字，仁是從那裏開始？從家庭父子、父母兒女，從這開始。父母對於兒女講這個仁慈，他是必然有仁的。兒女對於父母盡到孝道，孝是什麼呢？《論語》裏面講，「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就是仁的根本。所以在家庭裏面，父母兒女之間講究孝慈，孝慈就是仁。所以《中庸》裏面講，仁是什麼呢？「親親為大」，親親就是家庭倫理講孝講慈。再講到義，義在五倫裏面講，五倫是家庭裏面父子、夫婦、兄弟這三倫，家庭以外呢？社會，一個是君臣，一個是朋友。古時候君與臣，明君要用賢臣，賢臣一定選擇明君，他才去做他的臣子。如果不是明君的話，真正一個讀書人他不去做他的臣子，所以明君與賢臣這個君臣之間，他是道義之交，道義之交這個義一切合乎正義。朋友也是，也是道義之交，朋友，《論語》裏面講「無

友不如己者」，無友不如己者的友，就是選擇朋友都是合乎正義的，大家所講的、所求的都是道義，這才能結交為朋友。所以這五倫在外面講的話，要講究這個道義、講究一個義字。這兩句話就是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從來沒有一個講仁的人，而遺棄了他的親——遺棄了他的父母。一個講求仁德的人，他知道小的時候，父母把他養大，辛辛苦苦的。他自己長大了，事業有成就，能夠自立了，但是父母老了不能做事情，這個時候兒女能不養活父母嗎？這是天經地義的，兒女奉養父母也是一個仁。仁是孟子所講的良知良能，從良心裏面出現的。所以一個有仁德的人，他拋棄了他的父母，遺棄了他的父母，有這種事情嗎？所以孟子說「未有」，沒有。再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一個講道義的人，而把這個君主的危險、君主所交辦的事情，他敷衍，他不忠誠的對待他的君主，有這樣的臣子嗎？沒有。

所以這樣看起來，「王亦曰」，你這個做國王的人也應該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你應該說像我所講的亦有仁義而已矣。應該講仁義，何必一定要講這個利？把利字放在前面，這是要不得的。

這一章講完了，最重要的，孟子開頭，他的著作七篇之中第一篇第一章，就把利與仁義這兩者辨別得清楚，利害就在你是一個明君，是不是講求仁義？你把國家治得好治不好？就看是講仁義還是講利。修道的人更要辨別這個仁義和這個功利。

儒經選讀講記(二) 【孟子選講】

(二)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我們現在先看經文，把經文的文字先看明白。開頭這一句跟第一章是一樣的，「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這個時候是在梁國，這一次見到梁惠王。這一次「王立於沼上」，沼是池沼，大的池，「顧鴻雁麋鹿」，池沼外面有一座大的園囿，園囿就是大的公園，相當於國家公園那個規模，但是這裏不是公園，是梁惠王私人的一個大

的園，園裏面有池沼。他在池沼上面顧，顧就是在那看，看什麼呢？有鴻雁，鴻雁是在空中飛的鳥類，麋鹿是在陸地上行走的獸類。舉鴻雁、麋鹿這兩種代表其他的各種珍禽異獸，他這個大花園裏面，各種珍貴的鳥獸很多，所以這裏拿這個鴻雁麋鹿做代表。顧就是在那裏欣賞，看這些鴻雁麋鹿。

孟子來見梁惠王，梁惠王就問了，「曰」，這個曰就是梁惠王說的話，梁惠王就問了，「賢者亦樂此乎」。賢者是梁惠王稱呼孟子，前面第一章稱叟，稱孟子是老人家，這裏是賢者，就孟子的道德方面尊稱，稱他賢者。賢者就是你這位大賢人，亦對於這裏，我這個花園這裏面這些好的禽獸，也感覺很樂嗎？樂此，對於這裏也感覺很樂嗎？下面就是孟子對他講的話。「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你問我賢者亦樂此乎。本來梁惠王賢者是稱呼孟子的，孟子在這裏答復梁惠王的話，就不單指自己，他把這個賢者推開來說，推開說是什麼呢？指的做國君的人。賢者而後，你問是不是樂此，樂是像這樣的池沼，池沼旁邊花園裏面的這些珍禽異獸，誰不樂呢？大家都感覺很樂，都很喜好歡樂這個環境。但是有個前提，要是一個賢者，「賢者

而後」，必得是成為一個賢者，必得是個賢人以後，而後就是先是一個賢人，成就賢人之後，「樂此」，這個樂此，這句話有條件的。有什麼條件呢？你必得具備賢人這個條件，才能夠談得上樂這裏的鴻雁麋鹿。反過來講「不賢者」，比如說做國君的人，他是個賢者，做了賢者之後，他才能夠樂這裏的鴻雁麋鹿等等，這些好東西。反過來說不是賢能的、不是個賢者，這個國君不賢，不賢相對的來講，他就是沒有品德的人，沒有品德的人是怎麼樣呢，「雖有此」，雖然他有這樣美好的一個池沼，這麼大的花園，有這個，此就代表這個好的大園圃。「不樂也」，不樂也並不是說這國君在這裏不快樂，不是如此。不樂也就是說你做一個國君，不是一個賢君，而是一個暴君，對待國民是暴虐的人，是暴虐之君，你有這樣好的一個花園，不樂也，你樂不長久，不能在這裏一直樂下去。為什麼呢？從歷史上講，一個暴君他這個政權不會長久，所以是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不能夠在這裏一直樂下去，這個很重要。

下面孟子就舉出詩，詩是很重要，詩的用途很廣。這個詩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詩經》，孟子就舉《詩經》說了。「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這個詩就是現在《詩經》裏面有〈大雅〉，《詩》裏面有〈國風〉、有〈小雅〉、有〈大雅〉。〈大雅〉裏面有一篇詩，叫做〈靈臺〉。孟子就舉出〈大雅〉〈靈臺〉這一篇詩，這篇詩裏面就有這幾句話。「經始靈臺」，靈臺，是周家在武王伐紂之前，文王在西邊是個小國家的國君，文王是後來周家有了天下的時候，武王追尊文王，追尊一個王，原來他是一個西伯昌，是伯。文王在那個時候，在西方他的國家裏面，他繼承他父親給他國君位置的時候，他要建一個臺。這個臺是做什麼用的呢？就等於現在的天文臺一樣，觀察天上的氣候、氣象，我們現在看天文臺，主要的是看氣象，附帶的看看地有沒有地震這一類的。在那個時候，除了看氣象之外，最主要的是觀察天上的星斗，觀察天上的星斗及四時的風雲氣候，建了這個臺有這種用處。「經始」，開始，經開始，比如說我們現在建築房屋、或者其他的各種工程，你總得要先設計。就拿建築房屋來講，還要請建築師來設計、畫一個藍圖，這叫經始。經始靈臺，在開始這樣做計畫的時候，到後來「經之營之」，經之營之計畫做好了，建築這個臺子，圖也畫出來了，要用多少材料、多少人工，也都計算出來了，那就營之，就開始動工來做了，營之。營之，你要有人來做，叫那些人來做呢？這

些民眾，「庶民攻之」，庶民就是民眾，庶當眾字講，眾民，很多國內人民，攻之，攻之就是營之，攻當治字講。他來治之，就像建築房屋一樣，房屋由設計師設計好了之後，由營造商按照圖來治作、來建築。營造商不一定自己動手，他要招募很多工人，這些工人來自民間，由這些庶民來做這個臺叫攻之，那就要很多。「不日成之」，成就是完成，不日就是沒有很久，不用很久的日子，不用很長、很久的日子，很短的時候成之，這個臺就建築完成了，這是一篇詩裏面前面的四句。

再繼續，繼續四句說，「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麇鹿攸伏」，前面四句那個臺已經建築成功了，建成了。建成了之後再追溯前面在建築的時候，開始建築的時候，就是「經始」，「勿亟」，勿亟這個亟字就是催得很緊急，勿亟就是文王跟那些工人講、跟那些庶民講，大家不要太辛苦，你慢慢的做，不要緊急、急急忙忙的，大家勞累得太過了，不必。這叫勿亟。這是文王告訴那些庶民，你們保持體力，不要辛苦太多，勿亟。在開始做的時候，文王就是照顧那些庶民。可是，「庶民子來」，文王這樣愛護建築這個臺子那些庶民，就如同家裏父母愛護他的兒女一

樣，深怕他兒女在工作之中身體受了傷害，所以告訴他不要那麼趕工。可是庶民呢，文王這樣愛護他，庶民就把文王看作父母一樣。庶民子來，他們這些人來做靈臺，就如同幫助自己的父親來完成一樁事情一樣，這叫子來，如同兒子來替父親辦事情一樣。你看看，這詩裏面是講文王怎麼樣對待他的國民，他的國民又怎麼樣受他的感動，拿他當父親看待。這在詩裏面表現得多麼深刻，這是講在建築的時候那種狀況。「王在靈囿」，靈臺，這個臺叫靈臺，囿呢，囿是整個大的花園，這個臺上面，在這個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是母的鹿，鹿有公的有母的，任何動物都是兩性，麇鹿是母性。攸伏是什麼呢？攸是很安閒自在的伏在那裏，沒有站的，伏在地上，文王在那裏看，母鹿在那裏很安然自在的伏在地上，因為這個鹿一見到人就害怕，鹿是一見人馬上就逃走了，但是文王在看，這個母鹿伏在地上。還有一個意思，為什麼只講母鹿呢？母鹿在這裏，牠懷孕了，這個靈臺、這個園囿，對於這個鹿牠的生活環境非常好，非常適合牠在這裏生活活動，牠在這裏能夠很悠閒在那裏懷孕，所以伏在那裏很自在的享受好的環境。

下面兩句繼續說「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濯濯就是講麀鹿這個母鹿懷孕的時候，或者沒有懷孕的這些鹿，身體養得很肥，肥是吃得也好，身體長得也好，很豐滿，這叫濯濯。除了這個以外，也表示麀鹿在這個環境之中，很悠閒自在，有一種歡喜的狀況，這叫做濯濯。鳥類，「白鳥」像鶴這一類、鴻雁等等，「鶴鶴」，鹿這一類身體養得很肥、很豐滿叫做濯濯。鳥類這一類，牠吃得也好，身體也長得很美好，叫做鶴鶴，叫白鳥鶴鶴。這就是文王在靈囿欣賞麀鹿、白鶴。麀鹿、白鶴在這裏那樣安閒娛樂，都是得到文王仁君，才能享受這樣好的環境。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在靈臺那個池沼，池沼就是前面梁惠王在沼上那個沼，就是大的池、水池，這裏是講在這個沼上、在靈沼上面，於物魚躍。文王一站在靈沼岸上，看看沼裏面的、水裏面那些魚類，除了魚以外，還有龜，還有其他很多水族類的動物，這就拿魚做個代表。文王一到靈沼上，一看於，這個於讀鳴，於是一個語助詞，就是嗚呼那個嗚字，一個讚嘆的語氣。於物，物是當滿字講，這個靈沼、這個池沼裏面養了很多很多的魚類，物就是代表很多的意思，它這個字本

身就是當滿字講，滿在這裏講沼裏面魚類很多。很多的魚、還有其他的動物，一看文王來了，就非常歡喜，歡喜就像這個魚跳起來了，躍，躍就是從水裏跳起來，於物魚躍。這就表示文王他的愛護人，這個仁德不但對於他國內的庶民仁慈愛護，就是對於鳥獸、水裏的水族動物這些魚類，讓牠們都受到感應，當文王一來的時候，牠們都歡喜，像這魚都歡喜跳起來了，從水裏面跳出來了。

這個就是佛家講的眾生都有佛性，鳥獸魚這都是眾生，佛性不但我們人類有佛性，鳥獸蟲魚都有佛性。就儒家的學術來講，都有聖人的本性。比如說子思作的《中庸》，《中庸》裏面講「天命之謂性」，天命之謂性就是我們眾生都有本有的性，人有天性，鳥獸魚類都有這個天性。都有天性就中國文化來講，這就是聖人，成聖人就憑這個天性成就的。現在在這個鳥獸動物來講，牠既是有聖人之性，現在聖人文王來了，互相交感。文王聖人他能感動鳥獸魚類，鳥獸魚類都有這個本性。所以在佛家講念佛法門，念佛法門自己念阿彌陀佛，老老實實的一心在那裏念，一心念就自己不要起雜念，淨念提起來佛號，這就是自己的淨念跟佛、跟阿彌陀佛發生交感

的作用，這就是感應。他這個道理也是如此。

上面的詩舉出來以後，孟子就講「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文王用，以當用講，使用庶民的力量為臺為沼，來建造這個靈臺、建造這個靈沼，「而民歡樂之」，這些庶民都歡樂，歡樂之，歡樂在這個靈臺大家都歡樂。歡樂什麼呢，「謂其臺曰靈臺」，叫這個臺，謂就是叫，叫這個臺叫做靈臺。「謂其沼」把這個沼就叫做「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這些庶民，樂指這裏，這個靈臺裏面，內外這些花園裏面，有麋鹿、有魚鼈，麋鹿是這個花園陸地上的動物，魚鼈是池沼裏面、水裏的動物，大家都在這裏樂。接著是說這樣好的這個臺、這個沼，不只一個人在那裏樂，是庶民在這裏樂，所以再說「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古之人就是指的文王，文王以外還有其他的明君，他們與民偕樂，偕樂與一般民眾同樂，一同在那裏歡樂，故能樂也。照應前面賢者而後樂此，所以能夠長久的在這裏樂下去，賢人、明君跟他的庶民一同在這裏樂，唯有如此才能夠樂。

再就反面的意思，「湯誓曰」，〈湯誓〉是《書經》裏面的一篇文章，那就是成湯

王伐夏桀王的時候、放桀的時候。夏桀王是個暴君，他要把夏桀王政權推翻的時候，他動員帶領軍隊誓師，誓師對天宣告，這個叫湯誓。在湯誓裏面有這幾句話，「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害在這裏讀曷，曷這個字就是遏止，這事件不能做了，把他遏止下來，遏止遏這個字把左邊走字邊不要，右邊那個曷字，這個害字就跟那個曷字是通用的。害就當曷字講，是曷喪，這個「時」當是字講，是就指的這個日頭、這個太陽，太陽何時才喪失掉了。這個意思從那來的呢？夏桀王曾經自己比喻，天上有太陽，我呢有民眾，我有人民，我就是太陽，天上的太陽要滅亡的時候，我就滅亡，天上的太陽沒有滅亡的話，我就不會滅亡，夏桀王這樣狂妄，他說的這個話。說了這個話，那時候一般人民不聊生，大家很怨恨，就說這個太陽，那是比喻的話，時日這個太陽什麼時候你才滅亡呢，我就寧願跟你同時滅亡。因為現在民不聊生，大家活得太痛苦了，也不想活了，我就願意跟你這個太陽一同同歸於盡，一同死掉就算了，可見那時候夏桀王的民眾怨恨到什麼程度了。因此成湯王討伐夏桀王的時候，在他誓師裏面就引用這兩句話，表示夏桀王無道暴虐，應該要滅亡。

孟子在這裏舉出這兩句話來說明，下面就說了，孟子評論的話，「民欲與之皆亡」，就像夏桀王那個時代，一般民眾就想，他活不下去了，就想與夏桀王皆亡，一同滅亡了，嚴重怨恨到這個地步的時候，你做國王的人，「雖有臺池鳥獸」，雖然有池、有鳥、有獸，這一方面指的文王的靈臺、靈沼，一方面照應前面梁惠王的沼，雖然有臺池，臺池就是靈臺，池就是池沼，這裏面有那些好的鳥獸，「豈能獨樂哉」。不是一個聖人的君主，而是一個暴君，招致民間的怨恨，怨到那種地步，雖然有好的臺、好的池、那些珍禽異獸，你能夠獨樂嗎？一個人在這裏樂，不會長久的。把這個理論說給梁惠王，讓他聽。

孟子的確是大賢人，處處講究這個仁義、講這個教育，他就拿這個仁義，舉出這些歷史上的事情來教化梁惠王，讓他做一個明君。他要是做了明君，他的國內一般庶民當然就好了，真正受到利益了。如果不如此，像梁惠王只講一個利，而且那個利不是長遠的利，眼前的那個小利，他雖然有個園囿，他不能享受很久。孟子拿這個道理來勸告他，還是叫他學仁義。我們學道的人，要想學聖人，雖然我們現在

不做國君，也沒有從事政治，可是我們如果有什麼好處的時候，不要自己享受，比如說我們做生意發了大財了，我們這個大財，我們自己一個人享受多少，多餘的你不如把這個拿出來救濟他人，你這樣就是仁義。講到從事政治的話，你一切都是要學古時候仁君施行仁政，果然這麼做，你就是學聖人，這就是我們學道的人，要從這方面來領會。

(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這一章我們一小段一小段的來看，「梁惠王曰」，這是孟子到了梁國，梁惠王這次又跟孟子談話，他問孟子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寡人就是梁惠王自己稱呼自己，他說我對於我的國家，我想把我的國家治得很好，可以說盡心焉耳矣，我把我的心用得很多，都是用在老百姓，希望如何利益老百姓。怎麼樣盡心呢？「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內，梁惠王他本來就是魏國，韓趙魏這三國的魏國，後來因為遷到大梁，現在叫做河南省開封這個地方，所以他稱為梁，魏國在黃河以北，舊的時候都稱為河內，河東就是在大梁，他現在的首都。他說在河內就是黃河以北、也就是河南省以北那一帶，他說那裏年歲收成不好——凶年，凶年就是農作物遇到或者是旱災、其他的影響，所以這一年沒有收成，叫凶年。這個時候

怎麼呢，他移其民於河東，把河內的民眾遷移到河東來，河東也是黃河以東。「移其粟於河內」，同時把其他的糧食移到河內去，因為河內凶年，有一部分人遷移到河東，還有沒有辦法遷移的，把其他地方的糧食移到河內來，這樣可以說是盡心了。「河東凶亦然」。如果說是河東遇到凶年的話，也是這個辦法，亦然。他說「察鄰國之政」，察是他自己觀察，觀察與他接近的鄰國，他的鄰國的政治「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不只一國，比如說秦國齊國不少，還有楚國等等，他們這些國家的國君所辦理的政治，無如寡人之用心者，他們那些國君都沒有像我，寡人就是惠王自己，沒有像我這樣的用心。「鄰國之民不加少」，但是像這樣觀察的結果，鄰國那些國家他們的民眾沒有減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我的這個國家人民沒有增加多起來。「何也」，這是什麼道理呢？什麼原因呢，他問孟子。

「孟子對曰」，孟子就答復他說，「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就指的梁惠王，他說你是好戰，梁惠王在戰國時候，大家都知道他是好戰的，好與鄰國作戰。既是好戰，請以戰喻，我就拿作戰來說給你聽一聽，請你聽聽作戰的比喻。「填然鼓之」，

填然鼓之是什麼呢？鼓是在作戰的時候，古時候兩軍擺下陣，古時叫打仗，打仗就是兩邊都擺開陣仗，然後擊鼓，擊鼓在開始作戰的時候，雙方的戰鼓擊得很兇，填然，填然就是形容鼓的音聲擊得很猛、很密集，叫填然。填然鼓之，戰鼓打得那麼密集，填填然在那裏打。「兵刃既接」，戰鼓一開打的時候、一攻擊的時候，雙方面兵刃，兵就是武器，刃就是刀這一類的，既接，兩軍就是交接了、就是接戰了。接戰的結果怎麼樣呢？「棄甲曳兵而走」，有一方作戰敗了，打了敗仗，打了敗仗就是往後撤退了。棄甲，甲，作戰的時候身上穿的盔甲，頭上戴的帽子叫盔、胸前、身上披的穿的叫甲、鐵甲，防對方的攻擊。打了敗仗的時候，把這個甲就拋棄掉了。曳兵，兵是武器，曳兵，或者是拖著兵器往後走。「或百步而後止」，棄甲曳兵往後走的時候，或者是走了一百步然後止下來。「或五十步而後止」，或者是走了五十步而後止。走了一百步就是他開始先往後跑，五十步而後止是他比較後，比較在後才往後跑，這個時候走了五十步的軍人他就笑百步，他說你呀膽子小，往後跑這麼快，則何如呢？這意思孟子就問梁惠王，像這樣往後逃五十步的人他笑一百步的人，這個合理不合理呢？他說「不可」。「曰」就是惠王說的，不可以這樣子。為什麼呢？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直當但字講，或者是當特別的特字講，他只是，但也好、當特字講也好，我們好懂的話，只是沒有跑一百步而已，但是雖沒有跑一百步，你跑了五十步，是不是跑啊？跑了五十步往後跑也是往後逃走啊，所以這樣說起來你怎麼能夠笑一百步的人呢？「曰」，這個曰是孟夫子就說了，「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王你如果知道這個道理的話，那就是說五十步不能夠笑百步，你無，你就不用希望、望是希望，你就不要希望你的民眾多於鄰國。這是什麼道理呢？前面講的那個比喻，現在就是說你知道這個比喻的道理，你前面講你對於你的國家、國民，你是用盡了心思，既把這心思用在老百姓的身上，你希望你的國家民眾比鄰國要多，但是從你懂得五十步不能笑百步的這個道理之後，那你不要存著這個希望，你不要希望你的民眾多於鄰國。

為什麼道理呢？下面他再舉出例子出來，孟夫子說話非常善巧，可以說有特別好的辯論才華，他知道這個道理用直接的說明，對方不那麼容易了解，所以再舉出例子，舉出事實的例子來讓他了解。他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不要違背

農人工作的時間，農人工作的時間就是從事農業，在內地古時候一年農作是一次——一季，這一季春天是耕種，夏天是除草，秋天是收穫。這個三個時期，春夏秋這三個時期都是農忙的時候，農人特別忙，這是農時，國家不能違背，就是說你在這三個時期，不要叫農民來替國家辦事情，讓農民辦他自己的春耕、夏耘、秋收，這三個時期讓他們自己全副的力量用在農作上面，如果真的這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穀，就是拿這個穀代表所種的稻米以及其他的作物，就拿個穀來做代表。不可勝食也，勝讀平聲讀生，勝當盡字講，勝食就是吃完了、吃盡了，不可勝食也就是吃不完的意思，你如果不違農時的話，讓農民耕作得很好，收成好，糧食就是吃不完的。

「數罟不入洿池」，數這個數目字現在有好幾種讀音，在古時候這個數字讀促，促罟，罟是一種網，數罟就是這個網的孔很小，很細的那個網。這個很細的網來捕魚，不入洿池，洿池就是水不流動的池塘，那個池塘的魚養大了才能夠把牠撈起來，用魚網把牠捕、把牠撈起來，如果說是還沒有長大，那個小魚不能夠把牠捕起來，

因此有這個限制。有這個限制的時候，撈大魚只能夠用大網，網口很大的可以撈大魚。網小這個數罟、細網，它就不是如此，它就連小的魚也把牠捕上來。如果你把小的魚捕上來，好了，這個一網打盡了，大魚小魚通通都把牠捕上來。只撈大魚的話，小魚還可以繼續長，你現在把這個小魚也撈起來，裏面就沒有魚了，所以有這個限制——數罟不能入洿池，不能到洿池裏面去撈魚，這樣的話「魚鼈不可勝食也」。那個洿池裏面魚鼈還有很多其它水族動物，只要數罟不入洿池的話，小的魚鼈可以在那裏慢慢的長大，等牠長大了再捕上來。這樣這個洿池裏面經常的有魚鼈，這樣的魚鼈不可勝食也，一般人對於魚鼈這一類的就吃不完，大的吃完以後，小的又長大了，這是不可勝食也。

再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斧是砍伐樹木的那個斧子，斤也是那個斧的一類，這個有大有小的不同。這個入了山林砍伐樹木，砍伐樹木也有一個時間的限制，以時，以時就是在一定的時候才能夠到山林裏面去砍伐。什麼時候呢？春天夏天樹木都在生長的時候，這個時候斧斤不能夠到山林裏面去砍伐，到了什麼時候呢？到了

秋天樹木凋零的時候，樹葉凋零就表示樹木不繼續生長了，這個時候斧斤可以到山林裏面砍伐樹木下來使用。如果守著這個時候以時，遵照這個時候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這些木材、樹木，木材，材是什麼，可以做種種的用具，木就是可以做材，也可以不做材料，用作燃料等等，這叫材木。不可勝用也，如果你保持住以時入山林的話，山林裏面那些樹木在春夏之間都能長得很好，到秋天砍伐一部分，到明年的春夏又可以繼續生長，這樣的話你的材木也就使用不盡的。

這三種，一是糧食、一是做菜餚用的魚鼈、一是做一般木材用的這些材木，只要你能夠守著這個原則，「穀與魚鼈不可勝食」，米穀、魚鼈不可勝食就是吃不完，「材木」也用不完，「不可勝用」。這樣的話是，「是」就是指的上面這兩句話講的，「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你治國把你這個心思用在國民身上，你說你盡心焉耳矣，怎麼樣的盡心？這樣的盡心。這樣的盡心可以使得一般民眾他的養生，養生是養活自己、自己家裏的人、父母，這一家的生活都能得到安養。喪死，父母之喪、父母死的時候，也能所需要的，例如說是材木，材木要做棺槨這一類的，都可以辦

理這些喪事，不至於缺乏。因此你這樣的話，使得你的國民養生喪死沒有憾，憾當恨字講，沒有遺憾就是沒有恨。反過來講，這些問題不能解決的話，民眾活都活不下去了，父母之喪也不能辦理喪事，這個時候民眾當然對於你這個國君當然有怨恨的。你能夠辦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是實行王道，王道不但是做天子要行王道，做國君也要實行王道。實行王道怎麼實行法子呢？那就是要實行仁政。仁政這個仁，比如說你做國王，你做國王不要想著自己怎麼享受，你前面講的你盡心焉耳矣，你盡心為著民眾生活、養生喪死，你的心思就放在民眾這個身上，讓他們養生喪死一切沒有遺憾，這是你仁政一個開始。也就是說你實行仁政，政治也行王道，基本的就是教民眾養生喪死無憾。有這個基本的治理基礎了，然後一步一步的，王道很多，仁修滿了以後就是等於道德了，你是有道之君了，但是這個是王道的開始。

再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畝之宅，這是按照古時候那個井田制度來講的，井田制度土地規劃的時候，能夠種農作物的土地劃成九

個方塊，劃出的結果就像一個井字，井字中間一塊這是做公家用的，四邊一共有八個方塊田，八個方塊田就是授給一般農夫，讓他們自己耕種，這是私人的田。中間的一塊是公家的田，旁邊八個區域這個田，一家農夫可以分一塊，可以說是有一百畝。在這個一百畝之中，每個農夫一百畝之中，可以提出五畝，五畝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就在田邊二畝半建築一個住的房屋，在這田的附近，他可以在耕田的時候住在那裏。另外兩畝半就是建築在社區裏面，這個社區是一個村莊這一類，合起來有五畝。在五畝之宅，宅就是住的房屋旁邊種的桑樹，種樹只能在住宅區種樹，不能種在田邊，種在田邊的話，種的稻穀這一類受影響。所以他只種在五畝之宅房屋的旁邊，利用這個土地來種樹。種的什麼樹呢？種的桑樹，種了桑樹以後可以養蠶，以桑樹葉子養蠶，然後抽絲做成帛，這個絲織品。這樣的話每一家的農人種樹可以養蠶，五十者，年歲到了五十歲的時候，可以衣帛矣。衣帛可以穿上好的、保暖的衣服了，衣帛這個帛就是絲織品。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家裏養的畜生，畜生不外乎是養的雞、豚（是豬）、

狗、彘(跟豚一樣也是豬，有小有大的不同)，畜是畜養。家裏養的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也要講究養的時候。養的時候是什麼呢？就讓這個雞豚狗彘，讓牠們繼續能夠繁殖。繁殖比如說雞讓牠能夠生蛋、然後再孵卵、再抱出小雞出來。狗也是如此，豬這一類可以讓牠懷孕，什麼時候懷孕，懷孕之後什麼時候生產，你這個家裏養的這些畜生，都要懂得什麼時候待牠好好的，讓牠自己能夠繼續的繁殖，這叫不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養了這些家裏的畜生，養得很好，只要讓牠繼續能夠繁殖的話，七十歲的人可以食肉了。古時候吃肉也不是每天的吃、經常的吃，這個含有很多的意思。儒家的學術思想也是不鼓勵吃眾生肉的，動物肉也不能夠隨便吃，什麼時候吃呢？在祭祀的時候、在有重要的客人來的時候，招待客人，或者是過年、過節的時候，可以吃動物的肉。但是到了年歲七十歲的時候，年紀老了可以不限時候，可以吃肉了。七十可以食肉的話，這要家裏的雞豚狗彘能夠養得很好，讓牠能夠繼續繁殖。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百畝之田，就是井田制一個農夫之家，他能夠接受

國家分配給他一百畝農田。一百畝的農田，你政府裏面，就是國君不要奪他的農作的時間，這樣的話讓他在春夏秋這個三時，他可以春耕夏耘秋收，這個時候他的農作物收成很好，「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數口之家就是農家他家裏的人口，有的有好幾口，不一定是八口、有的是六七口，這叫數口之家。這個數口之家你只要不要違背他農作的時間，不要奪取他的時間，他這個家就可以沒有饑了，就是有得吃了。

除這個以外，你做國君的時候，上面所講的都是民生——民眾的生活，民眾生活解決之後，那就是教育很重要。所以「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庠序是什麼呢？周朝的學校叫做庠，殷朝的學校叫做序，孟子在這裏把周朝殷朝兩代的學校合起來講，那就是說你要辦教育，舉辦學校這個教育，你要謹慎的辦理。謹慎的辦理是怎麼樣呢？最重要的除了培養那些受教育的學生們如何從事他們技能的教育以外，最重要的是講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孝悌之義，申之以孝悌之義，教學生懂得孝道，悌就是如何尊重自己的兄長，把這個孝悌之義教好了以後，學生

在家庭裏面懂得如何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再把這個道德教育推廣到社會上，這個就發生很大的影響，怎麼樣呢？「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能夠謹庠序之教，孝悌之義都教育好了以後，這些頌白的人，頌白就是到了年紀的人頭髮就慢慢的變白了，變白是變了一半，頭髮一半的白髮，一半還是黑髮，這叫頌白。頌白之人在古時候大概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五十歲就開始頭髮慢慢白了，白到一半到後來完全白，這裏指的一半，不必等頭髮完全白了，只要這個頭髮白了一半，拿年齡來講，五六十歲這樣年齡的人，他可以負戴於道路矣。負戴於道路就是運送這些東西，比如說糧食、其他的用具。負是背在背上，戴是頂在頭上，頌白之人就不必在路上運送東西了，他就可以不用做這些事情了，因為這個體力已經慢慢衰了，所以不必負東西、戴在頭上戴東西。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到了七十歲，穿的這個帛、穿好的衣服，能夠吃肉。黎民，黎是頭髮黑的年輕人，他們吃得飽、穿得暖，叫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你能够這樣，老年人可以不用工作，可以衣帛

食肉，年輕人也不受饑寒這樣的苦，果然這樣做的時候，然而你不王者未之有也。你在你的國內不是一個王者，或者是不能夠王天下，天下的人不歸於你，孟子說我還沒有看得到，沒有這回事情，那意思就是說只要按照上面去做的話，你一定是一個王者。

下面從反面來講，孟夫子的文章、說話，那可以說是非常好，「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如果說狗彘食人食，家裏養的狗養的豬，牠們有牠們吃的東西，牠跟人的食物不相同的，如果說因為年成好，人的糧食很多，讓牠們狗彘這些動物來吃人的糧食，而不知檢，檢是檢肅，不能因為糧食富足了，就讓狗彘也來吃了，這個時候應該要講究把這個糧食儲存起來這一類。如果不如此，讓狗彘來吃人食。還有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塗是路上，道路上有人餓死了，國家不知道把國家儲存的糧食拿出來救濟一般飢餓的人。這樣做的時候，結果「人死則曰非我也」，國內的民眾死的時候，你做國君的人說了，不是我要他死的，「歲也」。歲是這一年的農作物沒有收好、沒有收成，這是饑荒之歲。「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你這樣說那個路上餓死的人，你沒有拿國家的糧食出來救濟飢餓的人，同時你平時也不知道儲存糧食，你說造成飢餓的不是你，責任不在你，是這個年歲不好，這個就如同刺人而殺之，你拿一個武器把人家刺殺了以後，還說這不是我殺的，是兵，兵是武器，是這個武器來殺人的。你講那個話，人死非我是歲，何異於，何異於就是有什麼不同呢？把人家刺死說不是你刺的，是這個兵是武器刺殺的，這有什麼不同呢？

說了這個以後，孟夫子就說了「王無罪歲」，王你不要歸罪於歲，歲這個字在這裏就當凶年來講，農作物沒有收成、收成不好，這個凶年，你不要把這些責任歸罪於凶年，「斯天下之民至焉」。你一切責任要自己負擔起來，要講究怎麼樣真正的使民眾能夠在民生問題不饑不寒，再講究庠序之教、甚至孝悌之義，這個時候天下之民自然至矣，都會歸向于你。就照應前面講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你要想想看，你能夠這樣做，你是不是這樣做了？你這樣做的話，你就是不必憂患自己國內的民眾不加多，天下之民都會到你這個國家來。

這章書孟子是教他怎麼樣注重解決民生問題，以及講求道德教育，這是這一章書的兩大要點，在古時候當國君的人、甚至於當天子的，這兩個一個是養民、一個是教民，兩大要點。這兩大要點做了之後，那就可以王天下了。

(四)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他跟孟夫子說，「寡人」就是梁惠王稱呼他自己，「願安承教」，我願意安然的、很安心的來承受你老人家的教導。「孟子對曰」，孟子一聽梁惠王這麼說，他就說了：「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如果說是殺了人，殺人不是徒手殺，用一個梃一個刃，梃是杖、比如說拐杖那一類的東西，一個木棒子，刃是一個刀，用這個杖、用這個刀，這兩種工具殺人，有沒有不同呢？「曰，無以異也」，梁惠王說沒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呢？以杖殺人也把這個人殺死了，用這個刀、用這個刀殺

了人，也是把這個人殺死了，用的工具不同，把人殺死了，這個結果是一致的，是一回事情，所以說沒有不同。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再繼續說，一聽惠王說這個沒有不同，下面就說把這個殺人的刃與辦政治這兩樁事情連在一起講，比在一起講。以刃殺人與政治殺人，有沒有不同呢？「曰，無以異也。」挺與刃是殺人，再拿這個與政治殺人相比，也沒有不同，一樣的。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孟子開始就說了，假使這個國君，庖是廚房裏面，廚房裏面有肥肉，自己享受的，廄有肥馬，養馬的那個馬廄裏面，馬餵得很肥，這是你的生活、你的享受。可是外面的，「民有飢色」，有飢餓的國民沒有飯吃，吃不飽有飢色。「野有餓莩」，在野外，你這國君的城市以外，這個野外有餓死的人，餓死了叫莩、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率這個字在這裏文言讀法讀碩，碩就是率領的意思，你這樣庖有肥肉，廄有肥馬，使得外面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你就是帶著吃人的猛獸來吃人是一樣的。「獸相食，且人惡之」，禽獸互相食，比如說大動物老虎吃小動物，水族裏是大魚吃小魚，那是獸相食，這些獸相食一般人看起來都

是惡之，看都看不下去，很厭惡，就厭惡那些大動物吃小動物，看著都不忍心，「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你為著人民的父母，做天子也好、做諸侯也好，甚至於做地方的行政官長，都是父母官，都是拿你治理之下的民眾當作自己的兒女，你就是民眾的父母，所以為民父母行政，替他們辦政治，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免不了率領猛獸來吃人，這個就是前面講的野有餓莩，民有飢色，造成這個有飢色、有餓莩是你自己享受，不顧民生，就等於是率獸食人。你做民父母行政辦到這種程度「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在，惡當何字講，讀平聲，何在其為民之父母也，你怎麼能夠稱得上是民之父母呢？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夫子把這個講完了以後，就舉古人，古人有一個風俗，用俑、俑是木偶，一個人死了以後，其他的人用木頭雕的像個人一樣的人像，這叫木偶。用這木偶來陪葬，陪著這個死去的人，陪他一起下葬，就是俑。這個俑之前，一般只用什麼呢？用草紮起來，用草紮起來做一個形狀而已，用那個草來陪葬。到後來是進一步用木頭雕的像個人偶，這叫俑。一旦用人偶、用俑

來陪葬的時候，孔子一看，這就不對。為什麼呢？俑雕出像個人的形狀，什麼事情不能開端？一開端了以後，就可以用這個木頭的人偶，到後來就逐漸逐漸使得那些殘暴不仁的人，用活的人去陪葬，可能有的後果。所以孔子（仲尼就是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開始作這個俑的人——就是做木偶陪葬，開始做俑的人，其無後乎，他大概沒有後代子孫了。為什麼呢？用心不正，開了這一個殘忍的、罪惡的一個開始。雖然在開始是做一個木偶，就是因為這木偶像個人，雖然木頭是沒有人的生命，但是他指向一個人，在孔子看起來都不好。所以孟子說了「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始做俑的人大概沒有子孫、沒有後代了。為什麼呢？孟夫子說了，「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因為這個木偶像個人，雕成人像用來陪葬，這在孔子看起來都不對的。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拿這個來看，孔子認為用人偶指像個人樣子都不好，都沒有這個道德了，那你做國君的人，讓民眾飢餓、餓死，如同那個率領野獸吃人，那你比那個始做俑怎麼比法子呢？始做俑他還沒有率獸食人，你使得你國

內的民眾沒有糧食吃、飢餓而死，就等於率獸食人一樣，比之於作俑的人，你的罪過比他多多少倍數。

這是讓梁惠王了解，梁惠王前面講我願意承受你老人家的教導，孟夫子不說別的，就拿這些事情來教導他，你要我教導，那就是你要把這國家治得好，你治國最重要的你要注意民生，你民生辦不好，就是等於率獸食人一樣。孟夫子那真是一個大賢人，大家稱他是亞聖，這實在是。要不然我們現在一般人說，一個國君求教於你，你說一些恭維的話就不錯了，他不是如此，他是真正教導他，教他實行仁政。

儒經選讀講記(二) 【孟子選講】

(五)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梁惠王這次又跟孟夫子談話了。他說我晉國，天下沒有比我晉國更強了，「叟之所知也」，叟是稱呼孟子，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梁惠王為什麼講晉國呢？在春秋時代晉國是一個大國，晉國之內有六家卿大夫，卿大夫就掌重要的政權，到後來六家被韓趙魏這三家把另外的三家逐漸逐

漸的消滅了、併吞了，併吞到後來韓趙魏三家。到後來韓趙魏三家各自就獨立成為一個國家，魏國、韓國、趙國，每個國家都還是以晉國自居，所以他還是稱呼晉國。韓趙魏三家大夫成立國家，就是由春秋時代進入到戰國時代，這是戰國時代了，他說我們晉國是天下沒有那個國家比我晉國強，這孟夫子你老人家知道。「及寡人之身」，到我這個身上，我來做魏王的時候，「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東邊跟齊國作戰，打敗了，這還不算，我的長子就在作戰之中陣亡了。「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在西邊我喪失了土地給秦國，有七百里的土地。「南辱於楚」，在南邊我受楚國的侮辱，不只一次的侮辱，「寡人恥之」，我很覺得羞恥。「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我願意，比是代替，代替死者，最重要是他長子，還有其他作戰死亡的人，我願意代替那些死者壹洒之，這個三點水一個西字，在這裏跟那個洗刷、洗東西、洗衣服那個洗是一個字，我願意代替死者壹洒之，洒就是洒除掉、洒除掉那些恥辱。如之何則可。你老人家認為有什麼辦法能夠洒除這個恥辱，代替死者報那個仇恨。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你是個大國受了這些恥辱，你要想怎麼樣

的報復人家，維持自己的強國，孟子認為這個不是辦法。你的辦法應該怎麼呢？實行王道，實行王道不在乎你的國土地面積是大小，就算是一百里見方的土地，都可以實行王道。這個一百里比如在周朝，周朝武王伐紂以前，文王是在西北這個小國家，他的土地只有一百里——一百里見方的一個小國。那個時候還是殷紂王的朝代，文王那個時候三分天下有其二，殷紂王的天下諸侯，有三分之二的諸侯國都來歸向于文王。可見得你要把自己的國家治得好，一百里這樣的地這個國家都可以實行王道。

「王如施仁政於民」，你要實行王道，你必須要實行仁政，實行仁政於民，把這個仁政施給老百姓，一切合乎仁義這個政治為誰做的呢？為老百姓做的，叫施民。怎麼樣施民法子呢？「省刑罰」，對於老百姓有犯什麼罪的時候，你不要太苛刻了，盡量的減輕、減少，省刑罰。「薄稅斂」，向老百姓徵收稅收，稅斂就是稅收，要盡量的減輕。「深耕易耨」，讓老百姓他自己深耕，耕種得很好。易耨是耘草，耨是耘草、除草的工具，讓老百姓能夠春天耕種得很好，夏天耘草也耘得好。易耨是

什麼呢？田裏的雜草把它除掉，讓禾苗很順的長得好，易就是簡易，除了雜草以後，禾苗很簡單，沒有其他雜草來妨礙它，它長得很好，叫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年輕力壯的人在工作之餘，在農事以外的時間，還有暇日，你教他們，修就是學習，學習孝悌忠信，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再說人與人間的來往，以至於國君，都要取信於人，都要講忠厚之道，所以讓他們學習孝悌忠信。孝悌忠信學了以後，「入以事其父兄」，入是在家庭裏面，他能夠對父母知道孝順、對於兄長知道恭敬。「出」呢，推這個孝悌忠信之道「以事其長上」，到外面對於年長的人，你在公家做事，機關首長都是你的長上、你的主管，你對他怎麼樣的來接受他的指導、怎麼樣尊重他。這樣的話，如果你這樣的一方面讓農人深耕易耨，一方面又教民眾孝悌忠信，整個社會風氣都改了、都淳厚了，那麼「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你不是要問怎麼樣壹洒恥辱嗎？我可以告訴你，你照上面這個辦法實行的結果，這是仁政，仁政實行的結果，你就可以讓你國內的民眾，拿這個梃，梃就是拐杖這一類的東西，來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撻就是撻伐，能夠攻擊，攻擊什麼呢？秦國是那時很強大的國家，楚國也是在南方一個大國，你不用別的武器了，你這個國內的

民眾，人人能拿著一枝拐杖——這個槌，就可以抵擋秦楚的堅甲利兵，堅甲很堅固的盜甲，利兵很銳利的武器。

為什麼呢？下面就說了，「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他們那些國家奪其民時，當老百姓農忙在耕作收穫的時候，讓他來替國君辦事，不讓他好好的耕作，就奪其民時了。奪其民時，那有吃的糧食？沒有了，所以不得耕耨沒有糧食，奉養父母都沒能奉養了，沒有糧食給父母吃了。「父母凍餓」，使得父母冬天沒有衣服穿、穿不暖，平常沒有糧食吃、受飢餓。父母都受了凍餓，自己可想而知，有得吃嗎？因此「兄弟妻子離散」，家裏的兄弟妻子都分散了，分散到外面各自謀生去了，或者是當乞丐了，或者是做什麼其他個人的生路了，這個家裏面不能夠團聚在一起了，家裏破壞了。「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那些國君等於把他們的民眾推下水裏面去，溺在水裏，溺在水裏的時候，那些民眾就希望著趕快有人來救他。而你去救他，你怎麼救他呢？你就是不用其他的武器，你只要去的時候，你的老百姓每個人帶著一個手杖、一個拐杖去，那些陷溺在深水的民眾希望你救他，希望你

去救他希望都來不及了，他們怎麼會來抵抗你呢？「夫誰與王敵」，你去征伐他、征討那些國家，不要帶什麼很厲害的武器，你去征他，這個時候誰與王敵，有誰與你王者、與你國王來抵抗呢？沒有人跟你抵抗。」故曰，仁者無敵」，所以說古人講仁者沒有敵人，沒有敵人就是你這個仁政，把自己的國家政治辦好了；鄰國相對的，他把老百姓推到水裏一樣的，你去征討他們的國家，就等於救他們的國民，從那個深水裏救出來，這就沒有敵人，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請你不要懷疑這個仁政。

這是梁惠王希望孟子給他出主意，怎麼樣洗刷他所受的恥辱，孟子告訴他沒有別的辦法，你要是以武力來把這些齊國、秦國、楚國征服了，辦不到，你用再多的武力也是辦不到。那不是辦法，你只有實行王道、實行仁政，這樣的話你就無敵了。

(六)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渟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孟子見到梁襄王，梁襄王是惠王的後人，襄王的襄也是諡號。孟子見到梁襄王出來之後，語人就告訴別人說，「望之不似人君」，看這個梁襄王，望望他不像是一個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接近他、跟他見了面，跟他一談話，沒有什麼威儀，畏是國君有種威儀，讓人一見就是敬畏，他不會

叫人感受到有什麼威儀，沒有什麼可畏的地方。「卒然問曰」，卒然是突然的，一個人說話，你問問題總是有次序的，他是沒有次序的突然問一句話。怎麼問呢？「天下惡乎定」，惡當何字講，天下現在這麼亂，怎麼樣才能夠安定下來呢？「吾對曰」，孟子說我對梁襄王說，「定于一」，你問怎麼安定，我告訴你，定于一。這個定于一是指的什麼呢？古人注解就是仁政，你要辦仁政就是能定于一了，一就是指指的仁政。襄王就問了：「孰能一之」，誰能夠一。下面孟子「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當嗜好，不嗜好殺人的，他能夠一之，這就是仁政，不嗜殺人的他就是仁人，仁人來辦政治就能夠實行仁政，他就能夠使天下安定。「孰能與之」，襄王又問了，誰能夠統一或者贊成都叫與，誰與能一的人呢？比如說有人不嗜殺人，他要施行仁政，誰贊同他呢？贊同他或者是隨從他，這就是與之。

「對曰」孟子對他說，「天下莫不與也」，你只要實行仁政，你要有心安定天下，天下人沒有不與，沒有不贊成你。「王知夫苗乎」，下面說比喻的話，你知道種田的禾苗嗎，「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這是周家的七八月，就等於夏曆的五六月，七八

月之間，就是我們現在農民曆就是夏曆，相當於我們現在五六月間，五六月間禾苗在田裏面正是要雨水來灌溉，才能成長，這個時候發生乾旱、沒有雨。「則苗槁矣」，這個禾苗枯槁了。「天油然作雲」，這個天油然，油然好像沒有、原因沒有，這個是沒有想到它開始雲起來了，油然就是原來沒有的，在一般人沒有想到的，它開始有了雲了。油然作雲，作雲之後「沛然下雨」，沛然這個雨下得很大、很充沛。「則苗浡然興之矣」，這一有雲有雨，苗原來是快要枯槁，現在得了這個雨一滋潤，浡然，浡然就興起來了。

「其如是」，能夠這樣，你不嗜殺人的要定于一的話，他辦理政治就如同這個苗，農夫種的禾苗快要枯槁，天忽然油然作雲有雨，使這個苗又活起來了，你辦政治就像這樣的話，黎民一般民眾得到你這個仁政，大家都會與你，與你就會贊成你這個仁政。其如是「孰能禦之」，禦是把它阻止，這個其如是孰能禦之還是講這個天上起了雲了、下雨下來了，天上這個雲起來，這個雨下來，誰能夠阻止這個雨不要下呢？阻止不住，雨下來，這個苗浡然興之矣，也沒有人能夠叫這個苗不

要興起來，說比喻的話。

比喻說完以後，孟夫子就說，歸結到問題上來了。「今夫天下之人牧」，夫這個是個語助辭，天下之人牧就是人君，牧人牧是什麼？牧養，養民、教民就是牧人，倒過來講就是人牧。天下的人君「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沒有一個人君不好殺人的。「未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引領就是仰著脖子、伸得很長，希望有一個人君出來。「誠如是也，民歸之」，你真能夠不嗜殺人要實行仁政，天下的人民、民眾都是把脖子伸得很高，就像望天上的雲雨一樣的，希望你來。那個民眾都歸到你這邊來，「由水之就下」，民眾歸向于你，就如同那個水往下，流到下面去。「沛然誰能禦之」，水往下流的話，誰能夠阻止水、阻止得住？阻止不住的。

孟夫子這一番開導，梁襄王應該得到啟發。所以看看，在這一章還是歸結到最重要的——你要施行仁政。施行仁政就是從不好殺人開始，不好殺人，你在國內要把民眾治得好，對外不要挑戰，不要對外面要打這個國家打那個國家，不需要。你只要把自己這個仁政實施好了，你就能定——安定天下。

詩經選講

前言

儒家的經典，基本有五經。按照五經的次序，就是這個經的時間次序來講，應該是《易經》在前，其次是《書經》。我們今天不必照那個次序，先就文學開始研究，先研究《詩經》。《詩經》又稱作《毛詩》，為什麼稱作《毛詩》呢？早期的只叫做詩，要詳細的解釋叫做《詩經》。後來時代有變化，中國這個詩，和其他的經典，散失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秦始皇焚書，只有《易經》沒有焚，其餘的經典，都遭遇到秦火的焚燒。到後來在漢朝的時候，講詩一共有好幾家，有《齊詩》、有《魯詩》、有《毛詩》、還有《韓詩》，有四家。其中最完備的是《毛詩》，我們現在就開始研究《毛詩》。詩有序，序有大序、有小序。大序就講一部《詩經》裏面，總體的講。小序就是在每一篇詩的前面有篇序，叫做小序。在《詩經》裏面，這個序比較特別一點。〈關雎〉這一篇開頭講是小序，講了開頭之後，接著中間很長的這一段文字，都是大序，也就是總序，一直講到最後，歸結有幾句，又是〈關雎〉

這一篇的小序。我們根據《詩經》裏前面序文，從小序、大序扼要的來介紹幾層意思。在《詩經》的序一開頭就講，「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這一篇詩，是后妃——古時候國君的夫人叫后妃，是后妃之德也。這一句以後，開始講詩有風、有雅、有頌。〈詩序〉裏面舉《書經》裏舜帝的一句話，講「詩言志」，詩是言志的。作詩就是要用言語，這個言語就是文字，用文字表達他心中的志向。這是中國講詩，從五帝時代就注重詩了，叫詩言志。〈詩序〉也根據《禮記》裏面有一篇〈樂記〉所解釋的，詩是什麼呢？「志之所之」，一個志向的所之，志之所之，之就是向那個目標。詩是指向一個目標，這個志向是從心裏面發出來的。「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存在心中叫做志。發言，文字就是表達聲音的，表達心意的，發言叫做詩，這是關於詩的一種定義。

另外在《周禮》〈春官·大師〉，《周禮》〈春官〉有一個職位，叫做大師這個官，他是「教六詩」。六詩就講詩有六方面的意義，六詩叫六義，詩的六義。六詩按照《周禮》〈春官·大師〉那裏所講的次序，一個是風，風就是《詩經》裏面所講的

〈國風〉，第二是賦，賦就是詩詞歌賦的那個賦，漢朝寫的文章那是賦，《漢賦》很有名的，那叫賦。第三叫比，比就是比喻，拿種種的事物來比喻。第四叫興，興當起字講，興起來。第五叫雅，《詩經》裏面有〈小雅〉有〈大雅〉。第六叫頌，頌就是古代天子，有了國家之後，他要建立宗廟，祭祀他的祖宗，不忘祖宗的恩德。因為有祖宗恩德，才有天下，所以要建立宗廟。祭宗廟的時候、祭祀的時候，要有詩，要唱詩，要奏音樂，那音樂的詞就是詩，這個詩就是頌。頌什麼呢？一般人講歌功頌德，天子祭宗廟就用詩、用音樂歌頌祖宗的功德。

詩有這六個意義，不過到後來，我們學詩的人，把風、雅、頌整理過，風在《詩經》裏有十五〈國風〉。雅分開來有〈小雅〉、有〈大雅〉。頌是後邊的有〈周頌〉、〈魯頌〉、〈商頌〉等等，在《詩經》裏面。另外就是賦、比、興，這三種你無論作風也好，作雅也好，作頌也好，都有這三種意義，賦、比、興。賦是文字直接的平鋪直敘，用言語說出來，這叫賦。比呢，用比喻，花草樹木鳥獸蟲魚來做比喻，用這個事物比喻另外一樁事情。興呢，跟比意思很近，比用花草樹木鳥獸蟲魚，興也

離不開這些東西，但是它稍微有一點不同，興是在詩的開頭，它所以叫興，興起，由它開頭先說別的一種事物，引起來後面的意思，後面的意思才是作詩的一種本義。興是用各種事物引起來，作個引子，那是引導的意義，由它來引起後面詩的本義，但是它所用的事物跟比都是相同的。所以《十三經注疏》本子，孔穎達分析就說了，賦、比、興是作詩的方法，風、雅、頌是詩的體裁，詩的體，這種講法比較好懂。但是有人就不贊同這種講法，他們認為按照詩的六義來講，這六個都是講詩它的本義，所以有人不贊同把賦、比、興三者作為作詩的方法。但是拿這三者用在作詩的方法來講好懂。我們研究詩的時候，處處都遇到這三種。

至於詩講風、雅、頌，風是《詩經》裏面十五〈國風〉，每一國家都有他的民風。就拿周家來講，周天子，這在早期西周，他派了朝廷裏面一些官員到各國，周家那個天下，封的各國諸侯很多，有南方有北方，東西南北四方很多的國家。很多國家的民風不一樣，民眾所需要的不一樣。周天子派朝廷的官員到各國去，蒐集或者採訪各國的民風，就是後來蒐集在《詩經》裏面各國的〈國風〉，這些詩就是〈國

風》，等於我們現在講各地方的民歌、民謠這一類。它就把各地方人民的心理、人民的苦與樂等感受，用詩把它寫出來。這些民歌，周天子的官員採訪蒐集回去，周天子制定政策的時候，可以做重要的一種參考。也拿這個來指導各國的君主，可以從各國民風裏面，了解各國民眾所需求。他們怎麼樣替民眾辦事？就要針對民眾所需要辦的那樁事情，就要替老百姓辦那樁事情，這是〈國風〉的重要。後來有雅，有〈小雅〉有〈大雅〉。雅是很純的，無論是〈小雅〉是〈大雅〉，講的都很純正的政治上面這些事情。根據〈詩序〉裏面所講，雅當正字講，正是指天子要行的是王道，王道這個政治，辦得很好很正，這叫雅。王道的政治有小有大，政治在現在講政治事務，政治事務有小的事務，有大的方面的事務，所以雅有〈小雅〉有〈大雅〉，這是〈詩序〉裏這種分法。也有人有其他的講法，那我們不必都要那樣考據了。頌是什麼呢，〈詩序〉裏面講讚美祖宗的聖德，用文字來形容那種聖德，講好懂的話，就是歌功頌德，是告祖宗告天這種神明的。所以這個詩有四種，風、〈小雅〉、〈大雅〉、頌。

前面研究《詩經》應當要了解這幾方面意義了解之後，我們現在就開始研究這個詩了。詩開頭就是在〈國風〉前面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周南〉，一部分是〈召南〉。〈周南〉、〈召南〉，周是指的周公，周公旦。孔子最尊敬的聖人就是周公，他名字叫旦。召公奭，奭是一個大小的大，兩邊在大字一橫下面，兩個百字，那讀是，召公奭。這兩公周公、召公，把文王的道德教化，推廣到南方。這在《詩經》裏面有很多考據，南方指的那裏？南方地區很大，現在不必那樣考。就是由周公、召公，分別把文王的教化推廣到南方，凡是受過周、召二公教化的那些國家，分別叫周南、召南。在這二公所教化的地區，這地區包括很多國家，在那裏採集回來的詩，周公教化的地區，叫〈周南〉。召公把文王的教化推行的那個地區，叫〈召南〉。這兩部分詩，在《詩經》裏面講，最純粹。講的都是夫婦兄弟這些人倫正常的道理，講究人倫的道統。所以孔子叫他兒子伯魚，你學詩沒有啊？就是問，「女為周南、召南矣乎」，這是問的，學詩啊必須學〈周南〉、〈召南〉。因為〈周南〉、〈召南〉講的就是人倫道德，非常純粹。這個了解以後，這個詩裏面序文，重要的意義都跟各位介紹了。

關 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現在我們就看〈關雎〉這一篇。〈關雎〉小序就把大序包含在其中。現在我們看〈關雎〉這一篇，先跟各位介紹〈關雎〉這一篇的小序。開頭就講，「關雎后妃之德也」，這前面開頭就講了。後面就講到，〈關雎〉這一篇是「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關雎〉這一篇是歡樂的，歡樂什麼呢？得到一個淑女，非常賢慧的淑女，

來配這個君子，配就是配偶，做君子的配偶。這篇詩，你按照詩的文辭來看，好像是在談戀愛，但是這戀愛的愛，〈詩序〉裏面所講的，「愛在進賢」，求的是賢慧的一個女子，在她的品德。「不淫其色」，求這個淑女，不是在色這上面。色是講這個淑女是不是很美，這是講色這方面。這裏講這個淑女，不是講外表很美，而是講她內在的賢，內在的品德好。這樣看起來，雖然在後面的文辭裏面講，當君子來求配偶的時候，求得白天也求，夜間在睡眠的時候也想，甚至於想到睡眠也睡不好。但是呢，沒有「傷善之心」，他的目的是求一個很美好品德的一個女子做他的配偶，這是很正的，這是夫婦人倫的開始，是這一篇詩主要的宗旨。人倫之道就從〈關雎〉這一篇開始，同時是王化之基，王者教化的一個基礎。現在我們就看這個詩了。這是〈國風〉，〈國風〉以〈周南〉開始。

這一篇詩按照章法來分析，古時候分為三章，到後來分為五章，五章就是好記，四句是一章。四句一章，五章一共二十句。後面介紹，「關雎五章，章四句」，五章來講，每一章四句詩。「故言」，故言就是古時候的。分為五章是新的分法，舊的分

法就是故言，有三章。第一章是四句，後面兩章每章是八句，這個也好記。現在我們就開始看，無論是新的分章、舊的分章，開頭四句都是第一章。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開頭四句這一章，前面兩句，按照作詩的方法是興，興當起字講，由興來發起，發起後面兩句話的本義。為什麼用「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這兩句詩作為發起呢？先看看「雎鳩」，根據毛亨的解釋，關雎叫做雎鳩，雎鳩叫做王雎。這種鳥好像鷹子一樣，鷹就是天上飛的那個，我們現在講某某政治人物，有的屬於鴿派，有的屬於鷹派，鷹就是兇猛的。王雎就是形狀像個鷹子，但牠不是鷹子，形狀長得有點像。也有個名字叫做摯，摯是執著的執，下面加一個手字，那個摯字。這個摯字，古時候跟上面一個執著的執字，下面一個鳥字，那個鷖字，這兩個字是通用的。所以毛亨講雎鳩就是王雎，王雎這個鳥，摯而有別。在河之洲，洲這個字，在現在的本子，洲左邊有三點水，右邊是那個州字，古本子沒有三點水，就是右邊是那個州字，右邊那個州字是個川字，河川的川字，河川每一豎每一筆有一點，川字加上三點。那

個三點代表河水中冒出來一個土堆子——沙土堆子，這叫做州，這在一個河川裏面講叫州。我們要就整個世界來講，講究地理的常識，世界有幾大州，有亞州、有美州、有歐州、有澳州、非州，這些州都是沒有水字邊的，這叫州。我們現在人總是感覺世界上陸地比較多，實際上水比較多，這些五大州的陸地都是從水上冒出來一個州而已。在這裏在河之洲，在河水裏面，那些冒出來的沙土的州。雉鳩這種鳥，關關是牠叫的一種聲音。毛亨的解釋，關關是和聲，雄雌一對鳥叫起來，很和諧的這種關關的聲音。叫起來關關很和諧的聲音，這種雉鳩在什麼地方呢？在河之洲。雉鳩這個鳥，牠經常是在水面上，捕水裏的小魚做牠的食料，捕魚來吃的。有些人把牠解釋為水鳥，實際上不是水鳥，牠是捕魚做食料的一種鳥，實際上牠是鳥，不是水鳥，居在河州上，有時候也居在其他的陸地上。當牠在河之州，因為河州上沒有什麼人去的，很隱蔽的地方，這種鳥很特別，雄雌兩性的鳥在選擇配偶的時候，就像我們人類，男女雙方選擇配偶的時候非常慎重。一選好了以後，發生了交配了，就等於我們人類選擇配偶，選好了以後，結為夫妻了，就是終身相守而不再分離的，人類講白頭偕老，雉鳩也是如此。選定好配偶，就不再選另外的配偶了。

另外呢，睢鳩，毛亨的傳解釋，「鳥摯而有別」，摯這個字可以跟執字下面有個鳥字，跟鷺是通用的。在這裏講，摯根據鄭康成的解釋，把這個摯當作至講，就是止於至善的那個至字。毛亨只講鳥摯而有別，鄭康成把這個摯字解釋為至善、至厚的至。有別呢，先看鳥摯，這種鳥兩性選擇配偶選定了，確定了，確定兩性的情感至了，情感至厚，到了最濃厚的時候，就是結為夫妻了，鳥這一類發生交媾就是交頸，人類叫做交媾。到了感情最濃厚的時候，雄雌兩性在交媾的時候就是摯。而有別，別是什麼呢？這兩性不在交頸的時候，不在交媾的時候，而有別，兩者是有分別的，不是永久的一直兩者在那形影不離的，不是那個樣子。發生情感的時候在一起，這種情感交接完畢之後，各自分開來。這個鳥什麼呢，牠這個特別，在沙州上站在那裏，無論是雌性的鳥、是雄性的鳥，個別的站在沙州上，這就像我們人，古時候講夫妻這個禮。古時候建築物，夫妻在自己房間裏面，叫做室，男女居室居在夫妻的房子裏面，這個居室寢室裏面是夫妻，離開夫妻寢室之外，那就是男女有別了。夫妻一出寢室到了外面，跟家裏的父母、兄弟，個別有個別的禮儀，所以夫婦有別。鳥摯而有別就是這個意思。在情感交媾之後，各自有分別。以這一對鳥來作

為這篇詩的發起，詩的意思，這種雝鳩鳥叫的關關和諧的聲音，在河的沙州之上，聽起來那麼美好。

這樣的聲音讓我們人一聽的時候，詩人一聽就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想起人倫上。窈窕是根據毛亨的解釋，窈窕這兩個字是幽閒的意思。幽閒是女子居在家裏的時候，就在房屋裏面，一般人講某某人他在家裏，深居簡出。深居就是居在房屋裏面最深一層的屋子裏面，幽閒就是住在房屋裏面很深的地處，閒是很賢淑、很幽閒的。淑女呢，淑當善字講，淑女就是很善的，意思就是她的品德很好，這種女子。君子好逑，逑這個字當匹字講，匹又當配字講。意思就是說，像這種居在家裏，這麼幽閒的品德好的女子，應該是做一個君子的好逑——美好的一個配偶。好就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最理想的一個配偶。現在我們再研究，窈窕淑女指的是誰？君子好逑的君子指的是誰。這個在毛亨傳毛亨的解釋，以及鄭康成的解釋，他們兩位解釋，都沒有提到淑女是誰，君子指的是誰。

根據清朝胡承珙，他注了一篇《毛詩後箋》，鄭康成注解的叫《鄭箋》，他那個

《毛詩後箋》裏面，引用前人的講法，他說根據傳文裏面講，窈窕淑女這個淑女是指的后妃，君子應該指的就是文王。這個講法雖然毛亨傳、鄭康成的箋，都沒有說明解釋，淑女是不是指文王的夫人太姒？這兩者都沒有說明，君子也沒有說明是文王。但是根據胡承珙引用前人好幾家的講法，這個前人所指的也引用了漢朝漢儒的解釋，把這個淑女指的是文王的夫人太姒，君子就是文王。而且文王求太姒的時候，求做配偶的時候，那個時候文王還是在西方，是一個諸侯的國君。根據漢儒所講的，所以胡承珙說君子是文王，淑女指的是太姒，這是古人的講法。

我們現在再根據有一位王禮卿教授，王教授現在也不在人世了，他是中興大學的教授，王教授注了一部《四家詩旨會歸》，就是齊、魯、韓三家加上《毛詩》，四家詩的《會旨》，會合四家詩的宗旨，實際上他是每一篇詩都把四家的詩解釋，都把它會合起來，然後自己再加以融會貫通。這部著作也可以說在我們現代來講是首屈一指，沒有人能夠下這種工夫，也辦不到的，寫不出來這一部著作。王老教授他也分析，他根據前人很多注解，也定為君子指的就是周文王，淑女也是指文王的夫

人太姒。為什麼呢，《詩經》在〈國風〉開始就是〈周南〉，〈周南〉第一篇詩就是〈關雎〉，而且根據詩的序文，以及毛亨的解釋，毛亨解釋既是講后妃，〈關雎〉是講「后妃有關雎之德，是有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這是毛亨解釋的。再加上前面講〈關雎〉是講后妃之德，有后妃的盛德，特別把這一篇詩，列在〈周南〉的第一篇，可見得用意是講夫婦人倫的開始。夫婦人倫的開始，就是由於文王的教化，文王教化由周公推行到南方來，南方受到教化，所以在南方詩人作的這個詩，就是以文王求太姒這個配偶，拿這個作詩的材料，做了這一篇詩來，以這一篇詩作為我們學詩的開始。學詩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正人倫。夫婦是人倫之端，從人倫的開端就要講究正道，這一篇詩既是〈周南〉王道教化的第一個基礎，因此就定為文王求太姒，這是可以決定是不會錯的。

這一章詩把這個主體宗旨定出來，詩人作的詩指的淑女就是太姒，君子就是文王，讓後人學詩就從這裏開始學。「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就是拿這個雎鳥、雎鳩發起了文王求太姒，這個人倫的開端。我們學詩，最重要的就在此處來學。我們現

代有很多人說〈關雎〉這一篇是純粹男女言情之作，所謂言情之作就是男女談戀愛的這篇詩，這種講法是曲解了，曲解詩的本義，所以我們把這個本義探究明白，雖然花的時間多一點，但是這個非常重要。把這個研究明白之後，後面研究那一篇詩，都能把握這個原則，那就不會曲解。再下面，前面是一章，按照三章的分法，後面八句是一章，最後又是八句一章，雖是這樣分，講的時候，還是四句作一個段落。下面就是第二章，第二章八句，我們先看前面四句。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參差，就是長短不齊的樣子。這個參差不齊是形容誰呢？形容荇菜。荇菜這個荇字，學術名詞叫做接余，接余是一種普通的野菜一類的。這種野菜在古時候，后妃嫁給天子，做天子的夫人之後。天子在祭祀之前，需要后妃幫助採這些荇菜，來做為祭品。為什麼要採這些野菜做祭品呢？天子在祭祀的時候，除了重要的祭品之外，還有天下一般的物品，這叫庶物。庶是庶民的庶，就是當眾字講，還有普通的那些物品，由后妃來幫助，採來以後做為祭品的一種用處。在這裏講，「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或者是左，或者是右。流之呢？流之是當求之講，毛亨傳所講的，流是求也，他說「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苜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他的解釋很清楚，后妃她有關雎之德，關關雎鳩那樣和諧，也有雎鳩的夫婦有別那種品德，有這樣品德的后妃，她才能夠求苜菜、備庶物，來幫助供宗廟的祭品。

前面是毛亨這樣講。要是鄭康成的注解，與毛亨的注解有一點不同。鄭康成在《十三經注疏》裏面就講，鄭注就是箋——《鄭箋》，他說左右，是當助字講，當幫助的助。這個后妃將要預備苜菜的時候，必須有助而求的，有所求。這指的是什麼呢？這是指的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皆歡喜為后妃來辦這種事情。左右流之，就是三夫人以下的，幫助后妃來求這個苜菜。照這個講法，窈窕淑女指的就是后妃，在這裏按照鄭康成的解釋，是三夫人以下，這就是把淑女解釋為三夫人以下的，這稍微與毛亨傳解釋不同的。這個在古人以及王禮卿教授定為：這個左右流之是后妃自己在求之，不是三夫人以下的那些夫人、那些嬪妃在求之。我們稍微把這個辨別。這兩句也是興，以這兩句來發起，發起後，「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窈窕淑女指

的就是，她能夠求苕菜，這是后妃的職務。像這樣的淑女，寤寐求之。君子寤寐，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睡覺睡醒了叫寤，睡眠入了睡的時候叫做寐。那就是說，無論在白天清醒的時候，在夜間睡眠的時候，文王都在那裏求，求得像那樣合乎理想的淑女，窈窕就很幽閒，善的、美的那種淑女。這種淑女可以幫助文王來求苕菜，做為祭祀宗廟的一種祭品之用。這是第二章的前面一段，還是拿參差苕菜，左右流之，來作為發起，發起就是引申後面這兩句。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再看到後面這四句，按照新的分章，就屬於第三章，但是按照舊的分章法，這還屬於第二章。「求之不得」就是「寤寐思服」，是文王在求這樣的后妃，后妃指的就是後來嫁過來的太姒，現在正在求，不知道是不是太姒，是求淑女，這樣理想中品德好的淑女，一直在求。上面講的寤寐求之，文王在寤寐求之，還沒有求到的時候，這叫求之不得，還沒有求得的時候，寤寐思服。寤就是醒過來的時候，寐就是睡的時候。思服，服這個字，我們一般認識這個字，服就是當衣服的服，或者是服

從的服。但是在這裏解釋，服當思字講，所以《毛傳》說，「服，思之也。」思之就是思想之中的那種淑女。思想怎麼想法子呢？寤寐都在思，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在思。既是服字當思字講，這個思字在這裏，就是一個語助詞。如果把這個思字也當思字講的話，那就兩者都是同一個意義的，同一個意義就是疊字，重疊的意思。重疊的意思在古時候，造句也有這個例子，不嫌其為重疊。要照毛亨傳來講的話，這個思服的思字，只是當語助詞來講，它是形容這個服的，服就是思。求之不得，他在寤寐，睡眠的時候、在清醒的時候，都是在思，思怎麼樣能夠求到這樣好的淑女做為配偶，做為后妃。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呢，也是當思字講。《毛傳》和鄭康成的注解，這個悠都是當思字講。第一個悠哉，哉是個語助詞，就是思。悠哉再加上一個悠哉，加強的語氣，悠哉悠哉，悠當思，「思之哉思之哉」，形容文王一心在那裏思想。前面講寤寐思服，寤寐是怎麼說法子呢？下面講輾轉反側，輾轉，醒的時候固然在思，睡眠的時候也在思。睡眠在思，就不能夠入睡了。在現在來講，一般人心思很重，

在睡眠的時候失眠了，失眠就睡不著。形容失眠了，失眠就是為了在那裏想，思想又思想，不斷的在思想，叫悠哉悠哉。

失眠是什麼狀況，輾轉。輾轉這個輾字，輾就是轉。根據古人的注解，這個有車字邊的輾字，本字就是不要車字邊這個展字。我們一般認為這個展字，就是展望、展覽這個展字。在《說文解字》裏面講，展當轉字講，展就是轉。在這裏講輾轉，輾轉這兩個字用在一起，好像是重復了，這在《詩經》裏面造句往往有這個例子，兩個字意思相同用在一起，不嫌其重復，而可以增強它情感上的一種表達，所以這是不嫌乎重復。再說這個反側，反側根據後面詩句裏面解釋，古人的字典裏面，有一部辭典叫《廣雅》，它講輾轉就是反側，反側是什麼呢？後面有一篇詩叫做《何人斯》，《何人斯》裏面根據鄭康成的解釋，反側就是輾轉。所以在這裏講，輾轉反側是同一個意思，這四個字實際上就是輾轉，也就是反側。這種輾轉反側，毛亨只是解釋輾字是當思字講，沒有進一步解釋，鄭康成解釋所謂「思之哉思之哉」，這種輾轉反側，是「臥而不周」。臥是睡眠，睡眠叫臥，我們一般講寢室叫臥室，臥

而不周叫做輓。一直睡，睡不好，周是什麼呢？一睡眠就進入睡眠的狀況，就睡著了。睡不著，身體在那思，思念一樁事情，思念要求得某種理想的人，才睡不好。睡不好，身體在那翻來覆去，這叫輓轉。再用一個名詞形容，就是反側。反側也就是輓轉的意思，就形容文王在思想如何才能求到這樣的淑女做為后妃，睡不著，身體翻來覆去的在想。這就照應前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這是第二章的後面四句。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現在再看第三章。第三章按照新的分章法，就是第四章第五章，按照舊的分章法子，就是第三章。我們先看前面四句。還是拿「參差荇菜，左右采之」來作發起，發起那就是興字，興當起字講，這是作詩方法。作為興，拿與這個本義無關的一種事物，或是動物、或是植物，花草樹木等等不只一種，拿來作為發起，這就是興，然後引到本體上面去。「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采呢，毛亨就不必解釋了，就是採取，左右採取了。採來之後，這也是發起後面的意思。「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這就是詩人在這一章開始想，作詩要有想像。有人說，這首詩應該是文王宮廷裏宮女

作的，但是這個講法很多人不贊成。說是宮女作的，他的講法，為什麼是宮女作的呢？因為宮女在宮中了解文王的起居，他的一切事情，宮女了解。但是古人不贊成這種講法，王禮卿教授認為也不必指定是宮女。從古人一直到王禮卿教授，認為這個人是什麼呢？作詩的人，凡是作詩的人，他都必須有想像力很豐富，要不然的話，詩作不出來的。詩人既是想像力很豐富，他可以憑他想像，想當然爾，不必要有人實際上告知他，這是文王，他是在求淑女的時候，這樣求，求得了以後，他是琴瑟友之，不必這樣。詩人在想像的時候，想像文王在思念淑女的時候，思之思之，思想什麼呢？這是講描寫文王的心理。他正在思的時候，心裏在想：假設這樣的淑女，讓我求到了，她能夠幫助我採取苕菜，來預備祭祀宗廟，這樣的淑女求到的時候，那我必然用琴瑟友之。用琴用瑟，琴是一種樂器，瑟也是一種樂器。琴彈起來，聲音很悠揚的，很好聽，瑟彈起來比較保守一點。但是這兩者形容夫妻，夫妻一旦結了婚以後，就像琴瑟這兩種樂器，彈奏起來那麼和諧，互相能夠合作把一首曲子彈奏到最美最善的那種境界。拿這個琴瑟友之，拿兩種樂器來形容文王心裏在想，我要求到這樣的淑女做為我的后妃，做為夫人，那我就要像琴瑟友之，我這樣來跟她

友。這個友是什麼呢？互相有幫助的，就如同琴瑟那樣和諧，文王這樣善待他的淑女，淑女也一定那樣和諧的善待文王。這是文王在想的時候，設想這樣，一旦求到淑女，一定就要琴瑟這樣互相友愛。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這個樂字在這裏是當歡樂講，也有讀悅，音樂的樂，當樂之。前面「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參差荇菜，不必解釋了。毛亨傳解釋芼是什麼呢？芼當擇字講，擇是選擇。他說「芼，擇也」，是選擇的意思。左右芼之，左右芼之就是選擇了荇菜之後，跟前面一樣的，可以供奉、祭祀之用。這也是興體，以這個發起後面本義。後面本義就是「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讀樂之跟前面友之是配合的。因為友之是友愛，互相的有善意，來待對方。樂是歡樂，鍾鼓樂之，這也是詩人替文王設想。文王在想的時候，一旦求到了這樣的淑女能結為夫妻，她能夠幫助我，採取那樣荇菜。這種淑女一定是有很高尚的品德。毛亨的解釋，他說「德盛者」，德盛就是品德很高尚。這個盛字是很具備，她這個品德高尚得很圓滿，是很完備的。德盛這個意思

就是品德完備了，那這個女子當然不容易求到。一旦求到這樣的女子，那文王想鍾鼓樂之。那就是毛亨解釋盛德者，像這樣有完備品德的這個女子，這個淑女求到以後做我的配偶，就是做我的夫人，那應當有「鍾鼓之樂」。鍾鼓是什麼呢？鍾鼓，祭祀宗廟用鍾鼓。拿祭祀宗廟這個鍾鼓來用在這裏，表示文王得了這樣的淑女，應該有擊鍾撞鼓這一種，重大的來表達這種歡樂，所以鍾鼓樂之。這種鍾鼓樂之表示典禮用的時候，盛大的典禮才用鍾鼓。在這裏拿來表示文王得了這樣的后妃，樂到極處了，就用鍾鼓來表示他的歡樂。

這章經，按照舊的分法三章，前面一章是四句，是總義，包含一篇的大意，都在前面四句裏面那一章。中間一章和最後一章，就是二三兩章，講的開頭都是用參差荇菜來發起，第二章發起文王在那裏思，一心在那裏思想，思想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最後一章也是設想，文王在思想思想，一個人在思想，不管求得還是沒有求得，想到最後那個結局，求到了。求到之後，要怎麼樣善待對方，夫妻雙方都是以善意待我，我以善意待你，在最後圓滿的境界有鍾鼓樂之。這是想到最美好，最

符合理想的那種境界，這是詩人替文王想到美滿到了極處了。說到這裏，他之所以三章，每一章都用這個，第一章是用雉鳩興起來，第二第三每一章都用那些苜菜來發起，這就表示從第一章到第二第三章，都是形容文王在求后妃的時候，專心一致的在那裏想。為什麼這樣想？他想的是那樣有品德的一個淑女。她一定是有能力、有品德的人，才能夠有資格預備祭祀宗廟的那種祭品。沒有品德的人，不夠資格來預備祭品來祭祀宗廟的。所以後面這兩章，都是拿採取祭品這種苜菜來作發起，就是一心一意的求品德完備的淑女來做后妃。求得品德這樣完備的淑女做了后妃，來祭祀宗廟，才能夠得到祖宗神明的感格。有品德的女子，幫助他預備這些祭品，神明、祖宗他才能夠感應得來。沒有品德的人，預備再好的祭品，祖宗也不來享受的。這樣求就文王來講，也是要盡到孝道，所以這一章經，既是夫婦這一倫要求得非常完美，也是要盡到孝道，這個意義也在這一章詩裏面，含在裏面。所以在〈詩序〉裏面就講，〈關雎〉這一篇是人倫的開端，也是王者教化的一個基礎。

文王後來果然求到太姒了，在周家有三太，三代的太太。我們現在講太太，就

是根據周家講的，周家三代的夫人，都是沾上一個太字，文王的后妃叫做太姒，以這樣得到后妃，所以文王這種教化，由周公，後面有召公，由二公推到南方來。南方這些詩，這篇詩收在〈周南〉裏面。所以孔子告訴他的兒子、告訴他的學生，人要學〈周南〉、〈召南〉。一個求學的人，必須要學詩，詩就是《詩經》，學詩的時候，孔子勉勵他的兒子伯魚，勉勵他的學生，學就要學〈周南〉、〈召南〉。把詩的本義，學了以後，用在政治上、用在教化方面，就得到他的本義，辦政治就能夠治國平天下，辦教育就把教育的根本掌握了。教育的根本就是人倫的根本，就從夫婦，端正夫婦這一倫開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從這一開端，一端正了，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兄弟互相友愛，所以這一篇詩非常重要。孔子教他的弟子要學詩，學詩必須要學〈周南〉，而〈周南〉第一篇就是〈關雎〉。這一篇，所以我們在研究這一篇的時候，雖然時間花費多一點，必須了解它的重要性。根據孔夫子的教育，孔夫子的教育有普通的，有特殊的。普通的教育，就是治國平天下，教化天下人做一個正人君子。特殊的呢，怎麼特殊？就是超越了、提升了普通的教育。提升了普通的教育，也就是從〈關雎〉這一篇開始。〈關雎〉

講的就是從夫婦這一倫開端，推到孝道、其他的兄弟君臣朋友五倫，五倫是各盡其分，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學成聖人，就是把自己本性藉著這個至情、性情，完全開發出來，他就一步一步學成聖人，所以這一章詩有這麼重要。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這篇詩的名叫做〈黍離〉，是記載在〈國風〉裏面的〈王城風〉，王城是在什麼時候建築的呢？在周成王的時代，成王想在河南這個地方建立一個城市，就請召公

先到河南洛陽來看看地理、地形各種狀況，看好了以後，就請周公進行營建。營建完成以後，周成王住了一個時候，同時把武王伐紂之後殷家的一些民眾遷到這地方來，成王住了一個時候之後，又遷回到長安那個地方。到了後來的周幽王，這已隔了不少時候，周幽王對於政治管理得不好，引起犬戎異族把他給殺害了，當時周平王由很多大國諸侯幫助，把犬戎趕走以後，擁護他到洛陽這個地方來，也就是王城，建立天子的首都，這是周平王遷都到洛陽，就是王城，在這個時候就稱為東周，在這以前還是西周。周平王遷到洛陽王城之後，周天子的地位就降落了，寫歷史的人或作詩的人，不能把這些詩列在雅裏面，所謂雅，是〈小雅〉、〈大雅〉，是寫天子的那些詩，既是周平王東遷到王城，天子的地位一天一天衰微下去，就等於跟諸侯的地位差不多，但是在名義上還是天子，所以在《毛詩》裏面，這篇〈黍離〉寫的是王城，它列在〈國風〉裏面還是王，加上個王字，〈王城風〉。

〈黍離〉這篇詩，我們先看詩的小序介紹，小序說：「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宗周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這個小序介紹得很清楚，西周都城在長安，周幽王被犬戎殺害以後，周平王到洛陽來繼位，這就稱為東周了。東周以後，原來的西周就等於滅亡了，我們看歷史，東遷之後，實際上犬戎異族還在原來西周那個地方，很亂的，這是大概的情形。周大夫，這個周大夫是東周的大夫官位，那個時候大夫等於是國家一個部長級的官，如果是上大夫的話，那地位更高，這個大夫不知道是上大夫，還是那一等大夫。他行役到宗周，宗周就指西周的首都，在歷史上的記載就是鎬京，鎬京在什麼地方呢？在現在長安的西南方，很近的，那整個地區就是長安的地區，他行役是因為公務到了宗周，到鎬京這個地方。「過故宗廟宮室」，故是西周，周天子建立的宗廟，宮室是周天子的皇宮、朝廷，都在那裏，這個大夫經過那個地方。可是變化很大，變化成怎樣呢？「盡為禾黍」，在西周的時候，那是天子的都城，是最繁華，也是人文薈萃的地方，現在變成什麼呢？禾黍，那一帶都變成農田了，田裏種的是禾、種的黍。一看這個情景，「閔宗周之顛覆」，閔是什麼呢？閔是很憂傷的意思，在經典裏面，這個閔字，門字裏面一個文字，我們現在學的憫字，在左邊加個豎心邊，在《詩經》裏，那個豎心邊不要，就是閔字，這個閔和那個憫是通用的。閔宗

周，閔就是心裏很悲傷，悲傷什麼呢？悲傷宗周之顛覆，宗周指的就是西周，西周從武王伐紂一直到幽王的時代，這塊地方，那真是非常好！現在呢？宗周顛覆之後，這裏完全變成種農作物的荒涼農田了。他一看之後，「徬徨不忍去」，徬徨是心裏非常難受，這大夫從西周經歷過來的，在這裏徬徨，要離開又不忍心離開，就逗留在這個地方。「而作是詩也」，因此在這個地方作了這篇詩，題目叫做〈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有三章，每章十句，先看第一章。這位周家老臣，就是這個大夫，他的詩一開頭就說，「彼黍離離」，彼指的就是宗廟宮室所在地，他眼前所看的是一片農田，就在這個農田上，他回想到西周的時候，就是宗周過去那種繁華的一個京城，京城裏邊又是宗廟、又是天子朝廷，現在呢？彼是指那些事物，黍是種的農作物，離離就是農田裏長出的農作物，長得很好很茂盛，禾苗往上長，長得尖端往下垂那種狀況叫離離。第二句「彼稷之苗」，稷也是農作物，稷與黍是同一種類的，但是有點

不同，一種可以煮了當做主食，可當做飯來吃的；一種可以釀酒的。這兩種有些不同，但是兩者都有一種磁性，就是黏性，這是農作物，彼稷長出來的苗，這是開頭的兩句。

「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行是他行役到這裏，從東周洛陽到這裏來，他是行人，邁也是行，說明他走到這個地方來。用兩個行字，上面的行是他行役到這裏來，走到這個地方是邁，靡靡就是步伐緩下來，走得很緩慢。行邁的邁也當行字講，就是兩個行字，兩個行字在詩裏表示的作用，古人作古詩「行行重行行」，所謂行行重行行，走路走到這個地方，要離開又捨不得離開，在這個地方走得非常緩慢，所以加上靡靡兩個字，靡靡就好像走不動似的，非常遲緩。中心搖搖，搖搖這兩個字有兩種講法：第一種講法，我們現在看的搖字是挑手邊，古人考據，這個字是個假借字，本字應該是豎心邊，豎心邊的搖字，當憂愁講，憂愁得感覺沒辦法排遣，就在心裏面，「中心搖搖」，心裏非常憂苦，這是一種講法，就是心憂的意思；另一種講法，搖就當挑手邊的本字講，搖搖，就像外面的物體，比如拿個旗來講，拿個旗

幟在手裏搖搖晃晃的，或者這個旗插在那裏，風一吹搖搖晃晃地動不停，意思是拿那個東西來比喻，形容這個大夫的內心很憂愁，憂愁到自己心裏身心不定了，身體、心理都是徬徨無主的，不能定下來，心裏不能定下來，就像一面旗子在那裏搖搖擺擺的，是這麼一個情況，因此當搖搖本字來講也行。上面講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由這事物興起了這篇詩的開頭，這叫興，引起了他心裏的憂悶，在這個地方徘徊不忍離去，來來回回地走得非常緩慢。

「知我者，謂我心憂」，知道我這個心情的人，他會說我這個人的心實在憂傷得厲害，這是詩人代他人講的，代什麼人呢？代知道他的人，凡是知我的人，了解我心的人，他會說我心憂。可是「不知我者」，不了解我的人，「謂我何求」，很多不知道我的人，不知我現在內心感受的人，他不了解我的心情，他可能說，這個人怎麼不像一個行路人？走得那麼慢，走走停停，是不是遺失什麼東西？他在那兒找什麼東西嗎？謂我何求，他在這裏找什麼東西，可能是這樣。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人自己設想有兩種人，一種是了解他心理的人、

一種是不了解他心情的人，對他有兩種看法，對他在這個地方走得那麼緩慢，可能有兩種看法。但是不管別人對他是什麼看法，最後他感嘆悠悠蒼天，無論如何，別人對他是不會徹底明瞭的，不知道他心憂的人，就是不知我者，固然不知道、不了解他的心情。就是知我者，者就指知我的人，知道他認識他的人，雖然了解他心憂，心裏在憂悶，可是也不知道他心憂到什麼程度。他人究竟是他人，除了他自己，任何人也了解他現在的心裏如何在憂愁。「悠悠蒼天」，悠悠是很遠的意思，既是沒有人能夠了解他，他對著天空仰望天空，人不知道，天會知道嗎？他看看天空，悠悠是越看越遠，看得太遠了，深遠得不可測。最後叫聲蒼天，蒼這個字，本來在古人有分別的，春天叫蒼天，但是在這裏也不那麼限制，固然在這裏說是春天，有人夏天也說是蒼天。在這裏是說他對著天空往天空看，世間人沒有人了解他的心情，他看看天，看天的時候愈看愈遠，所以最後叫一句：蒼天，「此何人哉」，此指的上面，從彼黍離離一直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從這種景致到他自己心裏的感受，就用一個此字表現出來，這一切的一切何人哉！何人是什麼人，什麼人造成這麼一個狀況呢？

詩是什麼呢？我們中國所以叫禮樂之邦，或者叫詩禮之邦，詩就是：一個詩人的心理，無論是喜怒哀樂，都不會過分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自己有個節制。所以一個詩人，他自己平常的為人、作詩，都表現得溫柔敦厚。他內在的情感，無論喜怒哀樂多麼強烈，他用文字、用詩表達出來，還是溫柔敦厚的。這個此何人哉，指的就是周幽王，周幽王是無道，他為了寵愛褒姒，寵愛一個妃子，後來立為夫人，他要把前夫人的太子廢除掉，才引起了犬戎之亂，這是他一手造成的，西周滅亡都是由周幽王造成的，所以此何人哉！不說別的，要拿現在人來說，寫文章或是作詩，都是直接指明了周幽王無道，要不得！把國家敗成這個樣子！他不是這樣，你看此何人哉，問一問是什麼人？到此就止住了，這是第一章。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裏面，詩文的句法往往是這樣，重複的詩句很多，這是《詩經》的詩特殊的地方，比如前面那章，「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這裏是「彼黍離離，彼稷之

穗」，兩章的開頭兩句，幾乎完全一樣，就在當中更換一個字，前章是彼稷之苗，在第二章彼稷之穗，只換一個字。換一個字那個境界就變了，前面是苗，長成農田的稷，那個稷從苗長出來的，彼稷之穗，穗這個字長得更多了，根據毛亨注解的《毛傳》，穗是秀也，這個秀字，秀上面是個禾，下面是由禾已經慢慢結了穗子。孔子講：「苗而不秀者有矣乎」，你種農田種稻的時候，種禾苗，禾長起來不一定能夠結穗子，苗而不秀，秀就指的結穗子，這裏說這個稷已經結穗子了。「行邁靡靡，中心如醉」，行邁靡靡跟前面那章還是一樣，這不必講，他走到這個地方，走走停停，好像走不動一樣的狀況。下面這一句變動兩個字，「中心如醉」，前面是「中心搖搖」，搖搖是身心不定徬徨無主，中心如醉比搖搖又深一層了，我們想想看，一個人喝酒喝到醉的程度，腦筋不管用了，昏昏沉沉，心裏更昏沉了，這叫醉。講中心如醉，實際上他本人沒有喝酒，用如字，《詩經》裏講比體，醉是比喻他現在憂傷的一種心境，他現在心裏的憂傷就像一個醉酒的人。下面四句又跟前面一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再重複，這種重複在一般文章是要不得的，前前後後這樣嘮叨重複不可取，但是在詩裏面，詩是表情的，表達詩人心裏的情感，

重複一次是加強，情感又加重一次，就修辭用語來講，是加強語氣。下面還是一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再看再問，就是沒有人知道他現在什麼心情，仰望蒼天再問，這是何人那，究竟是誰造成這種情景啊？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這第三章句法跟前面還是一樣，就在其中更換一個字，開頭這兩句，第一句完全一樣，第二句變了，彼稷之實，實現在國語讀時，古時候讀是，實是什麼呢？孔子講：「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秀是結穗子，穗子怎麼算呢？種田的人知道，秀是結穗子以後，裏面的穀子還沒長，這時如果遇到天災，水災或者大風，有穗子沒用，還是不實。實是什麼呢？穗子裏面的穀長熟了，慢慢長，長到最後長得很結實，實是結實，穀子長得實實在在的，叫實。「彼黍離離，彼稷之實」，稷已經長成、成熟了，這時還是「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是什麼呢？我們人吃東西沒有吞下去，食物卡在喉嚨裏，或者說話時，那個氣體不通順，氣憋在那裏叫

噎。拿噎字來形容他的憂傷，噎字比前面的醉字又深一層了，第一章是中心搖搖、第二章是中心如醉、第三章是中心如噎，如醉是醉的人呼吸正常，還沒什麼大礙，噎的人不得了！他的氣喘不過來了。根據《毛亨傳》的注解，噎是「憂不能息也」，形容這個詩人憂傷到不能息，息是氣息，就我們人體來講，我們人要呼吸，呼吸是上下氣體，從肺部、從上面的器官、鼻孔，往外上下流通喘息，噎了之後不能息，喘不過氣來。憂傷到喘不過氣來的話，幾乎憂悶得快死了，氣都喘不過來，那還得了。就是他憂傷到這個地步了。下面還是跟前面一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問了三遍，仰望蒼天，問蒼天問了三遍，蒼天也沒辦法答覆他，悠悠蒼天愈看愈遠。

蒼天怎麼答覆你？你問幽王，儒家孔子講的是天命，天命就是蒼天自然的法則，普通講悠悠蒼天，只是問問蒼天就算了。蒼天是什麼？你看看太虛空，日月星辰在那裏自然運轉，有它的法則，自然運轉不能錯亂，一亂一錯誤，誰錯誰就倒楣。我們地球是太空中的一個星球，地球本身要維持正常運作，地球本身不能亂動，一

亂動，蒼天還是蒼天，它的法則還是很正常，地球自己亂動，自己就毀壞，這是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在孔子講，就是天命，天命不是死刻板板的，天命是個人自己造成的，各人有各人的命，共同有共同的天命。問悠悠蒼天，蒼天雖然沒有言語解答，聰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尤其是作詩的人，他還不懂嗎？所以問此何人哉，他就代蒼天答覆，這是幽王。幽王造了那種大罪業，為了自己心裏寵愛的一個妃子，寵愛褒姒，把自己合法的一個太子，可以繼位的太子，要把他廢除，進一步還要殺害他，引起太子娘家的不滿，然後才招引外族來把幽王殺了。幽王被殺是自己罪有應得，他自己亂來，可是他造成的天命讓西周滅亡，西周滅亡的天命是誰造成的？就是幽王自己造成的。這一問的時候，問得非常嚴厲，詩人雖是溫柔敦厚，我們研究詩，要欣賞詩的話，就從「此何人哉」，這一問是非常嚴厲。這是詩，這個詩是過去的人作的，到了孔子的時代，詩的溫柔敦厚不行了，也沒有了。到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孟子曾經講「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的一褒一貶，往往用一個字褒揚某人或貶那個國君不好，用一個字給他一個貶斥，那已經是離詩的溫柔敦厚遠得多了。詩就是非常溫柔，從溫柔當中你就可以看出來，就像孔子的《春秋》之筆那樣

嚴厲。我們讀詩就要找出詩裏的這種意義，然後才知道我們在世間做人，不管是做君主也好、做平民也好，我們都不能亂，一亂就招來禍患，那是自己承受不了的。

儒經選讀講記(二) 【詩經選講】

風 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這篇詩在〈鄭風〉裏面，鄭是鄭國，春秋時代鄭國的國風，我們看小序簡單的介紹：「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小序裏的介紹，這篇詩題名為〈風雨〉，詩人寫這首詩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要思念君子。為什麼要思念君子呢？平常顯不出君子怎麼重要，「亂世則思君子」，到了世間亂的時候，這是鄭國，鄭國在這個時候已經不太平了，一到了亂的時候，自然就想到要是君子多好啊！君子包括在位的、不在位的，他是一個求學修道的人，就叫君子。在位的

君子固然能把亂世改為治世，治就是太平的時候，一切都上軌道，在位的君子可以辦得到。不在位的呢？普通讀書人，只要他的心在道上，以求道為最高目標，他雖然不在國家辦政治，可是以他的學術影響力，一方面自己實行、一方面教化他人，他也可以幫助在位的人，把亂國變為治國。這裏講的君子，就算是不在位的君子，普通讀書人，他人格好，時時都講究自己的修持，就是修養自己的道德，所以叫「不改其度」，度是法度。中國自古的讀書人，都要跟孔子學君子儒，一方面自己求學求道，一方面也教化別人求學求道，無論是教人或自己實行，都有一定的法度。就儒學講，最重要的要守住禮，禮就是一種法度。《禮記》裏說「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是什麼呢？禮是天地的一種秩序，天地就是自然界，就是自然的秩序。比如太空裏面，各種星球在太空裏面怎麼活動，有一定的法度不能亂。就我們地球來講，在我們地球上面的空中，春夏秋冬這個氣，一年四時，春天有春天的氣候、夏天有夏天的氣候、秋冬都有一定的程序，不能亂。就大地來講，地球在太空裏面，它怎麼運轉，自己運轉的速度，不能快不能慢，更不能停止，這都是自然的法度，天地之序。君子要學道，自己學成聖人，就要學天地自然的這種秩序。有這個秩序，不論

在什麼時候，自己都不會亂的。不但自己不亂，更由於自己不亂，才能改變外在的環境，這是小序講的。遇到亂世，人就想到要是有君子出來多好啊！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這篇詩一共三章，每章四句，先看第一章。「風雨淒淒」，淒淒就是有風有雨，這兩者所發出來的寒氣，雨裏發出一種雨的寒氣叫做淒淒。這個時候「雞鳴喈喈」，本來這個字念接，雞鳴喈喈，另一種念法是基基，就押韻了，淒淒喈喈。喈喈是什麼呢？天快要明了，古時候一般人家都養雞，養的公雞到天快明的時候，雞就鳴叫起來了，叫的聲音是喈喈。喈就是很和諧、很和平的，牠一聲一聲地叫，雞叫的聲音不是噪音，也不是雜音。住在農村裏面就知道，一聽雞叫的聲音，就知道天快明了，這時一般人就準備要起床了。聽久了，一聽雞叫的聲音，覺得很好聽，古人詩文裏講「雞犬之聲相聞」，在農村裏早晨聽到雞叫的聲音，也是一種景。就在風雨淒淒寒冷的時候，雞仍然還在叫，叫得很和氣的聲音，似乎不受淒淒的風雨影響。一般人講，下雨時多睡一會兒，不要那麼早起來，但是雞照常地按時就叫了，這是

興體。雞一叫，就興起這下面「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既見君子，既是已經見到君子，云胡不夷，胡當何字講，云胡就是怎麼說、你怎麼能說，云當說字講，你見了君子，你怎麼能說不喜呢？夷當喜悅講，我們沒有見到君子，希望君子出現，一見君子出現了，云胡不夷？為什麼不喜悅呢？拿雞鳴來引起云胡不夷，雞也比做這個君子，君子的行為就是這樣，不管外在環境是好是壞、世間是亂還是不亂，他的行為都按照一定的秩序來做人處事，有一定的法則。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第二章，「風雨瀟瀟，雞鳴膠膠」，瀟瀟這兩個字，根據《說文解字》段注，段玉裁注解說，《說文解字》裏沒有瀟這個字，但是有什麼呢？上面的艸頭沒有、有三點水的瀟字。瀟字，瀟加艸頭是後來的字，用在這裏的時候，讀音仍然讀消。風雨瀟瀟形容雨下得很疾，風吹得也很大，就是大風大雨瀟瀟的。雞鳴膠膠，膠膠跟上面的啾啾是一個意思，啾啾讀基基，做和氣的和字講，膠膠也跟啾啾一樣，也當和氣講。雖然風吹得那麼大、雨下得那麼疾，但是雞叫的聲音還是很和氣很和平的，

一聲一聲地叫，不會因為有大風雨就不叫了，也不會因為風雨大，聲音就叫得很大，牠依然保持正常叫的聲音那麼和平。拿雞鳴這種行為比做君子，就好像在亂世裏，看見君子做人的那種風範。既然見到君子了，「云胡不瘳」，瘳讀撩，本來注音讀抽，這裏是瀟、膠、瘳，瘳是什麼？是愈，愈是什麼？病癒，好像一個人生了病，病好了。前面「云胡不夷」，夷是感覺喜悅、感覺很愉悅，悅是什麼呢？好像病人的病減輕了，病減輕感覺高興叫悅，喜悅。「云胡不瘳」，病完全好了，就如同一個人生病，病完全痊癒了。這個病是原來沒有見到君子，想見君子想得就像一個人得了病一樣，那麼痛苦。現在見到君子了，為什麼呢？風雨時雞在叫了，雞叫那種和平的聲音，外面雖然風雨那麼大，雞叫的聲音還是很正常，一聲一聲地叫得很和氣，這就是君子，君子的風範就是如此。因此說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病為什麼不好？一切的病、思念君子的這種病，完全好了。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第三章，「風雨」還繼續，風還在吹、雨還在下。下得怎麼呢？前面講風雨瀟

瀟，風大雨疾。現在再拿「如晦」這兩個字，大風大雨下個不停，晦是昏暗的，好像天雖然快亮了，這個時候或者可說天已經明了，風雨仍在下，黑暗得就像天還沒明，如晦是好像天還沒明的時候。雖然天好像還沒明，「雞鳴不已」，雞仍然在叫，不已是不停止，仍然叫得不停止。最後「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這是真正見到君子了，像雞仍叫個不停。越是在亂世，我們要學君子的話，就要這樣，要想把亂世挽救過來。不能跟亂世一樣，人家亂，我們也跟著一起亂，那怎麼挽救？自己要心平氣和。別說一個國家，就是天下大亂，我們做君子也不能亂，愈是天下大亂，我們學君子的人，愈是要心理安靜，不能亂。這樣安靜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世間，自然界也好、人羣社會也好，各種狀況隨時在變動，沒有一時一刻不在變動。既是在變動，亂世越變越亂越不好，君子就可以把不好的變好，你要把不好變成好，自己要能夠安靜，自己不能亂，你轉變境界的能力才能夠顯示出來。

我在前面講儒學內容，第一句「子曰：志於道」，我們學中國文化、學五經，一個君子時時刻刻要把道存在心裏。一個君子因為心裏存有道，外面的世間怎麼

亂，他內心有道，就憑這個道，他能夠轉變外在的環境。在位的人如國家的國君，他有道的話，他能夠很快把國家動亂的局面挽救過來。不在位的君子像孔子，他用他的學術思想，發揮他的道，可以把這個世間改變過來。

我們讀歷史，知道孔子在春秋時代，春秋時代以後到了戰國，天下都沒有好啊。雖是沒有好，我們要知道，道不是在眼前，不能急功近利啊。孔子的道，他的學術思想經過戰國到秦始皇，這段時期天下正是大亂，然後秦始皇一統。之後，到了漢朝以後歷代那些朝代，誰用孔子的道，天下就太平。誰要放棄孔子的道，孔子的道就是先王之道，天下就不太平，這是自然的法則。所以我們學君子，既了解心中有道，不管天下亂到什麼程度，我們自己不亂的話，個人在道上，一點影響也沒有。自己還在修道上面，一天一天往道上進步，同時也就憑這個，把外面環境能夠轉變過來。所以詩裏的大意就是說，在有風有雨的環境，世態炎涼、寒冷淒淒的時代，雞到天快明的時候就叫，牠是按時來叫，叫的聲音還是那麼和平，這就難得。拿這個比做君子，我們一個君子能夠這樣做，自己絕對能夠很穩妥地在道業上面，修道

能夠進步。無論在什麼時代，自己不受影響，同時更可以來轉變外面的環境。

陟 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這篇詩叫〈陟岵〉，陟是登高，岵是山。古人注解「山無草木曰岵」，山上沒有樹木叫岵（一說有樹木叫岵）。先看小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

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這是〈魏風〉，魏國的國風，魏國在這個時候，根據孔穎達的注解，魏國是在河北附近。過去曾經被晉獻公把它滅掉了，滅了之後，把這個地方封給晉國的一個大夫，成為大夫之家，到後來西邊的秦國也曾經侵略過它。這個小地方，四周都是大國，又是晉國、又是秦國，很多的，「國迫」是國家很小，感覺到很壓迫，好幾次被其他的大國侵略。同時「役乎大國」，所謂役乎大國，受大國來役使它。「父母兄弟離散」是指在這個小國之內，有些青年人被徵發出去，到外面去，役是當兵，服兵役叫行役。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這是第一章，這個孝子，他的本意要在家裏侍奉父母，要盡孝道，但是他不得已，被國家徵發出去服兵役了。在軍中，他想念家鄉的父母，到了空閒的時候，他就跑到山上，「陟彼岵兮」，陟就是登上、往上登，這個陟字，是當登字講，登山，陟彼岵兮，岵是比做父親，登上岵山，山上沒有樹木的叫岵。登上去幹什麼呢？「瞻望父兮」，在高山上，從山頂上望到遠處，望到家鄉那邊，希望能夠看到父親所居

的那個地方，望到那個地方就等於望到父親了。瞻望父兮的兮在《詩經》裏面，往往用在一句話的最後一個字，做語助詞，「父曰嗟予子行役」，他在山頭上望家鄉，想著想著，想到他當初出門的時候，出來當兵的時候，父親告訴他的話。告訴他什麼呢？嗟是一種感嘆的話，父親發出感嘆的聲音來，「予」是父親稱呼自己，「予子」，我的孩子啊，告訴出來服兵役的兒子說，我的兒子行役，要到軍中服役去了。下面是告誡他的話，「夙夜無已」，你在軍中，夙是早晨，夜是夜間，已當息字講，無已，你無論在什麼時候，無已就是不要懈怠，你在軍中做事情要勤奮，不要懈怠工作了。「上慎旃哉」，這個上字跟尚且的尚字是一個字，這兩個字通用的，這裏上字當尚且講，是個假借字。勸勉他，你啊，慎旃哉！慎是謹慎，旃當之字講，之焉這兩個字的合音字旃，就當之字講，之與旃這兩個字，古人的讀音，一音之轉也可以的。「上慎旃哉，猶來無止」，上慎旃哉是你做事情要一切謹慎，你在軍中雖然很辛苦，晝夜都在緊張，要謹慎，一切小心。猶來無止，猶當可講，你有時間，情況許可的話，你可回來，回家看看。無止是你不可能回來的時候，你不能把軍中的事情放下來，你自己沒有請假，你自動回來，那不可以的。無止，假使這樣，你不可以回來，

你自動回來，那是要不得的，那要受軍事法律來制裁的。做父親的告誡他，他想到父親的話。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屺兮」，剛才這個屺字沒有提到，屺是當做母親，屺也是山，陟是登上。升到屺這個山上幹什麼呢？「瞻望母兮」，希望從這裏看到家鄉的母親。在這裏就想到他出來的時候，母親跟他說的話，「嗟予季」，季是小兒子，他在家裏是最小的兒子。我的小兒子啊！「行役」，現在要去當兵了，「夙夜無寐」，白天夜間沒得休息。「上慎旃哉」，你在軍中，上是你任部隊之上，你要好好地謹慎小心。「猶來無棄」，猶當可講，可以回來你就回來，你回來看。母親講話就跟父親不一樣，母親的話注重情，父親講的注重義，義之中當然含有情。為什麼呢？在軍中如果不守規定，自動跑回來，要受軍法制裁，這是父親不願意看到的事實。要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所以告誡他，義之中含有情。母親是純粹講情，猶來無棄，無棄是什麼呢？你要保重身體，不要遺棄自己的身體。棄了自己身體，在軍中那很難說的，到軍中

隨時要作戰的，隨時作戰就要準備棄身。母親希望他不作戰的時候，固然要保重身體，就是在作戰的時候，也要特別小心，不要被敵人打死了。做母親的一片心思，完全在無棄這兩個字表達出來，徹底地表達，一點保留都沒有，可見母親的心是愛到什麼程度。他登上這個岨的時候，想到母親囑咐他的話，愈想心裏愈不是滋味，思念父母親的心理更是深沉了。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他想到哥哥了，「陟彼岡兮」，岡是山崗，跑到山崗上，「瞻望兄兮」，想念家裏的哥哥。也想到在他出來的時候，哥哥告訴他的話，「予弟行役」，我的弟弟啊，你要出去當兵了。「夙夜必偕」，偕當俱字講，你晝夜都在軍中，成天都在軍中，不是操練就是要準備作戰，一切起居都非常辛苦。「上慎旃哉」，你在軍隊之中，要很小心。下面就囑咐他，「猶來」，猶當可講，可以回來的時候，你就回來，軍中可以放假，有空暇、還沒到作戰的時候，還有放假的時候，回家看看。「無死」，正在作戰的時候，你要避免，能夠不死，你盡量不要死，要保護自己身體、保重自己身體。

這是哥哥愛護弟弟的一片愛心，在這裏表露出來了，他講這些話。去當兵的話，當然要作戰，作戰就要存著必死之心，雖是存必死之心，任何作戰也不能說都是全軍覆沒，那個機會少。所以在軍中講究戰術、作戰的方法，懂得好的作戰方法，可以把敵人打敗，自己可以得勝，自己身體可以保持得很好，這些囑咐都是很合情合理的。

這篇詩在〈魏風〉裏，魏國的國風，古時候，就是周天子那個時候，他派人專門管理採搜各國〈國風〉這些詩，採回去搜集回去，周天子就拿來看。每個國家的〈國風〉，作的詩表達一般人的民心，是痛苦還是歡樂？像這首詩裏，藉著詩講在軍中服役，想到家裏的父親、母親、哥哥，一方面想他家裏的人，在想念的時候，就想到父母兄長告誡他的話，一方面反映父母兄長在家中也這樣想念他，兩地一直這樣想念，人間沒有比這個再痛苦了！人到世間來，佛法講有愛別離之苦，這就是愛別離之苦。一個國家在太平盛世，沒有戰爭，就是全國的人一種幸福。一有戰爭，遇到亂世的時候，老百姓就這樣受苦。所以中國自古以來，要實行王道，中國文化

不侵略人家的，它講究王道。講究王道、不侵略人家，稱做天下為公的心，外國人也是人，你一發動戰爭，外國也動員起來，人家也遭遇這種痛苦，自己國家要發動戰爭，國民也是這麼痛苦。所以中國文化藉著詩歌，發揚中國王道和平的這種文化，這就是幫助我們修道、治國、平天下。

儒經選讀講記(二) 【詩經選講】

蒹 葭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渚。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這篇詩叫〈蒹葭〉，是記在〈秦風〉裏面，〈秦風〉是秦國的國風，我們看這篇詩的小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我們在研究這篇

詩以前，要把有關秦國的歷史稍微了解一下，這個時候是周家天下，在周幽王的時
候，因為他不關心政治，自己是一個昏君，寵愛他的妃子褒姒，後來引起了犬戎之
亂。犬戎是個外族，因為幽王無道，引起犬戎之亂後，遭受犬戎把他殺害了，在當
時周家的天下幾乎被滅掉了。這時有幾個大國家的諸侯把犬戎之亂平定了，擁護原
來的太子——就是幽王的太子，本來幽王要把這個太子廢除掉，當他被犬戎殺了之
後，這幾個大國的諸侯就把原來的太子請回來，原來的地方住不下去了，就遷到東
都洛陽，這就是周平王。在這些大國諸侯以外，當時有個秦，秦在那時候不稱為諸
侯，但是他的力量很強，這個時候他也有功勞，因此周平王為了感謝他這分功勞，
就把岐山以西的這塊地方封給他，封秦襄公為諸侯，這就是這篇詩的序文裏講「刺
襄公也」。周平王封秦襄公為諸侯之後，同時把岐山以西，這塊地方很大，封給他
做他國家的土地。這塊土地原來是周家的，是西周的，西周在這塊土地上實施的是
禮樂教化、王道的文化。秦襄公在這之前，他所用的教化，不是像周天子這樣用禮
樂教育，所以他得了岐山以西這塊土地之後，原來在這塊土地上的周家一般民眾，
由秦襄公來治理的時候，感覺原來周天子所教化的一些風俗民情、政治設施，都跟

秦襄公所實施的完全不相同。所以這篇詩的用意，所謂刺是什麼？刺是諷刺，就是用詩的形式來勸告他，希望他採用周天子原來在這個地方所實施的禮樂教化，這是這篇詩的用意。如果用周家那種禮樂教化，你的國家就會永久安定堅固。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三章的文，每一章有每一章的要義，第一章開始兩句寫景，「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蒹葭是生長在水邊的一种植物，根據毛公解釋，蒹叫做蘆，草字頭一個廉潔的廉，葭就是蘆葦的蘆。既是蘆葦，為什麼叫做葭呢？蘆葦在還沒長成的時候，剛剛長出一個苗，在苗剛剛長，還沒長得很高叫葭。葭長大了，形狀長得很好了叫蘆。蘆再長成熟叫葦，我們普通講蘆葦。水邊的蘆葦有三個名詞，在剛剛生長的時候叫葭，長成的時候叫蘆，長到後來成熟，而且一切都成就了叫葦。蘆就是蒹，蒹是什麼？蒹也是蘆葦的一種，但形狀比蘆葦要小。所以是兩個名詞同一種類，長出來後，一個有點高度、一個比較矮一點，有點差別。開頭講蒹葭這兩種水邊植物，

蒼蒼是長得很好、很豐盛，包括顏色長得很好，叫蒼蒼。白露為霜，在內地，尤其是在西北，到了秋天，早晨下的露水，再冷一點就結了霜，白露為霜。這個時候，水邊的蘆葦這一類植物，經過露水結為霜的時候，蘆葦經過霜一打，就受到一些傷害。「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人是什麼呢？這是講周天子雖然遷到東都，到洛陽去，長安這一帶，在長安以西，這裏講岐山以西，就是長安以西那塊地方，還有周家所治理的民眾。除了民眾以外，在民間還有一些賢能的人，就是經文裏所講的賢人君子。這些賢人自從周家天子遷都，把這塊地方交給秦襄公以後，他們就隱居在民間，隱居在民間就是詩裏所講的伊人。詩裏指的那個伊人就是賢能的人，他有很好的品德，也有治理國家的這種才能，他對周家的禮制、禮樂，當然也清楚，懂得很多，伊人就指的這些懂得周禮賢能的人。這些人在那裏呢？在水一方，在水的那一邊，一方就指的那個地區。既是在水一方的時候，詩人作這詩的意思是刺襄公，刺就是用詩文來諫勸他。你現在在不知道用周家的禮教來教化一般人，一般人原來受周天子的禮樂教育，你現在改了，一般老百姓不習慣，不習慣你這種措施、這種教育，他的心就不向著你了，你不能得到民心了。這是要勸他，你要把那些人找來，

到那裏找那些賢人呢？他在水一方，你怎麼找他？他現在分散隱居在民間，你要用很好的禮來請他，很謙虛才能請得到他。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洄是跟上面的水接上去，水是比喻的話，洄是什麼呢？洄是迂迴的，水回來往前面行，比如說坐船，船開了往前面行，行了之後又回來，或者繞一個圈子，這就是洄。你若溯洄從之，你不一直往那邊走的話，你就感覺道阻且長。上一句是藉著流水溯洄，你按照迂迴的水去找，從之，你去找賢人。這樣的話，道阻且長，你要找賢人，你的道路受到阻礙了，阻是行不通的，而且很長遠。道路既是有阻礙，不好走而且也很遙遠，這意思就是說，你沒有用禮來請他的話，你存著你是國君的心，自認為國君地位很高，不肯虛心下士地來請賢人，你自己等於是溯洄從之了。或者你派人說，你叫那個人來吧。假如那個人不是賢人，一聽你國君請他來，他會來的，他是求之不得。如果他真正是個賢能的人，你派人去請，請不動的，你必須自己很謙卑，你親自去請他。比如像三國的時候，劉先主要請諸葛亮，要三顧茅廬才請得到。早在這之前，周家要請姜太公，也不是那麼容

易就請到的。所以在這裏說：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下面：「溯游從之，宛在水中中央」，假使你自己很謙虛的，肯求教於他，請他來，這叫溯游從之。溯游從之就按照水、順乎水流的方向，很順利地去請求他。溯游就是順流，順乎水的流速、流向。你這樣去請的時候，宛在水中央，宛是很宛然的，就像什麼呢？在水中央，原來講在水一方，也許你在水岸的這一邊，他在對岸在那一邊，那當然很長了！假使你能這樣謙虛地去請他，詩講的完全用文字表現出來，那你看見那個賢人就好像在水的中央。你拿這道河流來比喻，他原來在河的對岸，你在這邊，你很誠心誠意、很謙虛地去請他，忽然之間，好像那個賢人就在河的中央，那路就減少了一半、短了一半。比如說你請人家，拿道路來比的話，那就少了一半的路。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這造句的句法還是蒹葭、白露，不過下面換兩個字，前面是「蒹葭蒼蒼」，現在講「蒹葭淒淒」，淒淒在《十三經注疏》本子裏，不是三點水的淒淒，把三點水

去掉，上面加個草字頭，是那個萋字，萋字跟淒字，意思還是一樣。根據《毛傳》所講的，淒淒跟蒼蒼還是一個意思，換兩個字是配合押韻，跟後面的韻有關係的。蒹葭淒淒，還是蒹葭這兩種植物長得非常茂盛。「白露未晞」，未晞是露水還沒乾，晞當乾字講，露水還沒乾。換句話說，還有結霜的可能，假如露水乾了，就不會結霜了，露水未乾，還可以結霜的。「所謂伊人，在水之湄」，你要找那個賢人的話，賢人在水之湄，在水的那一邊，在岸邊，岸邊叫湄，水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躋是什麼呢？比如你從河堤的岸邊，河的堤岸很高，你從下面往堤岸上，你要登到岸上去，那很高難至叫躋。你要溯洄從之的話，你沒有盡到禮數，也不肯謙虛地去請他，這路就像受了阻隔，躋就是你從低處往高處攀登，那很困難的。這個道路既是險阻，你要從低處往高處去，往上攀登是非常困難的，這意思說出來，你要是沒用禮數來請賢人，這麼難，請不到。反過來說，「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假使你能很恭敬地去請他，他宛然就好像在水中坻了。水中坻是什麼呢？比如說江河的水，在水邊的小洲，冒出來一個小的陸地。這就跟前面講的宛在水中央，這比水中央還要近一點，它是水上冒出來的一個陸地，他就在那裏，你去接他、訪問他，就

更容易了。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采采」，采采根據毛公注解，跟淒淒是一樣的。那麼采采跟淒淒的意思一樣，淒淒也跟蒼蒼一樣的，為什麼要換字呢？換字就跟後面的韻有關係。蒹葭采采，還是這兩種水邊植物長得很好，「白露未已」，這個白露還繼續、還沒有止住，就是白露還沒有盡。既是白露未已的時候，還可以為霜，還可結霜。為什麼未已、未晞還可結霜呢？這是接著前面來講，白露為霜是說這個時候，如果蒼蒼的蒹葭等到白露一降霜，蒹葭蒼蒼就受不了，第一章的白露為霜是預告。一方面預告，一方面比喻秦襄公，剛開始治理這個地方的時候，他不用禮教來教化民眾，詩人看你就好像是霜，人家受不了。後面講的落實了，既是為霜，一般人受不了的時候，將來民心要渙散了，那你的國家想要長治久安，這是辦不到的事情。所以後面這兩章，講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就告訴秦襄公，你不要認為現在你治理這個地方，你用你

的方法來治理，一直可以治下去，靠不住的。白露未晞，你繼續讓它結霜，下面白露未已，你一直用你的方法來治理。那必然怎麼呢？老百姓必然是整個離心離德了，所以在第三章還是講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涘是什麼呢？水邊，就好像你在河流這邊，你看那個伊人就在水邊了，說不定就在那邊，也說不定就在水的這邊，就在靠近你的這一邊。「溯洄從之」，雖然距離你這麼近，你要是不肯謙虛、不肯恭敬地去請他，「道阻且右」，右是什麼呢？在你右邊，周家的禮制重視左的，左與他近，親近是在左邊、尊重也是在左邊。右比不上左，凡是用右字來表示，就好像距離疏遠了。道阻且右，你要是不恭敬地去請他，雖然這個人很近，可是道路還是很險阻的，阻礙很多，而且與你相違背的，右是與你不能親近。「溯游從之」，你很恭敬地去請他，「宛在水中沚」，那你看這個賢人宛然，就好像在水中的小沚，沚也是水中冒出來的陸地，可在上面休息的一塊小陸地，這樣你就很容易把他接過來了。

這三章，第一章白露為霜，說出當時值得警惕的那個情況，這是興，興起來的。

拿白露為霜興起下面，就是做為詩文的起，接下來是勸告你要找那個伊人。後面兩章，蒹葭淒淒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這都是起，都是興起來的。秦襄公果然能夠採納這個建議的話，當下就實施周家的禮樂，那秦家到後來一定能夠長治久安。可惜他後來沒有完全接受這個詩，秦國到後來採用的是法治，不是禮治。法治也可以收其功效，因為秦國有好幾個君主都實施教治，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就憑法治併吞了六國。併吞六國之後，就在這個時候，就在他統一六國之後，他如果採用禮治的話，用禮教來治理，還是來不及，可惜他一直不用禮教，還是用法治。用法治的方法，最後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對，沒有好久，當他本人一死，到了秦二世，秦朝就完了。這是詩人所預見的。詩是一種藝術，講究美感的，所謂美感，我們看這篇詩，它前面寫景，寫在水邊的蘆葦，從小苗長出來蒼蒼的，長到成熟，看到這水很美，鄉村田野的風光很美。藉著風景、順著人物，人物、風景所含的勸諭意思，這裏面就包含勸告的道理在當中，詩一方面是美、一方面也有哲理在當中。可惜秦家到秦始皇一直沒有採用，必得到秦始皇完了，經過楚漢相爭，漢家得了天下之後，純粹以儒家、以道德、以禮來治理國家，所以漢家天下有幾百年，這不是那麼簡單

的。我們看這篇詩，這三章多念，把裏面的意思多多體驗，詩人拿這個刺襄公，也就是從這裏面，一方面背誦詩、欣賞詩，一方面想到這當中的道理。這代表我們中華文化。有中華文化的時候，無論在那一代，用王道、用道德來治理，必然是天下太平。

儒經選讀講記(二) 【詩經選講】

蓼 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不是國風，是在〈小雅〉裏面。詩的體裁有風、雅、頌，風有十五個〈國風〉，前面這幾篇詩從風選出來做個代表，領略領略詩的味道。雅有〈大雅〉、〈小雅〉，雅是說到天子的事情，大事情叫〈大雅〉，事情稍微沒有那麼重大的時候，叫〈小雅〉。這篇詩從〈小雅〉裏選出來的，這篇詩的小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因為雅是講周天子的事情，所以〈蓼莪〉這篇詩是什麼呢？「刺幽王也」，刺是諷刺，是叫人家了解幽王的施政那些不合道理的事情，拿這篇詩來刺他，刺就是勸告的意思。「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因為周幽王不按照前代幾位天子那種周家文化，由周公制禮作樂，那可說是非常好。孔子曾經讚美周家文化是文質彬彬，既有文又有本質，所以郁郁乎文哉，周家文化可說是非常美、非常好。可是到了幽王的時候，他把禮樂文化放棄了，放棄之後，造成一般人民很勞苦。民眾之中那些孝子，孝子基本的盡孝之道，就要能夠在家庭裏侍候父母，盡到對父母的孝順之道。然而幽王那個時候政治是非常亂的，叫一般人到外面替國家勞苦，辦那些事情很勞苦，不能在家裏孝養父母。所謂「孝子不得終養」，終養就是對父母，一個真正的孝子，在父母有生之年要盡到孝道。要能夠「生，事

之以禮」，孔子講的，父母在世的時候，除了供給父母的衣食種種所需以外，還要讓父母對你的孝順，心裏很寬很樂，養父母的心，這都是孝養父母。終是什麼呢？這樣一直把父母養到老年，老年時能夠送終，父母壽終正寢的時候，父親壽終正寢，母親壽終內寢，就是到去世的時候，要按照禮來盡到孝道。所謂「死，葬之以禮」，父母在生的時候，以禮來孝養，父母生命終了，去世的時候，你要以合禮地來給他辦喪事，終養就指的這個，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在幽王時代，世間一般孝子很難辦到，盡不到孝道，不能盡孝道在孝子來講，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詩人就拿這篇詩來諷刺幽王，往下我們看這篇詩就知道，幽王那個時候有很多事情不合道理的，講這些不合道理，就是勸告後代的那些天子、君主，要避免像幽王這樣的作法。

這篇詩講一個孝子，他被徵召到外面去，離開自己家庭，等他回來的時候，父母已經不在了，詩人就藉著這個事情作了這篇詩，替孝子講這些話，也就是替天下的孝子講出心中所要說的話。這篇詩一共有六章，前面兩章每章四句，最後兩章也是每章四句，中間兩章每章八句，是這麼一個結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一個莪、一個蒿，這兩種是不同的植物，詩人拿來在這篇詩裏，說明孝子不能孝養父母的痛苦心理。我們先看蒿與莪的不同，根據李時珍作的《本草綱目》講，莪與蒿怎麼不同呢？蒿生長出來的時候，散在各地方，這裏有蒿、那裏有蒿，不是生長在一起的。莪的根長在一起，是叢生的，叢生在一起，古時候一般人把它叫做抱娘蒿，我們中國人，有很多地方稱母親叫娘，莪，一般人叫抱娘蒿，抱娘是抱著娘不放，不肯離開娘的，這是莪。詩裏還講一種蔚，蒿與蔚不是抱在一起的，它的根是散在各地方。雖然種類是相似，差不多的，可是有這些分別，一個根是叢生的，一個是散開生的、不在一起。了解這個之後，詩人就拿這幾種植物，來做為詩裏比喻的話。開頭就說：「蓼蓼者莪」，莪是什麼？剛才講的抱娘蒿，蓼蓼是什麼？長得很茂盛，長大成為莪了。雖然成為莪，還是沒有離開母體，還跟母親生活在一塊，它的根是叢生的，叢生的根沒有離開母體的莪，蓼蓼是長得很好，長大了，蓼蓼者莪，蓼蓼這兩個字形容莪的。「匪莪伊蒿」，詩人就拿

這個代替孝子說話了，這孝子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唉，我不是莪啊，莪長大了還是莪，而我這個人，我長大了不是莪，是蒿啊。蒿是什麼呢？不是抱娘的，離開了父母，蒿跟莪雖是同一種類的植物，但一個是散開來的、一個沒有散開。開頭這兩句，就把這個孝子的心情表示出來，在我小時候，父母看待我，把我看做一個莪，希望我將來是個孝子。可是現在匪莪，就不是莪，而是蒿了，蒿就離開父母，令父母失望，長大以後我就變成蒿了。下面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是孝子的心裏實在太哀慟了，哀傷什麼呢？為父母哀傷。他說，想到我的父母真是令人哀傷，為什麼哀傷？生我劬勞呀，父母為了生我，吃了多少辛苦啊，這四句是這篇詩的開端，詩有起承轉合，這是起，怎麼樣劬勞、怎麼樣匪莪伊蒿，只有這四句，情感還沒有充分表達。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蓼蓼者莪」，意思一樣不必講。「匪莪伊蔚」，蔚跟蒿是一樣，蒿是散生，跟母蒿不在一起，蔚也是這樣，也是散生的，它生在這裏、生在那裏，跟母體不在一

起。匪莪伊蔚，我看這蓼蓼者莪，莪長得那麼好，從小到大，始終沒有離開養育它的老莪，但是我呢？如果拿莪來比，我不是莪，我現在是蔚了，蔚就跟蒿是一樣的，離開父母了。我現在一想，父母從我小時候把我養大，吃了多少辛苦啊。「生我勞瘁」！勞苦到瘁，瘁是什麼呢？一個人有病了。父母為了生我、養我，勞苦得就像得了病的病人，那麼樣辛苦。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這是比喻的話，「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餅是瓶，用來裝東西，瓶裏裝著飲料。古人喝酒，就拿酒來比喻，瓶裏裝了酒，酒倒光了，罄是沒有了。罍是酒罈，酒罈要供應酒，酒瓶倒光了，罍應該繼續注酒進去。餅之罄矣，瓶裏沒酒了，連罍裏也沒酒的話，是罍的恥辱。這是比喻的話，這講到幽王了，餅之罄矣，一般人民這麼痛苦，那你幽王不恥嗎？老百姓貧窮，不能夠奉養父母，那就怪這個罍，這就是你這個幽王使孝子不得終養，

這是你的恥辱。「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民，民是民眾、人民，鮮民是什麼？你幽王行了暴政，不顧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多民眾孤孤單單的，鮮民就是孤子，離開父母或是沒有父母，或是父母沒有兒子，兒子離開他，這都叫鮮民。鮮是鮮少，成為寡民，寡民就是沒有家庭團聚的民眾。鮮民之生，這裏鮮民就指那個孝子，父母在世的時候，他被幽王徵發到外面服役，離開父母，現在回來，父母不在了，他變成孤子，那麼這樣的人生，還活在世間，不如死之久矣。這是代替孝子講話，我這麼一個人，父母在世沒有養活他，父母死了，我回來，我沒有父母，變成一個孤兒了。我這樣活下去，不如死之久矣。久矣就是早矣，這是倒裝句法，意思就是說，我這樣活，不如老早死了還好。不如早點死，不叫父母把我養大。若我生下來就死，還免得父母養我那樣辛苦。結果父母吃了多少辛苦，把我養大到成人了，我沒有奉養他，他死了，他想兒子想到死的。這沒有經過戰亂的人不知道，父母死，一方面是生活有問題，一方面想兒子也會想死。這樣一想，那我不如在小的時候，我就死掉更好，所以不如死之久矣，這是孝子說的真心話。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這就點到上面的「鮮民之生」了，我現在是孤單的一個人，沒有父母。怙是依靠，有父親，我是有安全感的，一個人不管活了多大年齡，老父在世的時候，古時候有老父在，還是依靠老父親，母親在世，也是依靠母親。現在沒有父親了，我靠誰呢？沒有母親了，我又靠誰呢？依賴母親叫恃，依賴父親叫怙，無父無母的話，一無所靠了。下面就說他自己現在的狀況，「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孝子從家裏出門的時候，這時他已經從國家服役回來，父母都死了，自己在家裏，要出門的時候銜恤，恤當憂苦，銜是銜在心裏，我出門的時候懷著憂。銜這個字是銜在口裏，為什麼銜在口裏呢？心裏有憂苦。我們普通人心裏有什麼苦惱的事情，可以說出來給人家聽，我們有苦悶說出來，自己舒服點。銜恤是含在口裏說不出來，你對誰說呀？無人可說。有痛苦無處傾訴，銜恤就是有深沉的憂悶痛苦，含在口裏，沒有人能讓他講一講，這種痛苦是非常難受的，出門的時候銜恤。「入則靡至」，我從外面，回到自己家裏，家裏空空洞洞的，父母不在，什麼也沒有了，回家等於沒有回家，這不是家。靡至是無至，至是到家，入了家如同還沒到家一樣，靡至就是無家了。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這是想到他小的時候，前面一章說我不如老早死了，免得父母那麼辛苦。可是事實上沒有早死，讓父母吃了很辛苦，把我養大了。這下面就講父母的辛苦了，「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生我是父母把我生下來，鞠我呢？生下來還要養，小孩子生下來，就自動馬上能走路嗎？像牛羊這一類的動物，從母體一生下來，不到幾分鐘，自己就能站起來。我們人不是這樣，我們人生下來什麼都不懂，自己不能走，也不能說話，完全要靠母親照顧。一個女子在家裏做大小姐的時候，什麼都不懂，一嫁出去，自己養了兒子、養了女兒的時候，她就懂了。小孩子什麼心理，她在家裏也沒有學過心理學，可是自己有了兒女的時候，小孩子哭了，她就知道小孩子飢餓在哭，小孩子解了小便，尿布濕了，他不好受哭了，她也知道，她什麼都知道，這就是做母親的對兒女的一片慈愛之心。慈心就是仁心，仁心是真誠心，以真誠心不學而知，不用學，自自然然就知道。「母兮鞠我」，母親就

拿這種真心來養我。

「拊我畜我，長我育我」，拊就是用手抱著，還要拍一拍，手抱著懷裏的小孩，一邊抱、一邊用手拍拍小孩子。畜我呢？小孩子要學走路，畜是教他學走路、扶著他讓他站起來這些行動，描寫這些行動。「長我育我」，長我是希望我一天一天長大，育我是怕我受了涼，什麼時候要給我加件衣服，這都是育啊。「顧我復我」，小孩子一生下來，做父母的，外面其他再好的東西，在他看來，都比不上自己剛生下來的兒女。顧我，父母一有時間，就看我這個小孩，一直對著我看。復我，復是反反覆覆的，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父母的心，眼就代表心，眼是一直看著小孩，看著兒女，心心念念就在兒女身上。「出入腹我」，這還不算，在家裏顧我復我，一再地看我，出去的時候抱著我，抱在懷裏，入門的時候還是抱在懷裏。腹我就是懷抱我，腹是懷抱的意思，無論出去或回來，都是懷抱我。

這樣想想看，想到這些事情，「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我要想報父母的這種恩德，昊天罔極。昊天罔極，古人有兩種講法，首先講正確的講法，這孝子說，想到

父母在世的時候，從我小時候那樣地慈愛我撫養我，我要報父母的這種恩德，怎麼報法呢？想不出來。想不出來時仰望天空，昊天是天空，天空罔極，天是愈望愈沒有極限的，罔極是無極，罔當無字講，極是極限，天空有沒有極限？你望著天空那個地方，天就止住了，天到那裏就止住了？沒有啊。無極，只望望天空，天空是無盡的，這樣看來，欲報之德，我從何報起呢？想不到，真是沒有任何辦法能報父母之德，所以就嘆一口氣，蒼天是昊天，欲報之德，昊天無極呀！是一個感嘆，這是一種講法。另外一種講法，父母之德就像昊天那樣無極。後面這個講法也可以，但是前面那種講法感受到那種情感，比較更深刻。孝子一想到父母在世對自己那種恩德，現在一想，沒辦法報了，看看昊天，只有嘆一口氣，昊天也無極，這是非常深刻，無可奈何！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在南山，拿這個比喻，看見高山，烈烈的山長得很高很峻。山上的風飄風，從山上的風飄下來，「發發」形容風吹的那種狀況。「民莫

不穀」，穀是能夠得到生活能夠維持，穀當善字講，大家都很好，其他人生活都很好，都能得到民生，生活都能活得很好。「我獨何害」，只有我，孝子講，唯獨我何害呢，為什麼只有我這種不好的遭遇？其實在幽王那個時代，一般人都不好，但是這個孝子這裏講的，這種情分只灌注自己這方面，所以說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弗弗跟前面的烈烈、發發，意思很相近，形容高山那麼嚴峻，就形容幽王，飄風是風吹下來那種形狀。「民莫不穀，我獨不卒」，一般人都很好，對父母都能養老送終，而我呢？唯獨我不卒，不能夠給父母送終。最後這裏接到前面，我不能替父母送終，我現在變成一個孤兒，欲報之德，沒辦法報了，我這樣活在世間還有什麼意思。接到前面的匪莪伊蒿、匪莪伊蔚，我不是莪了，莪是生時離不開父母，父母死的時候，也要能夠送終。我現在完全都沒做到，這就照應前面的匪莪伊蒿、匪莪伊蔚。

這篇詩，過去研究《詩經》的人，都要好好地背誦、好好地往裏面體會，愈背

誦愈把意思往裏面想，自自然然他的良知良能就發現了。現在一般青少年不聽父母的話，真正遇到學校裏一個好老師，從小學開始，到中學、到大學，就讓他把這個多念多念、多跟他講解。一般人所以變壞了，就是外面的邪知邪見把他教壞了，你要拿聖人所編定的詩，教他多念，就能把他那些習氣消掉了。孟子講良知良能，良知是從本性裏發出來的真知，良能是本性裏發出的本有能力，孝子孝順父母，就是良知良能發揮出來。父母那樣慈愛兒女，也是從本性裏發出來的良知良能的作用。所以中國的詩、文、經，講的都是從本性裏流露出來的，教化人家就教人家一切順乎本性，《中庸》裏講「率性之謂道」，順乎本性就是道，那你就證到自己本性，詩所以稱為經，就因為如此。這是教孝最好的一篇詩，要多念，我現在所講的，不過是千百分之一，才講出那麼一點點。在念的時候，愈念那個意思愈出來，這出來的不是詩文的意思，是詩文裏含的良知良能，一邊念、一邊良知良能往外發，這就是修道。儒家教人修道就用這個辦法，從欣賞詩文，在美感之中啟發自己真情，這是我們的真情，由真情再啟發我們的本性，這是一個程序。

儒經選讀講記(二) 【詩經選講】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清廟〉是頌，詩的體裁有風、雅、頌，這是頌體。根據毛亨解釋，清廟是什麼呢？是祭祀有清明之德祖宗的宗廟叫清廟，宗廟裏的祖宗是有清明之德的人，這個廟叫清廟。有清明之德的是誰呢？是周文王，文王所以講清明之德，清是清淨本然的清，明是一片光明、大光明，文王是聖人，他有清明之德，這是供奉周文王的廟。所以小序裏講：「清廟，祀文王也」，是祭祀文王的。「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武王伐紂成功以後，沒有好久，武王就死了。武王死了之後，武王的兒子成王年紀很小，但是按照制度，由成王來繼天子之位的，但他還不懂事，

就由周公來幫助他輔導他。後來成王長大了，成王想在洛陽建築另外一個城市，所以周公奉成王之命，在洛陽地區建築一個城鎮，就是「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天下諸侯來朝見周天子。朝見周天子的時候，由周公率領成王以及天下諸侯來祭祀文王，在祭祀文王的時候要有音樂，音樂的樂詞就是《詩經》裏的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清廟〉這頌就一章，一章就是一篇，一共有八句，頌一般講歌功頌德，祭祀宗廟就是歌功頌德，歌頌周文王的德。「於穆清廟」，於讀鳴，於是嘆詞，稱讚有道德的人。還沒說話之前，就先一個嘆，於是感嘆、讚嘆。穆是美，用美字形容清廟。一祭祀的時候，開頭先說，唉，這個清廟這麼美啊！下一句「肅雝顯相」，肅當恭敬的敬字講，雝當和字講，顯是明顯，相就是助，指那些諸侯恭敬又和諧，很明顯的，諸侯來助祭，主祭的當然是周天子，就是周公和成王。「濟濟多士」，濟濟是美，多士指在祭祀的時候，很多辦事人員。「秉文之德」，那些人都是秉承文王的德行。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對越是對揚，揚是宣揚在上，「對越在天」，在天是指的文王在天之靈，他那種精神宣揚在天。「駿奔走在廟」，駿是跑得很快，辦事的人在廟裏走動的時候，依照禮要走得快，走慢就失禮。「不顯不承」，不顯是說，文王的德，不是顯示出來了嗎？不承是說文王的道德，不是很明顯地繼承下來了嗎。由繼位的人一直承受下來，讓天下的人民永久地感念他。「無射於人斯」，射念易，射當厭字講，無射於人斯，永久讓人家懷念，懷念得永久無厭，只想念他而不會滿足，厭是滿足，想念得不滿足。人民一直在想念他、一直在懷念他，這是歌頌他的功德——頌文王的功德，文王的功德就是開闢周家幾百年的天下。

儒經選讀講記(二) 【詩經選講】

尚書選講

前言

古時候《尚書》的尚字，跟上下的上字是通用的，上就表示是在上古的時候，《尚書》就是上古時候的一本書，記載古時候那些聖人的言論、聖人所辦的事情，那些記載叫《尚書》。《尚書》裏的文字，篇數也很多，這裏選出來幾篇，讓我們了解一下中國古代聖人治國平天下的功德。《尚書》有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今文《尚書》是漢朝時用當時的文字寫的。古文《尚書》是在孔府的牆壁裏發現的，那是用古文文字寫的一本書。古文《尚書》篇目比較多，今文《尚書》篇目少，這裏選出來的〈堯典〉、〈舜典〉，無論古文《尚書》、今文《尚書》都有。

〈堯典〉和〈舜典〉這兩篇在《尚書》裏叫《虞書》，虞是唐堯虞舜的虞，這兩篇都記載在《虞書》裏面。〈堯典〉的堯指堯帝，典是經典，經書寫出來的文字叫經典。堯這個字，根據《說文解字》裏解釋，上面三個土，土上加土，堆得很高，三個土下面一個几字，土再放在几上面，表示更高了，三個土一個几讀堯，表示物

體的形狀，這個字就是高的意思，很崇高的。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曰」，經書開始的曰字，就是記載經書的文章開始，表示說話用曰字開頭。「若稽古帝堯」，若當順字講，順從的順，稽當考講。古是古代帝王的道，叫古道，這是根據《孔傳》（孔安國的傳）解釋。我們研究《毛詩》的時候，最古的注解是《毛傳》（毛亨傳），在古文《尚書》是《孔傳》，孔安國的注解。不過按照漢儒，今文《尚書》學家認為《孔傳》不是漢朝的孔安國注解，他說是後代的人冒用孔安國的名字，是另外一個人注解的，冒用孔安國的名字，今文學家是這麼講法。無論如何，古人做學問，注解經書，跟我們現代人不一樣，我們現代人寫文章也好，注解書籍也好，一定要用自己的名字，甚至有些人能力不夠，還把人家注解的東西抄襲過來，

當做自己的。古人不會這樣，自己的東西自己不願意出名，他借用比他更早的人，像孔安國，他是在學術上有很大成就的人，借用他的名字寫出來。他的目的，不是求自己學術地位的名，不為自己求名，純粹為了求道。就這一點，我們覺得很可取，因此不管今文學家怎麼說，是不是真的漢朝孔安國注解的，我們認為這個注解是很有權威的。各位看《十三經注疏》的時候，看今文學家注解的《尚書》，就知道他不講《孔傳》而講《偽孔傳》，偽是造假的，假借孔安國的注解，各位看到今學家講《偽孔傳》，就指《孔傳》，雖然他們講《偽孔傳》，這個傳相當好，很有權威。

孔安國的注解，他說若當順字講，考是考核、稽考，稽當考字講，古是古時候有道的那些帝王，若稽古就是順考古道。怎麼順考古道呢？就拿堯帝來講，堯帝是個聖人，他做帝王做天子，雖然自己是聖人，但是在你這個聖人之前，還有前代的聖人，一直往前追溯，追溯至最古的。比如講到中國沒有文字記載的經書，《易經》是最古的了，伏羲氏發明《易經》，那個時候開始只有畫卦，用陰陽兩儀的符號，就是符號哲學，從那個開始。伏羲氏就是聖人，他不是聖人的話，他能仰觀天象、

俯察地理？能發現很多真理、發現太極？太極就是我們人人都有的本性，他自己發現、證到本性了。怎麼來教化人家呢？那時還沒有文字，他就發明兩個符號，一陰一陽，陰陽兩個符號。由符號畫出八卦來，八卦再重疊為六十四卦，就是現在的《易經》。《易經》開始只是卦，沒有文字說明，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字，所以他的發明是了不起的，不是聖人是辦不到的。伏羲氏以後，神農氏、黃帝都是前代的聖人。帝堯想到有前代的聖人，聖人有聖人的發明，聖人治理天下有治理天下的道理，那些事情及種種辦理政治的方法，他都要考察，考察古代聖人辦理政治的方法、施政的事情。在古時候怎麼行的，現在那些還可以照著做，那些是現在需要修改的，這叫稽考。稽考之後，不能廢棄的就要保存，與當代不合時宜的就要加以修正，這是行權宜之計。真正講行權，孔子講：「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講道講到最高的時候，能教化人的時候也用權。帝堯考察古代聖人所行的政治和所實行的道，考察清楚以後，再配合他那個時候，一般人能夠接受的學習程度，他加以稍微變更，這就是權宜，能夠行權的這種根本，沒有這個做根本，聖人不能行權。「若稽古帝堯」，帝堯要考察古代聖人所行的道、所辦理政治的一切事情，考察之

後，該繼續照樣實行的，就照樣實行，需要更改的，就稍加改變，這樣之後順而行之，加以調整之後，很順利地來實行，這句話是這個意思。

帝堯下面「曰放勳」，根據《史記》裏司馬遷的講法，以及後漢馬融的講法，放勳就是堯的名字，堯是他的諡號；另外也有別人的注解，是另一個講法，根據《孔傳》的講法，就是孔安國的注解，今文學家說是《偽孔傳》，他說放勳指堯帝模仿上古，古代聖人那些道德、那些事情，所得的功德或他的教化，放勳這兩個字，是指帝堯的事蹟、功勳來講。這兩種講法各有根據，我們研究古代經書的時候，遇到這種情形，我們不可加以決斷那個是對、那個是不對，既是兩者都有根據，我們就兩者並存，說古代這兩種講法同時都有，就可以了。說是堯的名字固然有根據，把放勳這兩個字，說成是堯的事功，還是指堯本人，這兩者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

下面「欽明文思，安安」，欽是什麼呢？欽當恭敬講，很莊嚴，表示堯帝這個人儀表很莊嚴，讓人家一看，自自然然地對他肅然起敬。欽又當敬字講，明是光明，欽是指他的儀表，讓人家一看就肅然起敬，明是指他的本性一片光明，指他的明德、

他的德性來講。文是指他的學術，根據馬融及鄭康成的注解，他的學術可以說是「經緯天地」。經緯天地到後來，一般讀書人說是經濟學，那個經濟學不是我們現在單純講的經濟——發展國家經濟建設的經濟。他那個經濟是經緯天地，讲政治不單是政治，他通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把自然界與人文統統整體地通達，這就是文，整個說就是文化。思是什麼呢？思是帝堯的思路非常敏捷，思想通達，無所不通的。我們一般人讀書，不容易讀得明白，做任何事情也想得不周到，跟人家說話，聽人家說話有時聽得明白、有時聽不明白，這是我們普通人。帝堯的思沒有任何障礙的，思路無所不通，所以鄭康成注解說是「慮深通敏」，慮是思慮、考慮很深刻，敏是聰明，他能通達一切，而且最快最敏捷，這是思。「欽明文思」是帝堯的四德，是他這個聖人的四種德性。「安安」依照《孔傳》講，上面的安當動詞講，帝堯以他的欽明文思四德，能安定天下應當安定的人民。文言的句子說：帝堯以欽明文思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所謂安天下之當安者，應當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夠安居樂業，生活能夠得到安定、安全。包括來自自然的、來自人類社會的，讓天下人都不要有恐懼、各種災害。讓他們心裏得到安全感，使天下所有人的

安全都得到保障。這是當安者，天下所有的人都應當得到這種安全、安定，心理能夠安然。上面的安是堯王能夠安天下這些當安者，這是安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帝堯怎麼樣接待天下人呢？他做天子做帝王，面對朝廷裏的大小臣子以及外面的老百姓，你看帝堯怎樣待人接物呢？「允恭克讓」，允是什麼？允當信字講，能夠使所有的人相信他、信任他。上面講安安，信任他能夠給所有的人一種安全，就是讓天下人見到他，心裏自然就安了，有這個信心，他能取得天下人這種信任，這是允。恭是什麼呢？恭是恭敬，上面講欽是莊嚴，是就他自己本身講。恭是別人看他的時候，他不但本人莊嚴，對人也一切恭敬，他雖然是一個天子，他對待任何人都是恭敬。克讓，克當能講，他無所不能，什麼都能。他待人的話，人的任何心理、有任何習氣，種種不同的，他對待一切人都能夠相應，對誰他都能一見面就讓，他把天下的老百姓都看做自己人一樣。讓這個字，一切是退讓，遇到各種權力、各種利益都能讓，聖人不要這個，名與利都不要。最值得後人稱讚的，孔夫子最推崇的就是讓，天子的位置他都能讓，他可以把這個讓

給人家，在他以前，沒有讓天下的例子，從他開始，他能夠禪讓。讓是言字邊，這個字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這個字原來的意思，是人與人之間互相以言語責讓，你說我不對、我說你不對，互相責讓的讓。另外一個字在左邊是挑手邊讓，是推讓，比如這件好東西，我推讓給你，你不接受，又推讓給我。那個讓字才是推讓，讓給人家，這個讓是在言語上互相責備人家，到後來這兩個字換了，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把讓字用來做推讓給人家，不過在《尚書》裏就這麼用了，可見已經很早了。現在就把這個讓字解釋為互相推讓、互相禮讓，但是講文字學的人，要知道這兩個字有分別的，而且講原始的意義正好相反。現在這個讓就當推讓講，他能把天下都推讓給人家，他待人接物有這樣的好處，因此「光被四表」，他的光明普被四表。四表，不但中國受他的教化，中國以外的東西南北四邊，都受他的教化。表當外字講，中國境外的，四邊的人都受他這種道德教化。不過古文學家把光當光明講，今文學家把光當廣講，廣大的廣，所以堯的道德教化能夠廣大，擴充到中國四境以外，這也可以講得通。

這是一大段，這一大段前面一小段，就講帝堯他怎麼樣考察古代聖人的道德、辦事的方法，他能夠行權，能夠把天下治得好。第二小段欽明文思安安，就講他本人，聖人的德，性德就是那樣，安安是能夠安天下之民，講他一個賢、一個能，欽明文思是他本人的賢，安安是他辦政治的才能。剛才講的第三段，講他能夠面臨天下的人民，而且教化廣被四境之外，還「格于上下」，四境是空間，橫的方面、四周，上下更擴充了，四表是橫的空間，上下是就時間來講。時間怎麼說呢？孔子祖述堯舜，就把堯舜之道能夠敘述，一直到後來，中國帝王講政治，那些讀儒書的人無一不嚮往堯舜政治，那個禪讓政治。這是格于上下，格就是至，格也當及字講，他的道德能夠普及到上下古今。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克明俊德《禮記》《大學》裏舉了這句話，《大學》是曾子作的，曾子舉了這句話，後面就加了一句解釋，曾子說：「克明俊德，自明也」，克明俊德這句話，是講求自己的心地光明，克明是光明，是由性德裏發出來的，俊德就指性德，本性裏面那個德自明。根據《史記》還有《孔傳》，有不同的

講法，各位自己看注疏本子、看其他注解，可以參考研究，不必多舉了，講這個就可以了。以親九族，以自己光明的性德來親九族，親九族是什麼？九族由近推遠，親是親民的親，《大學》裏不是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民就指的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九族是帝堯最近的族，九族和睦了，既睦是由他親九族，然後九族都是互相和睦。平章百姓，百姓指的是什麼呢？朝廷裏的百官，除了帝堯自己的九族，還有在朝廷裏的大小官員，百官就指的百姓，百官有百官的族，堯有堯的族、百官有百官的族，百官的族姓就是百姓。平章是什麼呢？就是一律平等，平等地看待百官的這些家族，章是很明顯的，就像有文章那樣的。

「百姓昭明」，百官的族姓都昭明了，也都因為受他的這種教化，一切都是昭明，昭明是一切都很明白。「協和萬邦」，協和這兩個字，協就是合，合作的合，和是和諧，拿這兩個字來講，就是協和萬邦，萬邦是天下的諸侯，一個諸侯就是一個國家，邦就是國家，使得天下各國都能一團和氣。「黎民於變時雍」，黎民就是萬民、所有的民眾，就包括了天下所有的人。於當乃字講，文言文講的乃，用口語講「於

是」，更白話一點講就是「這樣」，「於」就是這樣的意思。這樣怎麼樣呢？變了，變是變化，經過他這樣的道德，由他自己的家族，到朝廷裏文武百官的家族，再推行到天下萬邦，都能天下如一家，一團和氣，因此天下人民於是就變化了。變化怎麼樣呢？時雍，時當是字講，雍當和字講，時雍就這樣的和氣，時是「是」，是就當這樣講，天下老百姓於是就變化成這樣和氣。怎麼樣和氣呢？天下像一家那樣的，和和氣氣地相聚在一起，就是天下太平。

聖人治理天下，他所以能夠這樣，要注意欽明文思，這是聖人，就憑這四個字，我們尊敬他，確實是個聖人。後面講到他的事功，表現出他的功德，就完全符合他聖人的本質本體。這一段，中國儒學講的都是有所本的，怎麼有所本呢？孔子祖述堯舜，這是《中庸》裏講的，他就敘述堯舜之道。當然他教學生，都把堯舜之道教給學生，所以曾子作《大學》的時候，開頭就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開頭第一章就是這一段，他根據的就是《堯典》。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後代都知道堯舜的政治是公天下，什麼是公天下呢？不把天下當做自己家族的產物，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是公家的。既是公天下，天子的位置不是自己坐了之後，讓給自己的兒子，兒子再交給孫子，不是如此。他要把天子位置讓給能治理天下的人才，這叫禪讓政治。這一段就講禪讓，禪字是佛法講禪宗的禪字，在這裏就讓位來講，讀善，禪讓。

「帝曰」就是堯帝說，「咨」是嗟嘆的意思，他在朝廷裏對著一般老臣說「咨」，開始先自嘆一聲。「四岳」就是派在四方的諸侯，四方諸侯分掌四岳，岳是山最高

的，四方那一方最高的山，就是那一邊的岳，東西南北有東岳、西岳等四岳，四岳就是四方的諸侯，四位諸侯。他說四岳啊，「朕在位七十載」，載是年，各朝代的稱呼不同，比如說堯舜的時候稱載、夏朝稱歲、殷朝稱祭祀的祀、到周朝稱年。這是講堯舜時代，在位七十載，在位已經有七十年了。既是在位七十年，年紀已經很老了，做帝王做天子，做了七十年。那個時代人壽很長，尤其是聖人，聖人的年齡可以活得更久，我在位已經七十年了。「汝能庸命」，汝指的四岳，你們四方諸侯之中，誰能夠庸命，庸當用字講，用命，命是天子之命——帝命。帝命是什麼？帝命是做天子，登上天子之位執行天子之命。庸命的庸當用字講，用是執行的意思，來當天子的意思，當天子就要執行天子的事務。「巽朕位」，巽當順講，照我在位時所執行的，你們照樣來登我這個位置。巽當順字講，好懂的話就是照樣的，照樣像我這樣登上帝位。巽也當遜字講，遜位就是讓位的意思，這都可以講得通。

「岳曰」，四方諸侯說，「否德」，否是不敢承擔的意思。否德是什麼？否是不敢答應，為什麼不敢答應？德不夠啊，四方諸侯都說，我們的道德，誰都夠不上啊。

否德的否，這個字也有人讀做鄙人的鄙，鄙德就是沒有德，大家看看自己都比不上，覺得自己的德太鄙了，沒有像堯的德那樣好。「忝帝位」，我們的德就是這個樣，不好，假使一定要我們來當天子，那就忝了帝位，忝帝位是把帝的位置、天子的位置就敗壞了。「曰，明明揚側陋」，這個曰是堯帝說的，四岳既然不肯繼任天子，堯就說：好吧，你們既然這麼客氣，不想接替我當天子，那麼你們大家來選舉吧。在朝廷裏選不上，選出你們幾位，你們都不幹，只好明明揚側陋，上面的明當動詞講——明舉，公開宣布出去，下面的明指的有明德的人，讓你們選舉。被選舉的人要有明德，道德要好智慧要高，你們把有明德的人揚起來。揚是什麼？把他提升起來、舉出來，揚就是舉的意思，你們要選這樣的人。普遍去找，就算這個人在什麼地方呢，在側陋，側陋是什麼，側是很偏僻的地方，陋是很簡陋，像在鄉下，生活一切都很簡陋的，窮鄉僻壤的地區，你都可以到那邊去找，賢能的人也可能住在那些地方，不要遺漏了，這一句是這個意思。就公開普遍地找，誰有這個能力，請他來做天子，這是中國最早的選舉，不要人家自己來競選，由在位的聖人帝堯叫那些大臣到外面去找。

「師錫帝曰」，師是四岳及朝廷裏其他大臣，師當眾講，眾人，錫當與字講（孔傳，錫，與也），與是給，推舉給誰，錫是假借語，本來是與，這是拿錫字假借來用。眾人就推薦給帝堯說：「有鰥在下，曰虞舜」，有個鰥夫，鰥夫是還沒成家、還沒娶太太，在下是什麼呢？下是在民間，他現在沒有任何官位的，這個人叫虞舜，虞是他住的地方，後來做為氏，姓氏，名字叫舜。「帝曰」，帝堯說，「兪」，一聽眾人這麼推薦，他就答應了，兪是嗯一聲，答應了。「予聞」，予是帝堯稱呼自己，我聽說有這個人。雖是聽說過，這個人究竟如何呢？下面就問「如何」，這個人品德如何？「岳曰，瞽子」，他是一個盲人的兒子，不過講瞽，舜的父親不一定是瞎子，因為下面講「父頑」，他的父親很頑，頑是腦筋昏昏沉沉的，看事情看不明白，聽人的言語也聽不清楚，也不認識人，好人壞人分不清楚，這就好像是一個瞎子一樣，所以歷史記載說是瞽者。瞽子就是這個瞎子的兒子，子就指的舜，他是瞽子。父頑，頑是不好的意思，頑劣。「母嚚」，《說文解字》裏說，嚚這個字是語聲，說話很嘈雜的聲音。引申的意思，這個母是他的後母，她話很多，嘮嘮叨叨的，話說得沒得了，是這麼一個人，舜的父親就聽他後母的話，這叫嚚。「象傲」，象是他弟弟，後

母生的弟弟，非常傲慢，不懂尊重兄長，他的一家人是這樣的。但是舜「克諧以孝」，他能夠以他的孝順盡孝道，能夠和諧，克當能講，能使他的家庭和諧，以當用講，用他的孝心來把家庭帶到和諧的境界。「烝烝乂」，烝烝是像氣一樣往上蒸騰，古人注解當進字講，進是往上進，乂當治講，治理的意思。烝烝是一天一天提昇，乂是治家的治，把他家裏的人，他的父親、後母、弟弟，把這些人整治得往上提昇，把家道往上提昇。提昇到什麼程度呢？「不格姦」，格當至講，姦是奸惡，不至於到奸惡那種程度。奸惡是什麼呢？就是作姦犯科，做了不好的殺人的事情，那是姦。但是他的父親、母親、弟弟，父親愚蠢的愚蠢，母親偏心的偏心，象傲慢的傲慢，這一家人如果沒有舜用他的孝心來感化，他們三個人必然一天一天壞下去，造罪了。但是由於他這樣烝烝乂，所以不格姦，不至成為奸惡的程度。

為什麼這麼講呢？帝堯經過大臣子把舜舉出來，帝堯就把舜請到朝廷裏試用，同時把兩個女兒嫁給舜。在這個時候舜已經是帝堯的女婿了，回到家裏，他父母應該對他好一點吧。不然，帝堯的兩個女兒到舜的父母家裏，舜有時候也回家裏，因

為孝敬父母，總要回去。這個時候他的父母、弟弟，還要設盡方法殺害舜，結果是由帝堯的兩位女兒，告訴舜脫困的方法。比如有一次他父母叫他爬到倉廩上，倉廩很高，是儲存稻穀的地方，叫他整理倉廩。等他到了倉廩上面，就把下面的梯子撤掉，還放火想把他燒死，舜預先帶了兩頂斗笠，當下面放火一燒，他夾著兩個斗笠，一邊一個，就像翅膀一樣飛下來了。又有一次，他父母叫他疏通水井，把井裏的泥挖出來，他是孝子，當然要尊重父母的命令，他去挖。等他一下井的時候，他的父母、弟弟，卻合力把泥巴都往井裏放，想把井塞起來，要把舜悶死，但是他事先從井的旁邊開了個洞，就從旁邊的洞裏爬出來。這些方法是堯帝的兩個女兒教他的，教他飛鳥之術、教他龍蛇鑽洞的方法，可見堯帝的兩個女兒也是不簡單的，他就用種種的方法，使父母的陷害不得逞。如果沒有用這些方法，一旦舜帝死了，舜死了固然是自己大不幸，他家庭裏的這些人犯了大罪，這個大罪不得了，講不格姦就指這類事情。

「帝曰」，堯帝說，「我其試哉」，你們大家既然選舉這位虞舜，那我來試試看。

就把他請過來，「女于時」，這個女字讀忸，是嫁女兒的意思，把女兒嫁出去叫女，這三個字是說帝堯這個時候，于時是在這個時候，帝堯講要試試，把舜請來之後，同時就把自己兩個女兒嫁給舜，叫女于時。這兩個女兒的名字，大女兒叫娥皇，二女兒叫女英，娥皇、女英，堯把兩位女兒嫁給他。這兩位女兒，一者她的身分是帝堯的女兒，是天子的女兒，不得了的！再者她的才能，你看看又懂得很多，嫁給他之後，「觀厥刑于二女」，觀厥刑是什麼？觀他的法度，刑是法度，為人做事有沒有法度。古時候講法度，法是法則，度是一定的度數，有沒有一個準則，做人有做人的準則。觀厥刑，厥是其，其指的是什麼？指的舜，觀察他為人做事的法度于二女。為什麼要觀法度于二女呢？《孟子》裏講：「九男觀于外，二女觀于內」，堯帝還有九個兒子，九個兒子在外面，觀察舜在外面為人做事什麼情形。二女看對內，外面有很多人，在外面看他做人看不出來，看他在家室裏對內的情況，對內，外人沒辦法看，他的妻子看得出來，這個人有沒有品德，真正的品德好不好，他太太知道。這是觀厥刑于二女，用兩個女兒來看他究竟內在的人品如何、法度如何。

另外要知道「釐降二女于媯汭」，釐當道理的理講，降是降下。上面「觀厥刑于二女」是指堯帝來講，堯帝用二女來觀察舜的品德。「釐降二女于媯汭」是就舜來講的，舜不像後代人，我做了駙馬，娶了天子的女兒，公主的丈夫是駙馬，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一方面自己感覺很榮耀，再方面對於公主是不敢得罪的。但是舜用道理降伏了二女，把天子的女兒這種尊寵的地位給下降，怎麼下降呢？他讓二女到虞那個地方的婆家，他原來在歷山，虞舜在歷山耕田，他家就在那裏，他父母弟弟都在那裏。他用道理，妳既是嫁給我，就要到我家裏去盡到為婦之道。釐降二女于媯汭，媯汭是兩道河流，這兩道水出自歷山，舜的家庭就在歷山下面，媯汭二水之間，兩條河流之間。「嬪于虞」，嬪是普通的匹夫匹婦，做個匹婦，就是民間普通的一個妻子，在虞那個地方，你看看，這是舜這樣的做法。「帝曰，欽哉」，帝堯說欽哉，帝堯說一切都好，一切辦得妥當，值得欽佩啊。

這兩者，一個帝堯、一個帝舜，兩位都是聖人，這當中帝堯說「我其試哉」，這個試字，舜帝娶了帝堯的兩個女兒之後，他有時候在家庭裏、有時到朝廷裏幫助

帝堯辦事，帝堯要讓天下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隨便找個人來就讓給他。他首先要問這個人的品德如何，辦事能力固然需要，品德最重要。沒有品德的話，事情一辦就辦壞了，要問品德。為了問品德，把兩個女兒嫁給他，觀察內在的人品。外面在朝廷，交付他多少事情，舜帝什麼事情都是圓滿達成任務，那不容易的。古時候講禪讓政治，能把天下讓出去固然不容易，能找到繼位的人也非常不容易。他找到這個人，你看虞舜繼承了天子位，他自己到了晚年，又把這個位置讓給人家，所以他也是聖人。我們講中國歷史、講中國文化，也讓我們了解中國古代不是不選舉，有選舉的。拿這個選舉，我們看現時代的選舉，現在講選舉，不選舉則已，一選舉的時候，你罵我、我罵你，互相想把對方罵倒了，自己上來。這種選舉，拿這個跟堯舜的選舉比，你看看，慚愧啊！叫我們現代人慚愧得無地自容。為什麼呢？人家是聖人，是有品德的人，辦政治沒有聖人是辦不好。後代的歷代天子，他雖然不是聖人，他能夠肯學道，在朝廷裏那些讀儒書的人，都是學聖人的人，由他們來幫助天子，稱得上是賢人，他有學聖人的志願，他也可以把政治辦得好。不是這樣的話，只是為了自己的權力、為了自己當天子的名聲，那絕對辦不好，一上來就是昏君，

是無道的。必需有求道之心，自己雖然沒到聖人地位，是個賢人，甚至是個正人君子，也可以把政治辦得好。為什麼呢？基本的，他有道，他想求道，辦政治是為了自己成道，也幫助天下人能走向道上去，中國的政治基本精神在此。

舜典

〈堯典〉就講這兩段，下面講〈舜典〉，〈舜典〉裏的經文很長，我在這裏提出這一段，是有關音樂詩歌方面。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的帝是舜帝，他在接受堯帝讓天子位置給他之後，當時朝廷的大臣還是原來堯帝用的臣子，有很多都是舜在堯帝朝廷裏的同事，現在舜帝做了帝王，他要重新任命官員的時候，其中任命管理音樂的最高領導人，音樂方面的領導人就是典樂之官，這個人叫夔，舜帝說「夔，命汝典樂」，我命令你管理音樂。「教胥子」，把我們國家這些胥子，胥子是國子或長子，國家這些胥子，你把他教好，就拿音樂來教育他。教他怎樣呢？「直而溫，寬而栗」，要把這些人，先教他正直而溫和、

寬厚而又栗。寬厚是寬厚，做人要有節操、有做人原則，原則不能變叫栗，無論待人怎麼寬厚，要守住做人的原則，不能放鬆的，這叫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是剛直，無虐是不要有害。剛直的人是好，但是剛直得過分了，對別人也有損害，也有傷害的地方，你要教他剛而無害，剛直但對一切人沒有傷害，要教這樣的。簡而無傲，一切從簡，在簡之中不要有傲慢的表現，簡的人往往叫人看了，覺得這個人好像禮貌不周，簡而實際上沒有傲慢心。這四句話都是中道，直而溫，正直而溫和，這是仁，仁義道德的仁。寬而栗是講的義，什麼事情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辦事不能要求人過分了，很寬厚但原則不能變的，這叫義。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簡這兩個字就指乾坤講的，《易經》裏講乾卦是陽明是剛，剛是陽明的，簡是坤卦，坤是簡，大地多麼簡。人類也好、一切野獸動物也好，好人、壞人，罪大惡極的人、毒蛇猛獸，大地一樣承載。好的植物、有毒的植物，大地一樣生長它，平等，這麼簡單。剛而無虐就像天的乾卦，代表天，天是一片陽明、是剛的，剛的天道對一切人無害。大地是平等對待一切人，沒有驕傲，對待任何人、對待任何事物，這要學。你教胄子、教國家的子民，你要教他效法天地，那樣的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要學人道的仁義，這是做人的原則。

再講到詩樂本身，「詩言志，歌永言」，詩最高的目的，是把詩人自己的意志，他的志願能用文字表達出來，表達出來再用歌唱，歌永言，詠唱。既是詠唱，那個聲音當然跟普通講話不一樣的，所以他用聲音，「聲依永」就是把文辭拉長了，唱了。「律和聲」，唱了要有律，律是什麼呢？律是音律，有陰律、陽律。陰陽兩律在十二個月的時候，一、三、五、七、九、十一是陽，天地自然的音樂之氣是陽氣，單月是陽氣，二、四、六、八、十、十二是陰氣，陰陽二氣配合。陽律是六個，陰律叫呂，也是六個，陰陽的氣配合起來，配合得很好，合乎天然的音樂。「八音克諧」，八種樂器能夠和諧。「無相奪倫」，不想你的樂器把別的聲音壓倒了，只聽你的，不聽別人的，不是如此。八種樂器互相調和，不相奪倫，倫是次序，按照次序，該奏誰的樂器就奏誰的樂器，不互相侵奪。這樣「神人以和」，神和世上的人，鬼神和人都能一片和諧，這是教他音樂詩歌的原理。你任命一個樂官，不是任命出去就算了，你要指示他最高的原理，以這個最高的原理來教化，使受教的人把自己所

有的雜念習氣排除掉，引發自己真正的真情感出來，真情感引出來以後，就直接進入本性的性上去。

「夔曰：於，予」，夔說在我來講，「擊石拊石」，擊石是擊磬、敲石器，拊石是一擊之後再一拊，敲擊之後再一撫摸。這一擊一拊之間，發出那個音聲出來，拿這個做代表，拿石樂器做代表，其他各種樂器無不如此。「百獸率舞」，各種野獸相率一起來共舞。為什麼共舞？牠聽到這個音樂，把牠的真情感引出來了，自自然然一邊聽一邊舞蹈了。所以《詩序》裏講：「不知不覺，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手舞足蹈就是接受詩歌音樂之後，自自然然顯露那種愉快的神情。這裏你看，獸都是這樣感化起舞了，人神如何？更能感動人、感動鬼神，就說明音樂的功能妙到極處了。學音樂，實在的話，就是修道，孔夫子講學道從禮樂上來學，道理就在此。

洪範

〈洪範〉的經文很長，這裏只選開頭的一段和後邊最後一段，我們先把這兩段看過之後，對這篇經文就能有個概括認識。〈洪範〉這個題目，洪當大字講，範當法字講，洪範是大法，古時候帝王治理國家的大法則叫洪範。這篇經文的來源，應該推到夏朝的時候。在夏朝以前，原來是堯舜政治，在舜帝時代，禹王的父親鯀，在治理洪水的時候，治理得沒有方法，後來失敗了，禹王繼續他父親的事業。當禹王繼續父親事業來治理的時候，所謂〈洛書〉，在洛水裏出現神龜，背負了一部有啟發性的書，歷史記載說是一部書，實際上不是書，是龜背上顯出從一到九這些數目字，禹王一看獲得了啟示，這時候他治水成功。治成功以後，禹王接受舜帝禪讓，他繼承天子之位以後，這分文獻就保存在朝廷裏。從夏朝到殷朝，一直保存到殷紂王的時代，這分文獻在箕子的手裏。後來周武王伐紂，把殷紂王的政權推翻了，武王這時拜訪了箕子，由箕子把這篇〈洪範〉傳授給武王，這是它的來源。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這是九疇第一類，五行這一段。）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這是九疇最後一段。）

前面一段是敘述周武王，伐紂成功後訪問箕子，記載這一段。開頭一句：「惟十有三祀」，惟這個字是語助詞，開始說話的時候，先有語氣發出來，它沒有實際意義的。十有三祀，有讀又，有當又字講，十有三祀就是十三年的意思。祀是殷家記載年歲的字，周朝叫年、殷朝叫祀，箕子對周武王說這樁事情的時候，還是用殷家記載的年號。十三年是什麼時候呢？那時文王還是殷紂王西方一個小國的國君，叫做西伯昌，文王把國家交給武王繼位的時候，武王還是諸侯的身分，就是國君身分。到了十三年的時候伐紂成功，正好在殷紂王三十三年，那時伐紂成功，武王繼位是十三年，記載那個時候，伐紂成功的時候。

「王訪于箕子」，這當中有兩種說法，在十三年的時候伐紂，一伐紂成功，周武王馬上就去拜訪箕子。箕子在這個時候還在做囚犯，殷紂王把他囚禁起來的，武王就訪問箕子，訪問的時候，就由箕子傳授武王這篇〈洪範〉。另外一種講法，是

今文《尚書》學家說的，是在什麼時候呢？武王伐紂以後，箕子就到朝鮮去，武王沒有見到箕子，後來武王把朝鮮封給箕子，就是現在的韓國，現在北韓還是叫朝鮮，箕子封到朝鮮，箕子既然接受武王封給他一個朝鮮之後，他從朝鮮回來見到武王。這有兩種說法，這裏是古文《尚書》「十有三祀」的講法，那都沒什麼大問題，兩種講法對文沒有重要關係。我們現在就研究文的內容，王是武王，周武王去拜訪箕子，這不簡單。武王把殷紂王的政權推翻了，就殷朝來講，是一個亡了國的朝廷，箕子是殷紂王時皇家的人，武王還是非常尊重他，很謙虛地去拜訪他，可見武王是個聖人。

一見到箕子的時候，「王乃言曰」，武王就對箕子說，「嗚呼」，首先感嘆，嗚呼是感嘆的聲音。「箕子」，箕子是他的封號，他另外有名字的，稱呼他箕子之後，就說「惟天陰鷲下民」，惟這個字還是語助詞，說話之前先發這個語氣出來，天陰鷲下民，按照孔安國的注解，就是《孔傳》，今文《尚書》學家說是《偽孔傳》，我們現在研究不必那樣稱呼，我們就說是孔安國的注解，孔安國的注解就是《孔傳》，

古時候注解叫做傳。按照《孔傳》的注解，鶩當定字講，是安定的意思。陰是暗暗的，文言文裏當默字講，緘默、沉默的默，默就是不用言語表示，心裏在決定，沒有言語表示，默然的意思，陰鶩就是默定。天是上天，上天就是暗暗地在那裏，我們人間的一般人都不知道，天在那裏安定。安定什麼呢？安定下民，下是天下，安定天下的人民。天下人民最重要的就是要生活，身體心理，身心都能夠安定，天給下民這樣定下來。第二句「相協厥居」，相當幫助講，協當和字講，厥當其字講，其是指定的意思，居是安居。上天沒有用言語表示，它安定了下民，幫助天下的人民，很和諧地安定他們的所居。無論居在那裏都非常安定，住在城市也好、住在鄉村也好，厥居就是其居，而且大家都能協，協就是既團結又和諧。因為在古代來講，我們人類不團結，沒有辦法跟野外那些動物，就是那些猛獸，沒辦法跟牠們抗爭的。再說人與人之間也要講求團結，辦任何事情都要團結，團結之後還要和諧，這都是天在幫助天下人民做到這樣的。

武王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開頭就把這兩句話告訴箕子，對箕子講了之後，他

自己又說：「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其是指定詞，就跟厥的意思一樣，厥居的厥就是其的意思。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這就指的上面那兩句話，我不知道天所定的天下人民，那種一切都能安定是什麼呢？能安定一定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次序，彝倫的彝當常字講，倫就當理字講，彝倫就是常理，所謂常理是什麼呢？永恆不變的道理。這個永恆不變的道理，有它一定的次序，攸敘的攸當所字講，敘是次序，這個永恆不變的常理有它的所敘，它的次序我不知道。經文的文字非常簡要，武王說到這裏，這話的意思就表達盡了，箕子就明白他的意思了，絕不是像我們現在的人說話、寫文章。說到這裏，我不知道這個常理的次序是什麼，這要怎麼辦呢？請您教導我。經文這些話都免了，不必說了，箕子就知道了，是來請教他的。

「箕子乃言曰」，箕子一聽周武王表達了上面的意思以後，他接著就說，乃言曰，接著就說。「我聞在昔」，我聞是我聽來的，也就是學來的，聞是博學、審問的聞。我聽聞什麼呢？在昔就是在昔日——古時候，這古時候推到夏朝，他現在是殷朝，殷朝以前是夏朝，夏朝開始之前的舜帝朝廷裏。舜帝那個時候，中國大水災，那個

水災在堯帝時代就有的，從堯帝到舜帝，那個洪水很嚴重。後來國家就徵求，誰有這方面的專業能力能把洪水治好？當時有人就推薦鯀，鯀是禹王的父親，推薦他之後，鯀一治水治失敗了。怎麼失敗呢？他用圍堵的方法，不用疏導的方法。水我們知道，後邊講水性潤下的，你要順著水性，疏導就可以了，但是鯀不懂這個方法，那裏有水，他就在那裏築堤，把它圍堵起來，所以不成功。箕子就說開始的因緣那個事情了，我聽說在昔日的時候，「鯀堙洪水」，鯀在治水的時候，堙洪水，洪水是大水，堙是什麼呢？堙是用堵塞的方法，鯀的方法把大水堵塞起來，不讓水往下流，這個辦法當然不行。這就箕子看，是「汨陳其五行」，汨陳的陳是陳列，汨陳就是亂了，沒有按照五行的序列，沒有按照那個次序來治水。所以講汨陳其五行，也就是說違反了五行的次序。五行是什麼呢？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後面要特別介紹的。既是他這樣亂陳，汨陳就是亂陳，把五行的序列亂了，「帝乃震怒」，帝就指上天、上帝，就是現在一般宗教講的上帝，他們的上帝，中國字翻成上帝，就是《尚書》裏講的上帝。帝乃震怒，上帝震怒了，震當動字講，動怒了，就是發怒的意思，震也當發字講，發怒了。他一發怒，沒什麼別的，並不是鯀不好，把鯀叫來，打他一

頓或者罵他一頓，不是如此，天的怒很和平的。

「不畀鴻範九疇」，畀是賜予的意思、給他的意思。不畀就是不給，不給絲（洪範·九疇），他既是把五行的次序弄亂了，給他（洪範·九疇），他也不能用。天教人就跟我們人間最好的老師是一樣的，我們人間最好的老師教學生，能教的他才教，教那一門學問能教得好，他就教他，教不好，那白費力氣，那就不用教了，有什麼用處啊。天就是這樣，就不給他（洪範·九疇），（洪範）是大法，九疇的疇當類字講，九大類，這個大法有九大類，上帝不給絲九大類的大法。因此「彝倫攸斁」，彝倫是常理，永恆不變的道理。前面講攸敘，這裏不講攸敘，講攸斁了，斁是壞了，這個常理毀壞了。結果「絲則殛死」，舜帝把絲，那時還在舜帝朝廷裏，舜帝把絲辦了罪，沒有治得好就把他辦罪了。所謂殛死是什麼呢？不讓他幹就是了，不讓他幹就是把他的職位廢除了，就等於現在撤除職務就是了，就是這個意思。撤除職務永久不讓他再做這樁事情，一直到老死。殛死的意思，實際上不是把他定了罪，把他誅死，不是如此。他自己死的，死了之後，根據《左傳》記載、《史記》（殷本紀）

記載，鯀死了之後，變了黃熊，《左傳》裏的熊是能字下面四點，在《史記》〈殷本紀〉的注解裏叫黃耐，耐是能字下面三點，在《左傳》裏講熊，熊是一種動物，鯀死的時候就變了，他本身一死，連同那身體就變化為黃熊，是這樣的。

「禹乃嗣興」，禹是鯀的兒子，舜帝把鯀撤除職務之後，就讓鯀的兒子禹繼續來治水。聖人用人就是這樣，並不是你父親有罪了，兒子一定也是不行，不是如此。雖然他父親不好，沒有辦成功，他兒子可以辦，所以叫他兒子禹嗣興，嗣是繼續、繼承的意思，繼承他父親治水的事業，他一繼承之後，興起來了，這個事情就辦好了。因此「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天就指的上天、上帝，乃就是於是，上帝於是，錫當賜字講，賜、錫兩個字通用的，錫就是賜的意思，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上帝於是就賜給禹王〈洪範·九疇〉。因此「舜倫攸敘」，禹一接受，上帝給他〈洪範·九疇〉之後，他一得到啟發這個常理，永恆的道理，由此而得到了有次第，這一段敘述它的來源。天怎麼賜禹〈洪範·九疇〉呢？在歷史記載裏講洛出書，洛水出來那個書，書就指〈洪範·九疇〉，洛水有什麼現象出來？洛水裏一隻大龜出現了，禹

在治水的時候，在洛水裏發現一隻大龜，龜背上顯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從一到九這些數字，他就得到啟發，然後他再一研究，這就是〈洪範·九疇〉。

「九疇」是九大類治理天下的大法，這九大類，不但是治天下辦政治這方面，修道、一切事都在這當中。這九大類每一類如果詳細講的話，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解釋清楚，現在就是扼要地把每一類的名目，稍微看一看。「初一日五行」，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為什麼叫行呢？根據鄭康成的注解，他說行這個字的意思，順天行氣的。我們中國古代那些帝王都是聖人，最早的聖人講到伏羲氏，他用觀察的觀法觀察宇宙，觀到了本體，本體前面講過，寂然不動的，這個寂然不動在《易經》裏講就是太極，太極是不動的。如果始終不動的話，我們天地萬物人類怎麼生存呢？所以要動，一動的時候，在聖人來講，不管怎麼動，他沒有變壞的，還是那個本性。我們普通人不是聖人，一動就變了，一動就變化，變就變得自私自利的，任何人都變。這裏講五行的意思，我們要學最好最高的目的，就是在用的時候，都要像《中庸》裏講的率性，率性就是一切順乎本性，不要變化。在開始學的時候，

沒有到那個程度，你學過五行就不錯。五行是什麼？行是順著天，天是自然的法則，順乎自然的法則行氣，那個本體是不動的，太極是不動的。一動就有氣體，那個氣體按照天理、按照法則，有次序地動就好。我們任何人一動，除非你有非常好的修養，才能按照五行，順乎自然的法則來行動，不然的話，都是變壞了。行就是順乎天然法則來行氣的，這是五行的意義。

九疇的第二類，「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就是人的本身有五樁事情，這五種事情就是，一是一個人的外貌、相貌。二是言語。三是眼的視力、看法，對一樁事的眼光。四是聽，耳朵聽的能力。五是心裏思維的能力。就是貌、言、視、聽、思，貌是整個面貌、視是眼睛的視力、聽是耳的聽力、言是言語的表達能力、思是思維，一共五種，這五種事情要敬用，無論是視、聽、說話、起念頭，都要守住敬字，這重要啊。「次三曰農用八政」，一般說來，辦理政治是內政，以農為首，合起來一共有八種政事。「次四曰協用五紀」，五紀是什麼呢？一年叫一歲、一天叫日、一個月叫月，歲、日、月還有天上的星辰，再有曆數，曆數就是用的黃曆，這五種叫五紀，

這要協用，要用得很協調。年、月、日、時以及天上的星辰，都要協調協和，用得很恰當。「五曰建用皇極」，皇當大字講，極當中字講，要建立大中之道，儒學講修道、講中道，歷代帝王都知道中道。堯帝把天子位置讓給舜帝的時候，曾經教他，在《論語》最後一篇〈堯曰〉篇裏講「允執其中」，你要執中道、把握到中道，後來舜帝把天子位置讓給禹王的時候，也教他允執其中，盡到皇帝的中道。「次六曰又用三德」，又當治字講，治理一切事情，就是治民，治理民眾的事情用三德。那三德呢？一是剛性的、一是柔性的，該用剛的就用剛、該用柔的就用柔，還有無論是剛是柔，都要正直，不正直就不行，這叫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當考字講，考疑。考疑什麼呢？這是用占卜的意思，《易經》裏講占卦占卜，占有占、卜有卜，方法在《易經》裏講得比較詳細。所以明用占卜，明用稽疑是有疑問的時候，要用占卜來考察，注重明字不能迷。到後代有些人研究《易經》，或者講〈洪範〉、講稽疑的時候，大多是講形而下的，他不能明，只用形而下，只問一個吉凶，那個作用很小。這個明是用得大，直接可以通道的。「次八曰念用庶徵」，庶當眾字講，用是用天時，你考察天時的時候，要注重一切天候、天時顯示出來的氣象，你要求得很

多應驗的事情，要運用得好。「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是勸導的意思，勸導人做好事做善事，用五福來勸化一般人。威用六極，極是凶災的事情、最不受人喜好的事情，最為人厭惡的意思，這六種，極是窮困到極處了，那些凶災的事，這要用什麼呢？用威，該用威的時候就用六極。嚮是用來接引人、收攝人的，威是用來折服人的，就是用兩種。這是第九個，到這裏為止，這是九疇。〈洪範九疇〉是禹王看到洛水出現的龜，從龜背上那些現象推衍出來九大類，往下的每一類都有詳細解釋，這詳細的解釋是箕子教周武王的道理，那當然很多囉。這裏後面講兩段，一段是開頭的五行、一段是最後的五福六極。

現在就看五行，「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火木金土，各有各的特性。「水曰潤下」，水是濕氣是潤濕的，它往下，它的特性是往下潤的。「火曰炎上」，火是往上面衝的，往上炎、往上燃燒，這是它的常性。「木曰曲直」，曲直是什麼呢？樹木可以用人工的方法讓它彎曲，也可讓它筆直，可以調整得很直，木這一類有這個特性。金屬品就不是這樣，「金曰從革」，革是改革，

金可以改，怎麼改呢？用火一鍛鍊就把它熔了，熔了就可以改。「土爰稼穡」，爰當曰字講，土爰稼穡就是土曰稼穡，爰跟曰是一個意思。土為什麼叫稼穡呢？土裏面可以種植農作物，種成熟了可以收成，稼是種，穡是收，收斂、收成，土的功能，它的特性就是稼穡。再說由五行所發出來的各種氣味，「潤下作鹹」，水往下潤，潤到下面，水長期在下面就變成鹹性了。「炎上作苦」，火一燒，炎上面變成苦味道。「曲直作酸」，樹木可以揉成曲的、揉成直的，在經過人工這樣揉，給它做曲直調整的時候，它可以發出酸味來，這是木實在的味道。「從革作辛」，金屬的氣味是辛味。「稼穡作甘」，土所以能夠稼穡，因為土有一種甘味，比如我們到野外，看見沒有經過人工給它變化的原土，它有一種甘味。

這是講五行的名稱、特性、氣味，講完之後，我們要從這些屬性了解它的用法、它的作用。首先講這個作用，前面介紹水火木金土，要按照排列的次序，後面有一張表，各位可以把這個表看一看。五行有相生相剋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就是陰陽二氣，陽氣在天、陰氣在地，由天地陰陽配合了，生出來五行，金木水火土生出來的

次第，五行每一行有它互相生的次第。各位看這個圖，第一行上面文字說明，五行相生的次第，畫一條線，這線是連續的，中間沒斷，按照相生的次序，木火土金水，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這是五行相生。還有五行相剋的，剋當勝字講，就等於兩個人打架一樣，或兩軍作戰一樣，打仗一樣的，作戰勝利了，把對方打敗了，這叫做剋，就克服了人家。五行有相剋的，怎麼相剋呢？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它是循環的，前面的相生也是這樣，水倒過頭來又生木。了解相生相剋的作用很大，看我們對它了解到什麼程度，你了解多少就能用多少。

古人都是用文字說明的，我們看古人的文字解釋，看了半天，恐怕還是不得要領，恐怕很難懂。在這裏，我學人畫一個簡單的圖，中間這個圖，一條是虛線、一條是實線。實線是連著、中間沒有斷的，實線表示五行相生的，虛線表示五行相剋的。這個道理是夏禹王從洛水的龜背上發現的，禹王當然懂得，聖人那會不懂呢？不是聖人，一般人未必就完全了解。到了漢朝，漢儒對五行研究得非常有心得，他

們發現除了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它可以貫通到我們人的人倫，人的天倫、人的心理、人的道德都包含在內。這怎麼說呢？各位看，比如說土剋水，那裏有水，你用一堆土把水蓋下去就剋了，土剋水。誰來剋土呢？木來剋土，木為什麼剋土？你要研究它的因果關係，木是由水所生的，說好懂的話，木是水的兒子，那麼土剋了水，把木頭的老爸爸克服了，做兒子的一看，不行！他就替他父親來報仇，你來剋我的父親，我就來剋你，所以木來剋土。漢儒講子為父報仇，做兒子的替他老父親來報仇。其餘的你看，木剋了土，誰來剋木呢？金剋木，你拿個斧子、拿個刀，這都是金屬品，你砍伐樹木用刀、用鋸子，那都是金，金能剋木。金為什麼能剋木呢？金是土所生的，金是土的兒子，木剋了金的父親，金就替它的老父來報仇，來剋這個木頭。金剋木不錯，那誰來剋金？火剋金，任何金屬品禁不住火來鍛鍊，放在火燒的爐裏，一燒就燒鎔化了，火來剋金。火為什麼剋金呢？木生火，火是由木料生出來的，就火來說，金剋火的父親，火做木頭的兒子，它就為老父來剋仇人，來剋金了。火剋金，火由誰來剋呢？水剋火，那裏有火的時候，水一澆上去，火就滅了，水剋火。水為什麼剋火呢？火滅金，水因為看火滅了金，金是生水的，金是水的父

親，火把水的父親克服了，做兒子的水就來滅火，就為它的父親來報仇。

宇宙間的萬物離不開五大種，金木水火土五行五大種，五大種在自然界藉著相生相剋維持平衡，所以這個宇宙的運行不會亂，自然的法則在那裏運行。因為你想克服人家，你要當心他的兒子來克服你，你不能狂妄到目中無人，認為全世界只有你最強，沒那回事情！自然界如此，用在人類社會也是如此，人類社會那個國家，全世界自古以來到現在，任何一個國家沒有絕對的強，你再強還有別人。他最弱，他是你手下的敗兵敗將，他這個敗兵敗將的兒子，可以來把你打敗。我們從這裏了解，這是一個自然的原則，用在人倫關係，講究父慈子孝，一般儒學都教人講倫常、講五倫。為什麼講五倫呢？不講四倫，也不講六倫，單講五倫？五倫就從五行裏出來的，用在自然界就是五行，用在人倫就是五倫。五倫是父慈子孝，父母生兒女是天然的，兒女對父母盡孝道也是天然的，這是自然的法則，換句話講，兒女不能盡孝就違背自然法則。修道就要順乎自然的法則，行到最圓滿的境界，本性就出現。前面講五行，行就是順著天道來行氣，這個氣就是孟子講的浩然正氣，天地間的正

氣，我們順天行正氣，修到極處就順乎自己本性。所以儒家把世間辦事的一些道理、修道的一些方法，他用任何一個方法，都是把修道的事實與原理結合在一起，而且用得非常自然，這是五倫的一種理的根據。現在這個世間都講環保，叫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從那裏來的？環境保護就從生態學來的，真正最先講生態學，恐怕還是〈洪範〉呢。〈洪範〉講的生態學，才是最圓滿的生態學，它從自然到人文整體的，講得非常圓滿，這是從這個圖來講。

前面講氣，按照天行，這個氣正常地運行，自自然然的，既保養了身體又能修道。修道是什麼呢？修道要從入定開始，入定是什麼？你平常的日常生活亂七八糟的，走路也沒有個正常的次序，在家裏吃飯穿衣、一切的事情都沒有次序，你那個亂法，要想坐下來入定，定得下來嗎？平時就是一切都有次序，真正坐下來修定，工夫才能顯得出來。前面講的五種屬性都有味，比如說金屬品有辛味，這些味對我們養生來說，了解得多，對我們都有很好的幫助。比如〈瘍醫〉在《周禮》裏，瘍醫是瘍科這一類的醫生，管理這類職務的瘍醫講的道理。在《周禮》裏說：「以鹹

養脈」，鹹的味道可以養我們人身體上的血脈，養脈的。「以酸養骨」，酸的味道可以養骨頭。「以苦養氣」，苦是由火的味道發出來的，是熱性的，可以養氣。「以辛養筋」，辛味養筋，養我們身體筋骨的筋。「以甘養肉」，甘是甜味道，甘味的食物吃多了養肉，容易發胖。這是《周禮》裏講的，懂得這個，我們在飲食方面，不能說現代人要減肥、怕肥胖，我們甘的不要吃，也不行。甘的完全不吃，五行不平衡也不行，缺少那一部分都不行，也不能過分。為什麼呢？既是由這些來養，我們人的身體裏不能多，也不能沒有、不能少，太胖太瘦都不行，要得其中和，五行大致介紹到這裏。

五福六極，五福是「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這五福，壽是怎麼說的？古時候壽有年限的，第一講壽，根據孔安國注解，一百二十歲說是有福了、得了壽，我們人正常的要活上一百二十歲，就是得了壽。這在《黃帝內經》裏也講，它講一般人至少可以活一百歲，活不到一百歲，是自己五行沒有調得好，生活起居不正常，那就是沒有次序、亂了次序。《孔傳》裏講一百二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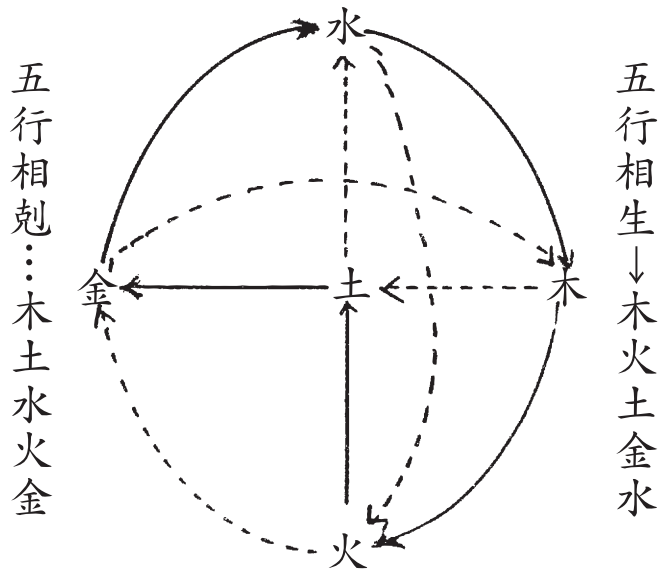
算是得了壽，這是第一種福。第二種福是富，富是什麼呢？財富，還是用孔安國的注解，他講「財豐備」，財是各種財產財寶，豐是很多，不但多而且備，備是完備。富有之家並不是說你家裏有多少金錢，不只金錢，各種寶物、各種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以外，還有其他那些供人欣賞的珍寶，這都是財物，統統完備了，這叫富。第三是康寧，康寧就是沒有疾病。疾病這兩個字，我們一般說疾病，其實疾是疾、病是病，疾是病得很重叫疾，病是普通的病。第四攸好德，攸當所字講，所好的是德，這就是因。第五是考終命，考是到老，要活到老，終命是能夠得其善終。這五福之中，壽、富、康寧、考終命，這些是福的結果，攸好德是福的原因，原因也是結果。為什麼呢？一個人在做好事的時候，當下他心裏就是發歡喜心，這個歡喜心對他來講，就是享福。這個我們不修道的人不知道，你看修道的人，他做各種慈善事情幫助人家、施捨財物等一切事情，在這個時候心裏有一種歡喜，他就是享福。所以這兩個又是因、又是果，因中有果、果中有因。

下面是六極，「一曰凶短折」，凶是一切不順遂，凡事都不吉利、都是招凶的；

短是不得壽，古人講沒到六十歲，這是短，沒到六十歲叫短；折是未到三十歲叫折。「二曰疾」，常常疾病。「三曰憂」，不論是什麼事情，自己時常在憂愁苦悶。「四曰貧」，貧窮沒有財富。「五曰惡」，惡是什麼呢？惡是醜陋，這個醜陋跟各位說，不完全指的面貌來講，他這個人過去所做的是不好的事情，顯出來的相，人家一看就厭惡，覺得這個人很醜。「六曰弱」，弱是這個人的氣質很弱，志氣也很弱。這是六種極，總括來講，這個極是一般人所厭惡的事情，過去做這些因招來這些果，厭惡也不行！這是凶事，與吉祥相對的凶事。整體來講，五福六極是儒家講因果的事情，儒家最高的是講修道，道修得好就成為聖人，在這個過程之中，你要修得好就要照因果來學。我們在做人的時候，如果遭遇到六極，我們想學道也沒辦法學，也很難。所以在修道這個時候，同時就要注重五福六極。

這是〈洪範·九疇〉九大類，包括治天下、包括個人修道，我們有天下就治天下，沒有天下我們治個人，各人治各人的身心，最高的目的是修道成就聖人，這裏邊統統有。我們有興趣的話，就把十三經裏還有其他的注解，拿出來自己慢慢研究，

愈研究味道就愈出來。這個味道出來，你了解這個理之後，必須按照理去用工夫，工夫不用，只知道理那沒用處的。所以一邊知道了、一邊來行，知行合一，這才是學儒學一個正常的學習態度。



【圖 附】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儒經選讀講記（二）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儒經選讀講記 / 徐醒民主講.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2012.04

冊 ; 公分

ISBN 978-986-87936-5-1 (全套: 平裝) .--

ISBN 978-986-87936-6-8 (第1冊: 平裝) .--

ISBN 978-986-87936-7-5 (第2冊: 平裝) .--

ISBN 978-986-87936-8-2 (第3冊: 平裝) .--

1. 經學

091.8

101004257